菩提劍

司馬紫煙 著

上冊

司馬紫煙小說專輯 19

菩提劍

上冊

司馬紫煙 著

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

皇鼎：武俠系列

司馬紫煙 著

菩提劍

上冊（全二冊）

封面：
封面題字：楊家麟題
三品：分色製版

菩提劍

上册

司馬紫烟著

一

少年俠士羅菩提一人一騎，僕僕風塵，間關萬里，由黃山的菩提禪院，來到了滇西的高黎貢山。

他雖然才祇有二十七歲，却已名列武林八奇之一。

他是一個孤兒，除了知道他姓羅之外，身世早已不詳。

自幼卽爲菩提禪院的主持——一代俠僧佛印上人——生平僅有的一個傳人，他是如何爲佛印上人所收錄，已經無人得知了。

因爲黃山之奇聞名於世，佛印上人修眞之所，又建於黃山最高的始信峯，很少有人前去探訪。

他封劍江湖之後，也謝絕了交遊，直到羅菩提二十歲藝成出師，遊俠江湖，大家才知道他是一代俠僧的傳人，間接地也知道了佛印上人修眞之所，否則大家還以爲這風雲一世的武林高人離開了人世呢！

羅菩提的名字也是佛印上人替他取的。

本來佛印上人的意思是要他皈依沙門的，自小薙髮，在菩提禪院中當個小沙彌，後來可能見到他的性情不合於古佛青燈，才又叫他還了俗，除了一個佛意很濃的名字外，幾乎已找

不到一點與佛有關的痕跡了。

因爲這小伙子急公好義，天性任俠，路見不平，絕不袖手，完全像佛印上人早年遊俠江湖的行徑。

當小和尚的時候就不安份，藝成遊俠江湖時，更是妒惡如仇，短短的兩三年間，他接連翦滅了江湖上十幾個黑道巨寇，因而贏得了玉面修羅的尊號。

玉面是形容他的外表，他長得堂堂一表，如玉樹臨風。

修羅則形容他的作風，他藝事既高，行事果斷，除惡務盡，成爲黑道中聞名喪膽的大煞星。

所以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即名列宇內八奇之一，盛名幾乎超過了他的師尊佛印上人。

當時武林中盛傳一首歌謠，第一句就是他——「玉面修羅名菩提」，其餘的七句則是：

「諸葛山眞擅行醫，龍飛凌雲霄，虎嘯聞千里。不老南山童，蠻女何妙容，不醒常醉客，鐵劍萬年紅。」

這八個人中有正有邪，都是名聞一時的武林風雲人物，各具獨門絕學，獨行獨斷，所向無敵。

八雄並峙，却因爲天各一方，很少有相遇的時間，所以也無從分高下，而且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各行其是，也很少有衝突的機會，所以武林中人將他們並列爲八奇，編成了一闋菩薩蠻以紀其盛，傳誦一時。

其中聖手儒醫諸葛山眞與佛印上人是莫逆知交，經常去探訪老友，他是羅菩提的長輩，這兩奇碰頭的時間雖多，却也打不起來。

而羅菩提這次萬里遠行，也是受了諸葛山眞的支使，他遊俠江湖之後，很少回到黃山的菩提禪院去。

僅在每年六月初九，佛印上人生日時，不管相距多遠，他一定會趕去給師尊拜壽。

今年，他如期的趕回黃山。

在半路上遇見諸葛山眞，也去給老友賀壽，相偕抵達菩提禪院，却看見佛印上人倒在地下，昏迷不醒。

自從羅菩提離開黃山後，菩提禪院中祇有佛印上人孤身一人，對這件事也無從問訊。

經諸葛山眞診斷後，發現佛印上人中的是一種慢性的毒藥——百日消魂草。

這種毒草晒乾後，焚燒時能發出一股異香，嗅之即昏迷不醒，過百日後必死無疑，此草產於苗疆，中原罕見。

佛印上人顯然是中了別人的暗算，但因爲無從查詢，不知道是誰下的手。

諸葛山眞深明醫道，診斷明白後，才說此毒唯滇邊高黎貢山的龍鬚草煎湯服之可解，但龍鬚草十分珍貴，得在高黎貢山的百獸谷有所生產，而百獸谷則是八奇之一，蠻荒聖女何妙容的居處。

她是苗疆的一個女巫，除了會武功之外更兼有役獸之能，獨覇雲貴蠻區無人可敵，她的

百獸谷更是禁地，入者從無生還。

羅菩提爲了救恩師，不顧一切地深入窮荒，要找何妙容乞取龍鬚草，同時還懇乞諸葛山眞留在黃山照顧師尊。

諸葛山眞爲了老友，自是義不容辭，只是對他取草之行，却不敢寄以深望。

因爲此草除了能除百毒之外，還兼有駐顏之效，產量又少，何妙容視同拱壁，絕不肯輕易送人的。

何況黃山與滇邊相距萬里，一來一往，就要幾個月，時限只有一百日，就算順利取到龍鬚草，也不一定趕得及。

羅菩提却不管這麽多，佛印上人是他的師尊，也是撫養他成人的恩人，即使拚了命，他也得跑一趟。

爲了爭取時間，他幾乎是豁出了性命，晝夜兼程，只化了一個月的時間，趕到了滇邊，橫渡怒江以後，雖到了高黎貢山，却又傻了眼，根本他就不知道百獸谷在什麽地方，如何尋起？

他算是仔細的，沒有入山亂找，因爲他知道萬一摸錯了方向，一兩年也摸不出來，反而更誤事。

沿途找人問訊，也沒人知道百獸谷在何處。

整整花了三四天的時間，羅菩提就在高黎貢山下的一些小村鎭上亂轉，隨處找人問訊，

始終不得要領，心裡急得冒火，却毫無辦法。

每一處小村鎭都是入山的隘口，通向一個不同的地方，在沒有拿穩以前，他不敢輕易嘗試。

因爲，他沒有時間去發現錯誤後再回頭。

他也曾打聽過何妙容的行踪，對這位女煞星，每個人都是談虎色變，不敢說得太多，而知道的也不多。

她到過每一個地方，但沒有人知道她是路過還是入山，誰也不敢跟踪她，百獸谷三個字出自她的口中，也沒人知道在什麽地方。

諸葛山眞也是語焉不詳，只是從傳說中知道何妙容仗着龍鬚草以駐顏，才知道她擁有此物。

在中原的人說起來，高黎貢山雖是一個地名，祇有來到此地的人，才曉得那片山有多麽的大。

這一天正午，羅菩提來到一個叫做洛馬池的小村。

那是一個荒村，祇有十幾戶人家，半夷半苗，漢人只有四五戶，只有一家村店，店主人除了賣酒菜外，兼做藥材皮貨生意。

山中的蠻人用獵獲的獸類皮毛以及知道的一些藥材向他換取鹽酒布帛，漢人的經紀向他批購，所以他的生意很興隆，店子也很大，雇了兩三個幫手，算是這個村子中最像樣的房舍

了。

羅菩提照例地向他打聽，所得的結果仍是搖頭，他既不知道百獸谷，也不知道何妙容其人。

前一個答案，羅菩提並不覺得怎樣，只是爲增一次失望而已，後一個答應却使羅菩提心中一動。

何妙容稱雄雲貴一帶，幾乎無人不知，這傢伙在此地漢蠻之間做生意，豈有不知之理？他居然說連名字都沒聽過，如非特別膽怯怕事，就是別有隱情。

但是看這店主圓通練達，並不是膽小怕事之類。

再說，何妙容只是不准人道及她的行踪而已，蠻荒聖女蜚聲武林，名列八奇，對於人們談談她的名字，倒並不禁止，因此就更可疑了。

羅菩提本來是打算此地問不出消息，就趕往下一個村落的，經此這麼一來，反而要留下看個究竟了。

那店主對別的客人都儘量招攬，唯獨對羅菩提要留下打尖，顯得非常淡漠，帶笑婉拒着說道：「客官，小店是做蠻子的生意居多，因此準備的食物也多半迎合他們的口味，您恐怕用不慣。

再往前走二十多里，就是下北村，那兒的漢人較多，酒館又大又乾淨，您還是多趕一程吧！」

羅菩提一笑道：「沒關係，出門的人，那兒還能挑口味，有什麼吃什麼，這麼大熱天，日頭正毒，趕路太不是味兒了，我想在寶店歇個中午，等晚涼了再走。」

店家見他堅決要留下，倒是沒主意了，無奈何地招呼他的生意之後，送來了幾味菜肴與一壺酒。

那些菜蔬除了山間的野菜之外，就是獐兔等野味，用鮮嫩的蒜苗炒烹，十分香潤可口。蠻荒地區，爲袪除瘴癘之氣，食品中大蒜必不可少。

羅菩提自幼吃素，長大後行走江湖，雖然開了葷，但口味仍很清淡，而蒜韮葱之類在佛家還是當作葷腥的，食來並不習慣。

但今天這幾味菜肴中，葱薑辣椒俱全，却別具風味，尤其是那酒，色淺碧綠，入口醇甜，濃香撲鼻。

羅菩提知道，這是用苗區野生的青稞所釀，他進過好幾處村子了，但都比不上這一處的純厚。

他一面品酌，一面試探着搭訕道：「掌櫃的，你可眞客氣，我自從來到雲南後，還沒嘗過這麼好的酒菜呢！」

店家訕然笑道：「您誇獎了，聽客官的口音是下江人，小的怕廚下弄出來的東西不合您的口味，自己到廚房裡胡亂湊合的，只是勉强可用而已，實在說不上好去。」

羅菩提還想多問他幾句，他却借故走開，去招呼別的客人了。

羅菩提見他故意避開，心中益發見疑，決心要弄個清楚，遂埋頭用餐，心中暗自琢磨着將如何進行。

時當盛暑，日光炙人。

這所店房雖是木蓋瓦披，却也悶熱異常。

店中的顧客漢蠻俱有，在這種地方自然講不到禮儀，每個人都脫了上衣，赤了上身，仍是汗流如雨。

羅菩提一身青衫早已濕透了，爲了不習慣，還是穿在身上，見大家都光着脊樑，遂也脫了下來，果覺輕鬆多了。

一壺酒喝到三分之二，他已微有酒意，忽然店門前一陣馬蹄急響，到門口戛然而止，進來了三個十八九歲的女郎，姿色姣好，每個人都是薄綢子衣褲，足登蠻靴，腰間還佩着長劍，珠翠綰髮，帶了一頂遮陽笠。

看她們的打扮，似乎是漢家女兒，但她們的長相隆鼻深目，則又是蠻家少女，而且細腰平胸大足，不加束縛，也是蠻女的樣子。

進門後，爲首的那個女子就叫道：「老劉，早上吩咐你準備的酒菜呢？快些給我們端出來。」

店主連忙趕前恭迎，十分惶恐的說道：「酒菜都準備妥當了，只是沒想到三位姑娘這麼快就回來了，所以還沒有料理，請三位歇口氣，先喝口茶，小的馬上就去料理！」

那女子已經不耐煩了，柳眉一豎叱道：「混帳東西，我們什麼時候回來料得準嗎？」

店主連連躬身認錯，然後才道：「姑娘，我指的是炒山雞必然要趁熱吃的，冷了就會腥氣，小的早就洗刷乾淨，冰在山泉裡，拿出來一炒就行，躭誤不了多久。」

另一個女子則笑道：「姐姐，算了吧！往常我們最早也得靠晚才回到這兒，這次特別提早了，也怪不得他。老劉，你快去料理吧，可得用點心別像上次一樣，手忙腳亂，把雞都炒老了，那可不能再饒你了。」

店主連聲答應着，她們三人才揀了付乾淨位子坐下了。

一個店伙很恭敬地替她們送來了洗臉水與三塊很潔白的紗巾，她們也不避忌，擄起袖子露出潔白的臂腕，在水盆中洗手擦臉。

先前那女子吁了一口氣道：「眞舒服，大熱天趕急路眞不是味兒，我眞想跟在山裡一樣，把衣服都脫了，涼上一涼，只可恨這些傢伙在這兒碍事。」

另一個少女笑道：「姐姐，要脫就脫好了，何必顧忌他們呢？在山裡不一樣有男人，這些人敢看我們一眼嗎？」

羅菩提對女子一向不多看，因爲這三個女子行徑特殊，才引起他的注意，稍爲多看了兩眼，沒發現其他桌上的事，這時四下一瞥，才見店中的食客不分漢蠻，都悄悄地挪了位子，把背對着她們，不敢移目，而且每個人都把衣服披上了。

他本來覺得有女客在座，赤身露體不像話，但是這三個女子氣焰太盛，他倒是有點不甘

心了。

他在中原名列八奇，從沒怕過誰，爲了禮儀，他倒是願意穿上衣服。

但照此刻的情形看來，穿衣服是表示怕她們，他倒不幹了，遂裝着沒看見，自斟自酌依然如故。

那三個女子中說話的兩個年齡稍大，這時果然都寬去了上衣，裡面竟未着寸縷，隆乳巍然，體態豐滿。

第三個最年輕的女郎說道：「二位姐姐，還是把衣服穿上吧！這裡不比山裡，到底不太好！」

最長的女郎笑道：「怕什麼，這兒的人誰不知道我們。」

幼年女郎道：「萬一有個陌生人呢？」

較長的女郎笑道：「那也沒什麼大不了，給他一劍就是了！」

幼年女郎道：「姐姐，山主最忌招搖了，尤其是在這裡，嚴誡生事，她自己都不在附近殺人……」

最長的女人笑道：「那是從前，現在可不同了，雲貴兩地，誰還敢在她背後多看一眼，妳怕事就穿着衣服受罪好了。

我們可得涼快涼快，山下可眞熱，我恨不得連下衣都脫了，跳到水裡去泡上一泡才舒服。」

幼年女郎眼角忽然瞥見坐在房角的羅菩提，忍不住輕噫了一聲。

其他兩女子背對着他，本來沒注意，那一聲輕噫，都回過頭來。

她們看見了羅菩提後，連衣服都來不及披上，突然拔劍，同時跳了過來，兩支劍指着羅菩提的胸膛。

最長的女子沉聲喝道：「你是什麼人，好大的膽子，居然敢當着我們的面打赤膊，還敢面對着我們。」

羅菩提見她們的行動迅速，發劍俐落，武功底子很佳。

心念又是一動，但却沒放在心上，淡淡地道：「大家一樣花錢吃飯，爲什麼我該背着妳們呢？」

這時那名叫老劉的店主剛好端了一盆熱氣騰騰的炒山鷄出來，見狀，忙過來陪笑道：「二位姑娘，這是小的一個遠房親戚，從家鄉趕來看我，剛到不久，還不知道此地的情形，冒犯了姑娘們，請看在小的薄面，饒了他吧！」

年輕女子一哼道：「老劉，你好大的膽子，居然敢跟家裡通訊息，給山主知道了，你還要命不要？」

老劉陪笑道：「姑娘，我家裡沒有人了，只有一個妹妹，也早嫁了人了，這是我的外甥，幾年前我不是回家去料理一下家務嗎？給妹妹留下了一個地址，只說我在這裡做生意，叫她放心。

我只有這麼一個妹子，告訴她一聲，也是人之常情，其他的都沒提，誰會想到他會找我來

着？」
年輕的女子道：「那這個人你負責！」
老劉連忙躬身道：「是……是！小的一定負責，回頭我就打發他回去，絕對不准他對外說半個字。」
那女子才收回劍，冷冷地道：「好吧！看在你的份子，我也不追究了，山主那兒也別說，否則你我都有不是，要不是念在你炒的菜合我們的胃口，我絕不會放過你的親戚。」
老劉連聲道：「謝謝姑娘，謝謝姑娘！」
次長的女子道：「叫他穿上衣服。」
可是那最長的女子却笑笑道：「既然是老劉的外甥嘛！那就沒有什麼關係了，大熱的天裡，何必叫他受罪呢？就這樣吧！到我們的桌上一起坐坐，我想聽他說說你們家裡那兒的情形呢！」
老劉哈腰陪笑道：「姑娘，妳就放過他吧！」
那次長女郎却一瞪眼道：「我邀他一起用酒，又不是要殺他，你緊張個什麼勁兒，快叫他過來。」
說完準備回座了。
老劉朝羅菩提一示眼色道：「你就去陪陪三位姑娘吧！把咱們九江的情形隨便跟三位姑娘談談，她們都沒到過外面，所以很感興趣。」

這番話已經作了兩點暗示。
第一、是說他是九江人，別對不上嘴，第二是說三個女子都不明白外面中原的情形，胡講一點也沒關係。
而且，老劉的眼色包含着懇求與警告，示意羅菩提小心應付，別惹來殺身之禍。
但羅菩提心高氣傲，剛才已經憋了一肚子的不痛快，此刻怎能再受這種委屈，不過他也看出了事情的蹊蹺，而且多半是與他要找何妙容有關。
這個老劉先前推說不知道，是怕惹上麻煩，他不但知道何妙容，很可能還是爲何妙容做事情的。
而這三個女子，都是何妙容的弟子或下人。
老劉冒認自己爲外甥，倒是一片好意。
因爲那三個女子口中說話的語氣，這洛馬池根本就禁絕外人前來逗留，犯者必有性命之虞。
所以老劉才一個勁兒的催自己離開，以免爲這批人碰上了難逃一死。
想到這裡，他對老劉不禁生出一種好感，不忍使他爲難。
於是，羅菩提冷冷的道：「舅舅，我不過去，也沒什麼好談的，你是長輩，更不該要我跟這些不三不四的女子來往……」
此言一出，那兩個女子都倏然變色。

最長的女郎跳過來用劍指着他喝道：「你說什麼？你不要命了？」

老劉也嚇得變了臉色，連連拱手道：「姑娘，妳別生氣，我這外甥他不懂事，姑娘千萬別見怪！」

女郎冷冷一笑道：「他說話可很懂道理呀！」

那最幼的女郎款款起立，微笑着過來道：「大姐，人家是中原來的，風俗習慣不同，自然看不慣我們的行爲。」

羅菩提道：「中原與雲南雖然地殊俗異，但禮節不變，妳們身爲女子，在廣庭大衆下，赤身裸體，成何體統？」

最長的女郎聞言婉然笑道：「原來是書呆子，你眞是少見多怪了，在苗疆邊遠之地，由於天熱的原故，男女都有裸體的習慣，有時還可以不着寸縷，共浴一池呢！只要心中無邪，那並不算什麼罪惡。

你是把書給讀迂了，你們孔夫子不是說過男不露臍、女不露皮嗎？可是你仍然把上身脫得光光的，算不算失禮呢？」

這番話倒是把羅菩提問住了。

男不露臍、女不露皮確是禮法所規定，但不是出於孔子，不過她說的話，倒也相當有道理。

那女子見他不開口，笑笑又道：「你爲什麼不敢抬頭看我們，可見你自己心裡有鬼，却拿不合禮法來責難我們，你十足是個讀死書的僞君子。」

她讀過的書可能還不少，居然搬出大道理來了。

羅菩提將頭一抬道：「誰說我不敢看妳們，我祇是不願意見到妳們這付樣子而已，妳憑什麼說我是僞君子。」

他先前不敢抬頭正視，確是爲胸中先天所受的禮法所拘，遵守着非禮勿視的規範，被人一激，毅然地抬起頭。

一看，心中也不覺一動，因爲他貼近這三個女子後，看得更清楚了，但覺她們肌白如玉，曲線均勻，個個都是人間絕色。

那最長的女子打量了片刻，才點頭讚許道：「嗯！很不錯，滿臉正氣嘛！剛才說你是僞君子，倒是寃枉你了。」

次長的女郎笑道：「姐姐，妳怎麼知道他滿臉正氣呢？」

最長的女郎微微一笑，說道：「書上說的，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矣！他的眸光很堅實，不像那些人骨碌碌直轉，一肚子鬼胎，可見得他是個規規矩矩的讀書人！」

次長的女郎道：「好了，別搬書簏子了，姐姐，那盤山鷄端來半天了，冷了就不好吃，叫他過來吧！」

最長的女郎竟不避嫌疑，伸手拉着羅菩提道：「走，到我們桌上去一起坐吧！我們很想

聽聽你們中原的情形。」

羅菩提覺得她的手勁很大，自然而然地一用勁掙開了道：「我不去，我不習慣與陌生人同席。」

次長的女郎粉臉一變道：「你別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們邀你同席是看得起你，別的人還巴不到呢！」

羅菩提一仰頭道：「我就是不識抬舉。」

最長的女郎臉色一沉，回頭向老劉說道：「老劉，你給我說老實話，他究竟是不是你的外甥？」

老劉嚇得直顫抖道：「是……是的。」

最長的女郎厲聲道：「是眞的？」

老劉急道：「小的怎敢騙您姑娘。」

女郎冷笑道：「你這個外甥是幹什麼的？」

老劉戰戰兢兢地道：「他在家裡讀書。」

「他叫什麼名字，來找你幹嗎？」

這次老劉無以爲答，結結巴巴地道：「他………也剛到不久，店裡生意忙，小的還來不及問他。」

「他叫什麼名字你總知道吧？」

老劉畏縮地道：「他……」

除了這個他字，什麼也說不出口。

羅菩提忍不住道：「我姓羅名叫菩提，到這兒來探訪母舅又不犯法，妳們憑什麼這樣追根究底，像審問犯人似的。」

三個女子都爲之一怔。

最長的女子道：「玉面修羅羅菩提？」

羅菩提沒說話。

最長的女子又道：「你是不是外號叫玉面修羅？」

羅菩提豪然道：「姓羅的生不改姓，死不改名，就叫這三個字，從不管外人如何稱呼，也不承認有什麼外號。」

那女子冷笑一聲道：「老劉，你眞好福氣，居然有這麼一個名震天下的外甥，跟山主同列八奇之一呢！」

老劉的臉都嚇白了，做聲不得。

那年長的女子又道：「玉面修羅名揚四海，在蠻荒却嚇不倒人，再說我還不相信你就是那個傢伙，非得試試你不可。」

話到劍出，直刺他的前胸。

羅菩提身形輕側，避過了那一刺，跟着手掌輕揮，砍在她握劍的手腕上，錚然一聲，長

劍墜地。

次長的女郎則倏無聲息地轉到他身後，一劍攔腰襲到，又急又快。

羅菩提名列八奇，身經百戰，會過無數高手，自然不在乎這一手背後偷襲，但是他心胸磊落，最痛恨暗劍傷人，再者也覺得這些女子動輒傷人，出手兇毒，也就不再客氣了，身子不動，等對方的劍鋒快要及體的刹那，才暴起反擊，一手抓住了劍葉，另一手運掌成刄，砍在她的肩膀上。

但聽得她痛叫了一聲，身子平飛出去，撞倒了好幾張桌子，好容易掙扎起來，那條胳臂已不能動了。

最幼的女郎也嬌叱一聲，運劍進攻。

她年紀最輕，劍術却比兩個大的高明。

羅菩提連躲了幾次猛攻，最後迫不得已，才用奪來的劍搭上對方的兵刄，一格一絞，暗勁疾發，把她的長劍從手中震飛出去。

那少女瞪目道：「羅菩提，你是中原有名的俠義英雄，却只會欺負女子，我姐姐與你無怨無仇，你居然用重手擊碎了他的肩骨，使她成了殘廢……」

羅菩提沉聲道：「妳倒會怪人，怎麼不想想自己……」

那少女道：「自己又怎麼樣？」

羅菩提道：「她在背後突襲，使用兇招，羅某若非懂得自衞，早死在她劍下了，我廢掉

她一條胳臂，已經很客氣了，若不因爲她是女子，我早就不讓她活下去了。」

那最長的女郎見羅菩提赤手空拳，擊敗了她們三人，臉泛寒霜，沉聲道：「妹妹，技不如人，還有什麼可說的，走吧！禀告山主後，自然會找他算帳的。」

說完過去扶起受傷的女郎，回頭冷冷地道：「老劉，人是你引來的，且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外甥，總要你負責。」

羅菩提昂然道：「如果妳們的山主是何妙容就最好，羅某這次遠入蠻荒就是爲了找她，如果不是，那就很抱歉，等我找到何妙容之後，再跟妳們作一了斷，總之羅某絕不退縮，只是別爲難不相干的人。」

最幼的少女忙問道：「你要找何妙容幹嗎？」

羅菩提道：「這是我的事，見到何妙容再說。」

少女沉吟片刻才道：「你算找到了。」

羅菩提道：「妳是說妳們山主就是何妙容？」

少女點點頭道：「不錯，不過此刻山主並不在山裡，明天叫老劉帶你來吧！不過我要問了你的來意才能決定接待方式，如果你是想找山主的麻煩，或是找她拚鬥，我就先警告你一句，最好是省下你這條命。」

羅菩提大笑道：「我與何妙容素未見面，找她的麻煩幹嗎？我祇是找她情商乞取一樣東西，不過我進入蠻荒幾天，對何妙容的跋扈情形多少也有點了解，好好商量大概是不可能的

，明天我準到，任憑是龍潭虎穴，刀山劍樹，也擋不住姓羅的，拚了命也要闖它一闖。」

那三個少女一言不發，相偕出門。

她們連衣服都來不及穿整齊，便登馬疾馳而去。

這時，那老劉才從驚嚇中回過了神來，苦着臉說道：「羅公子，你是不是八奇之一的玉面修羅？」

羅菩提道：「有人這樣稱呼我，但我自己並不承認，也不知道什麼叫八奇，怎麼談得上列名其間呢？」

老劉道：「我的爺，八奇的第一位就是您，您難道沒聽說過那八句歌謠嗎？玉面修羅名菩提……」

羅菩提道：「聽過，八句歌謠剛好湊成一闋菩薩蠻，但這八個人除了諸葛山眞伯伯外，我一個也不認識。

而且，聽說其中有一半是爲世人唾棄的邪魔外道，我覺得把我們跟他們說在一起，簡直是侮辱……這且不去管它了，請問，剛才那三個女的，她們是什麼人？跟何妙容之間有什麼關係？」

老劉道：「她們是百花山的百花信使，百花山主就是蠻荒聖女何妙容，她的手下有一百個女孩子……」

「何妙容不是在百獸谷嗎？」

「是的，百獸谷在百花山之後，那是屬於禁區，連百花信使未奉准都不准進去，何妙容對外宣稱居住在百獸谷，是用來分辨敵我的，如果是來找她的人提到百獸谷，則必殺無赦，祇有百花山主的人，我才予以接待，領入山去。」

羅菩提笑笑說道：「原來你是替何妙容辦事的，剛才我向你問起百獸谷，你還推說不知道呢！」

老劉苦笑道：「何山主殺人雖多，却不是壞人，在她的盛威之下，雲貴兩地的宵小絕跡，強梁斂行。

一般的老百姓雖然怕她，也很敬畏她，公子一來就問百獸谷，我以爲是來向山主尋仇，我見公子年紀輕，不像個壞人，不忍心見你去送死，才推說不知道……」

羅菩提道：「現在你推也推不掉了，明天到了山上，你還是實話實說吧！把我們的關係解釋清楚，別連累上你。」

老劉又是一陣苦笑道：「我是瞎了眼，沒認出你是名聞中原的玉面修羅羅大俠，否則我斗膽也不敢佔你的便宜。」

羅菩提笑笑道：「沒關係，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何況你的歲數比我大得多，也算得上一個長輩。」

老劉忙道：「那怎麼敢當！」

接着，他又問道：「羅公子，你找何山主要什麼東西？其實她倒不是不講理的人，她對

你的印象很好，假如你以禮相求，她一定會答應的。」

羅菩提道：「她怎麼會認識我呢？我們從來未曾謀面。」

老劉道：「雖然沒見過面，可是她對宇內八奇都相當清楚，除了你羅公子外，她只對終年不醉酒仙常醉客稍有好評，認爲你們兩個還是俠義中人。

其餘的幾個不是邪得到底，就是假冒僞善，欺世盜名，假如不是事情忙，她眞想到中原去把八奇找齊了，好好清理一下。」

羅菩提道：「她忙些什麼？」

「那可不知道了，百花山的百名信使，終年有一半不在家，進進出出，替她忙着傳信辦事，我想無非是行俠仗義，打聽那裡有强梁橫行而加以懲誡吧！」

「這麼說來，我對她倒有點誤解了！」

「眞正了解她的人太少了，我跟她十幾年了，對她稍微知道一點，她外剛內和，是個很好說話的人……」

羅菩提道：「我想向她要一株龍鬚草……」

老劉一怔，道：「那恐怕不容易了。」

羅菩提道：「爲什麼？」

老劉道：「這是她唯一不肯給人的東西，她的性命就是靠它維持的。」

羅菩提道：「我師父佛印上人被人暗算，中了百日消魂草毒，過百日必死，只有龍鬚草

才能救活，何妙容莫非也中了毒，要仗它活命嗎？」

老劉道：「這可不清楚了，龍鬚草一共才只得六株，種在百獸谷中，每株草本一年才開花結實兩枚。

何山主每月必須服用一枚果實才能維持生命，這是她自己說的，如果給了你一株，她就活不成了。」

羅菩提不禁皺起了眉頭。

他暗暗想着：師父的性命固然重要，但是要奪取別人的生命來救他師父，這種事他是做不出的。

老劉也無法再說什麼，羅菩提已經得罪了百花信使，明天是非上山不可，否則他自己也脫不了關係。

至於能否取得龍鬚草，則不是他能力範圍之內的事。

羅菩提最後才道：「何妙容是否知道還有其他的地方能採到龍鬚草，我想救我師父，但不能要求她捨命以讓……」

老劉道：「明天到山上再說吧！這個我可不清楚，公子此來既無敵意，最好明天的態度放和氣一點。」

羅菩提道：「那當然，今天的事也不能怪我，是她們先找上我的，我並不想生事！何妙容對這些手下太縱容了！」

老劉道：「這兩個大的最愛生事，山上的人倒不是全如此，尤其是薩玲娜姑娘，對人最和氣不過了！」

「薩玲娜又是誰？」

「她是百花山的總管。」

「哦！」

「山主不在家時，就是她當家，她的人既長得美，武功又高，比山主差不了多少，羅公子，你別以爲那三個女的容易對付，就看輕了山上的武功，她們只是薩姑娘教出來的下人，比薩姑娘可差遠了！」

羅菩提道：「我從沒有輕視過誰，何況我也不是來生事尋仇的，只要人家不逼我，我很少出手傷人。」

老劉忙道：「是的……」

兩人又談了一下，羅菩提對百花山的情形又多了一番了解。

他知道這裡才是通往百花山的唯一入口，但何妙容爲了掩蔽行踪，除非有把握知道無人跟踪，才直接上山。

平常，她總是在別處繞幾個圈子才回到此地入山，所以從來沒有人知道百獸谷在什麼地方。

百花山的事倒是有人知道一點，但大部份由薩玲娜負責，誰也不知道山主就是何妙容。

而薩玲娜是蠻荒虎皮苗的族長，要到百花山必須先通過苗區，所以何妙容的行踪就更難捉摸了。

老劉在此地的工作，一則是爲蠻區對外作中間的交易，二則也是爲何妙容察看動靜，以防有身份不明的人追踪至此地，好通知山上預防。

何妙容本人是漢夷的混血種。

她的父親是漢人，母親則是夷女，老劉則是她父親早年的隨從，以此淵源，才獲得她的信任。

至於何妙容一身超凡武功以及她役獸的奇技由何得來，則連老劉也不清楚了。

除了薩玲娜之外，任何人也沒進過百獸谷。

對百獸谷裡面的秘密，也無人得知了。

這些事對羅菩提毫無用處，他也不感興趣，唯一所知的是蠻荒聖女何妙容的年歲，今年最多不會超過二十八歲。

因爲老劉是三十年前來到此地的，他的主人在苗區娶妻成家，叫他攜貨回到九江去安排家務，他一去十幾年回到此地時，舊主人已經去世了，留下一個女兒，就是何妙容，那時已亭亭玉立，是個少女了。

因爲蠻荒的女孩子早熟，容易成長，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就能嫁人生子做母親，所以何妙容究竟有多大，他也不清楚。

反正那時候總不會超過十四歲，一晃十四年，二十八歲是最大的可能，而且至今尚未嫁人，依然小姑獨處。

百花山是近五六年來才建立起來的。

百花信使都是薩玲娜族中的苗女，薩玲娜傳她們武功，何妙容教她們讀漢書，習漢語，總是改不掉她們的生活習慣，個個美艷如仙，却又不拘形跡，以前常常引起不少的困擾和麻煩。

但有人想佔她們便宜的，總是丟了腦袋，因爲虎皮族是蠻荒最大的一族，生性凶悍，被殺的也只好自認倒楣。

幾年來，百花山在附近一帶建下了權威。

蠻人們本來就怕她們，漢人們也知道了利害。

所以她們在店中不拘形跡，甚至於當衆裸裎，也沒人敢正視一眼。

她們一到，大家趕緊背過臉去，以免引起誤會，飛來橫禍，巧不巧却被羅菩提碰上了一次，引起一場衝突。

□□　□□　□□

第二天清早。

羅菩提在老劉的伴同下向百獸谷進發。

他騎着自己的馬，老劉却跨了一頭老脫了尾毛的驢子，慢慢地走着。

爲了要老劉領路，羅菩提只得耐着性子陪着他了。

走了有半個多時辰，不過才行進四五里。

羅菩提十分焦急地道：「劉老丈，你的店裡拴着三四匹馬，幹嗎你要挑上這頭老驢呢？像這樣慢吞吞地走，要多久才能到？」

老劉不慌不忙的道：「羅大俠，你別急……」

羅菩提道：「我怎能不急嘛！」

老劉道：「去早了沒有用的，保證你趕得上，百花山的柵門一定要過了辰時才開，這以前是山上的早課，誰也進不去。」

羅菩提道：「百花山又不是什麼寺院廟朶，也做早課嗎？」

老劉笑笑道：「大俠是禪院出身，祇以爲和尚出家人才做早課，其實一般練家子都有早課的，早上空氣新鮮，最適合練功，尤其你們練氣功的……」

羅菩提道：「這個我知道，但僅限於日出之前，吸初升太陽的光華，調和龍虎，到了辰時，日頭都老高了。」

老劉道：「百花山上可不同……」

羅菩提道：「有何不同之處？」

老劉道：「這兒是苗區，清早的空氣中含有瘴癘之氣太重，不適於練功，必須等日出之

後，瘴癘爲日光所化，才是她們練功的時間。」

羅菩提心中一動道：「日光對瘴癘，有尅制作用嗎？」

老劉笑嘻嘻的道：「是的，日光是瘴癘之尅星，但也僅限於早晨的初陽，到了中午，陽光轉毒，反而能增長其癘了。」

羅菩提沉默思索着。

老劉又道：「羅大俠，你練的是佛門禪學，應該懂得這一套的，否則憑你一個外地來的人，在蠻區躭個十幾天，非得生病不可。

回頭到了山上，她們可能會招待你吃喝，你可得小心一點，最好先用少陽神功將飲食煉一煉再吞下去。」

羅菩提嗯了一聲道：「她們會下毒害我嗎？」

老劉笑笑道：「那是不敢的，但你昨天打傷的那三個女孩子，尤其是最長的一個，叫做妲妮，人倒不壞，心胸較窄。

山中的泉水本身就含瘴氣，她們只要不加入清癘散，在無形之中，也可以使你吃點小虧，還是小心點好。」

羅菩提點頭謝了他一聲，忽而又道：「劉老丈，你對我好像很清楚呀！怎知道我練過少陽神功呢？」

老劉笑道：「何山主說的。」

羅菩提道：「她怎麼知道？」

老劉道：「何山主對你很清楚，山主常提起，你們佛印禪院的少陽神功，是她唯一的尅星，要不是敬佩大俠的爲人，她早對你們不客氣了。」

羅菩提道：「我與她素無瓜葛，她爲什麼要仇視我呢？」

老劉笑道：「沒有的事，她從不仇視你，否則還會誇奬你嗎？祇是你的功夫跟她練的百花氤氳飄香羅神功起了衝突。

站在一般練武人的立場上，你們是天生的敵對者，她怎能坐視呢？

但她的心胸究竟還是豁達的，打聽清楚你的爲人後，忍住沒對你發作，她最遺憾的就是八奇中一個你，一個常醉客，你的少陽神功，終年不醒酒仙的烈火神功都跟她衝突，而你們兩人却是她不願爲敵的。」

羅菩提聽後沒出聲。

過了一會，他才說道：「劉老丈，你能不能快點，就算要辰時後才開柵，你這種走法也到不了呀！」

老劉微笑道：「大俠，你別急，我挑這頭老驢是有用意的。」

羅菩提道：「什麼用意？」

老劉笑道：「回頭你就知道了，那時你還會嫌我太快追不上呢！」

羅菩提自然不信，道：「我這匹馬是在川中化四百兩銀子買的，腳程可一日六七百里，

會追不上你這頭老驢子。」

老劉笑道：「你不信就算了，到百花山的路可不比平常，除了山裡專用的馬匹，否則都趕不上這頭老傢伙呢！」

說着走着，他們已進入了一區蠻寨。

那也是蠻地最兇悍的虎皮夷居集地，居民個個紋身刺面，腰圍虎皮，十分兇惡，但對老劉却十分客氣，紛紛上來打招呼。

一些小孩子還過來向他索取糖果，老劉將兜中預先帶來的炒米糖，每個人給了一塊，摸摸他們的小腦袋，一一打發了。

羅善提看着好玩，因爲他自己是個孤兒，童年都在寂寞中渡過，因此對天眞無邪的兒童十分喜愛。

尤其是那些蠻童，每個人還對他友善的笑着，因此他道：「蠻區的人都說虎皮夷兇悍不講道理，我倒覺得他們很和善……」

老劉一笑道：「那是因爲有我陪着，你一個人來看看，不活剝了你才怪。尤其是那些小鬼，更是壞透了，我以前帶人來，被他們用吹箭射得叫苦連天。」

羅善提道：「不會吧！他們全衝着我笑呢！」

老劉笑道：「那是因爲你送他們糖吃的緣故，否則那會這麼客氣，他們是六親不認的，就是百花山的客人，他們一樣敢得罪，除非有百花信使陪同，才免於其擾。

羅善提一怔道：「那些糖是你送的呀！」

老劉一笑道：「不，我告訴他們是你送的，還告訴他們說你是他們的朋友，叫他們回頭別難爲你。」

羅善提又是一怔。

老劉道：「何山主是他們的酋長，但不大管他們的事，百花山與蠻寨前後相連，都是兩下分開的。」

而這個夷寨，是百花山最堅強的防線，許多上百花山來的人，跟裡面一言不合，起了衝突，山上的人還是很客氣的送他們到柵口處，就交由蠻人來對付了，很少有人能夠活着下來的。」

羅善提忙道：「這是爲什麼呢？」

老劉笑道：「這是何山主對付不友善的客人的辦法。」

羅善提道：「這未免太……」

老劉接口道：「她自己經常在外面走動，不便太得罪人，就交給這些蠻人來對付，事後可以推托不管。」

「何妙容往來結交武林中人，還怕這些蠻人嗎？」

老劉神色一莊道：「羅大俠，你別看不起他們，這些人自幼生長在山中，雖沒受過武功訓練，但天生的銅筋鐵骨，縱跳如飛，吹箭含毒，神鬼難逃。

再兼生性嗜武，憨不畏死，人數又多，憑他絕頂高手，亦對之沒辦法，所以我預先爲你打點一下，使你回來方便。」

羅菩提一怔道：「我回來時有什麼不便？」

老劉道：「這就難說了，假如你跟何山主談得不愉快，她雖不會對你無禮，昨天被你打傷的妲妮就難說了。

何山主也不能禁止她向你尋仇，她自已打不過她，可能就會利用這批蠻人，我先爲你爭取到他們的友誼就不妨事了。」

羅菩提沉思不語。

老劉又道：「羅大俠，不是我看不起你，你名列八奇，當然不會怕他們，可是你想衝出重圍，勢非傷人不可，尤其對那些小孩子，你忍心下手嗎？」

羅菩提感激地道：「謝謝老丈，我幼秉師訓，行走江湖以仁恕爲道，當然不能隨便傷人的，別說小孩子，就是大人我也不能下手去傷害他們。」

老劉一笑道：「人無傷虎意，虎有害人心，這批蠻人是不懂得仁慈的，他們以殺人爲快事。

甚至於把被殺也當作光榮，你想不傷人而離開是不可能的，他們會用人牆爲障，一排排地衝過來，你只有殺開一條血路衝出去。」

羅菩提一嘆道：「那是不可能的！」

老劉道：「什麼不可能？」

羅菩提道：「我所受的教訓就是不准我如此殘殺無度，突圍之法，我或許還能勉强以行，當然不如和平而去的好，只是老丈會受連累了。」

老劉笑道：「我不要緊，何山主是我的幼主，她知道我對她是忠心耿耿的，別看那些丫頭們對我兇，但眞到危急時，山主自然會爲我出頭的，別人不知道我和山主的關係，薩玲娜姑娘是知道的，她也會保護我。」

說着，已走出了蠻區。

到了一條山道前，寬僅兩三尺，祇容一騎，一面靠岩壁，一面瀕臨深谷，就像是硬在絕壁上鑿出的一條路。

老劉笑道：「羅大俠，這是考驗腳程的時候了！你剛才嫌我慢，這下子你可要嫌我太快了！」

那頭老驢到了這條路上，精神陡長，撒開四蹄，如飛似的跑上去，而且還十分平穩，絲毫不覺得牠老。

羅菩提連忙策馬追去。

可是他那匹馬不慣走險路，一步步戰戰兢兢。

羅菩提催得急了，牠性子突發，一顛屁股，差點沒把羅菩提掀了下來，幸虧他騎術精，連忙穩住了。

那馬也差點掉下山谷去，自己害怕，不敢再發性子。

羅菩提也不敢過份催牠了，憑着優異的騎術，控制引導着馬匹前進，居然也能得得小馳，慢慢地追了上去。

老劉回頭看了笑道：「羅大俠，你還能趕上可眞不容易，但是你得小心，這條路叫三十六里斷魂溝，全程有九九八十一處險隘，弄得不好，連人帶馬都會掉落深谷。」

二

羅菩提皺皺眉道：「爲什麼不把路開寬一點呢？」

老劉道：「羅大俠在說笑話，這是鑿開山壁開出來的，就是這麼點寬，也費了上萬的人工整整鑿了幾年的工夫。

如非山主是虎皮夷酋長，免費動用人力，誰也沒有這麼大的本事，再開寬一點，那得費多大的事。」

「爲什麼要把百花山建得這麼隱秘呢？」

「自然是爲了安全呀！」

「安全？」

老劉點點頭道：「是的，何山主逞威苗夷雲貴，不知有多少仇家，就連她的朋友客人，也未必眞心交往的。

可是有了這條天險的道路，自然而然地打消了他們生事之心，何況還爲了要遷就百獸谷的環境，非由此通過不可。」

又走出四五里，那匹馬慢慢能適應山道了，也不須羅菩提小心控制了，羅菩提好不容易才吁了口氣。

眼看前面有一處較爲平坦寬濶之地，才抬頭去欣賞一下谷底的風景。不防一塊巨石之後，響起一聲悶吼，一隻斑爛吊眼的猛虎，突然竄上大石，欲向他飛撲過來。

羅菩提雖吃了一驚，還沒沉得住氣，飛身拔劍離鞍，準備上前拒虎迎敵，可是他的馬却爲猛虎嚇破了膽，猛地回頭急竄，一個立足不穩，翻落絕谷。

羅菩提救馬不及，含怒去攻擊那頭猛虎時，牠竟翻落石後，在絕壁上幾個縱跳，悄然隱去。

老劉過來道：「這一定是妲妮含恨，把守柵的大貓給放了出來，大俠放心好了，這些猛獸受過山主的訓練，最多嚇嚇人，不會認眞撲擊的，除非得到山主的命令，這些猛獸才會眞攻擊人。」

我忘了告訴大俠一聲，提早作個準備，白丟了一匹馬，沒關係，大俠到了百花山，可以叫薩玲娜姑娘賠你一匹。」

羅菩提苦笑了一聲，道：「不必了，何妙容居於百獸谷，以驅獸而著名，我應該想像得到，提了反而丟人。」

老劉却道：「不，何山主律下甚嚴，除非是對付外敵，否則不准動猛獸的，大俠可以據理力爭，只要提出來，那個丫頭至少也得挨上幾十鞭不可。」

羅菩提苦笑笑道：「我雖非存敵意而來，可是昨天魯莽出手，傷了百花山的人，她要找我是理所當然，何必要借重山規去懲誡一個女孩子呢？

她殘了一臂，豈有不懷恨於心的，讓她消消氣也好，到了山上也別提了，就說我的馬是失足跌下去的。」

老劉點點頭，嘆息了一聲道：「大俠如此坦蕩胸懷，無怪山主對你推重備至，那就不提了，否則也夠那丫頭受的，山上的籐鞭是含毒的，二十下挨上去，破皮流血，兩年都無法痊癒的。」

「百花山山規如此嚴厲嗎？」

「那是必須的，否則這些丫頭們更無法無天了，她們跋扈的情形大俠是親歷的，不管得緊還得了。」

其實她們昨天的行爲山主也不允許的，我是怕她們挨罰後可憐，才沒有告她們的狀，不然她們可有得受了。」

羅菩提將劍歸鞘，準備步行。

老劉道：「我們才走了三分之一，大俠還是上我的驢來吧，兩人共騎。」

羅菩提搖搖頭道：「不必了，二十多里，我走去就行。」

老劉笑道：「二十多里固然難不倒大俠，但大俠要靠步行，恐怕很難走到山上。」

「這怎麼說？」

「這條山路上不設防，却有很多伏弩暗箭陷阱一類，佈置得很巧妙，完全是靠重量來控

制的，如果不用代步，簡直寸步難行，危險重重。」

「爲什麼要這樣呢？」

老劉道：「前面雖然有蠻寨爲防，但對於一些輕功身法好的武林高手，仍是不夠週密，山主才設下了這一道禁制，如果有人要偷偷進來，自然不會騎馬，那麼這條山道就有他好看的了！」

羅菩提道：「步行會觸動埋伏，騎馬反而不會嗎？」

老劉笑道：「山主設計之精就在此，騎了牲口，再輕也在兩百斤以上，可以安然渡過，輕於兩百斤的，觸動消息，簡直防不勝防。所以山中的人出入都以馬匹代步，大俠一定要步行，只好扛一塊百餘斤的大石，再加上你的體重，這未免太辛苦了，還是上驢吧！」

羅菩提不禁佩服何妙容設計之精，防備之密。

老劉又催促道：「除了百花山的人外，就祇有我一個人知道這秘密，以前也有人想溜上山，死在這條路上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呢？他們再也想不到這會是山主的精心設計而使他們中伏的。

我現在說了出來，就是怕大俠回頭吃虧，最好你騎我這隻驢下山，要不就搶一匹馬，實在不行，別忘了帶件沉重的東西。」

羅菩提道：「老丈認爲我上山必然會不歡而散？」

老劉一嘆說道：「你要山主的龍鬚草，無異是要她的命，就算山主肯捨命割愛，別人也不會同意的。」

羅菩提道：「那也不至於翻臉成仇呀？」

老劉苦笑了笑說道：「山主拒絕了你，就是不把你當成客人了，因爲山主有個規定，凡是上山的人，有求必應，假如是不答應，就沒有交情，妲妮要找你報復，山主於例是不能阻止的。」

羅菩提想想才道：「我知道了。」

「大俠的武功當然不會怕她，山路上的禁制與通過蠻寨都不成問題，安然下山就沒有阻碍了。」

「謝謝老丈指點！」

「羅大俠，我祇能爲你盡心到此，其他就愛莫能助了，上來吧！」

「這隻驢能載得起兩個人嗎？」

「沒問題，牠能負重四五百斤呢！送東西上山都是牠，一年不知跑多少趟，蒙上牠的眼睛也掉不下去。」

羅菩提不禁打量了那頭老驢一下，笑笑道：「眞看不出牠有這份能耐，在山下牠好像連路都走不動。」

老劉笑道：「牠一上山就活了，因爲牠原是在山上養大的，山上種了罌粟花，牠成天吃

那玩意兒上了癮，到了山下就懶得像條虫，只有上山才起勁。」

「罌粟花，那不是提煉阿芙蓉的嗎？」

「是啊！川中盛產此物，人們都管它叫鴉片，原來是產在天竺的，傳到中華後，不知有多少人上了癮，連這頭畜牲也上了癮，所以牠到了山道上就全身是勁兒，急急上去過癮呢！大俠就別再躭誤牠了。」

羅菩提上了驢背，兩人合騎。

那頭老驢依然健步如飛，在路上爲了試探一下老劉的話，拾了幾塊碎石，隨意往後擲去，先前兩三塊還沒什麼動靜，拋到第四塊時，果然聽見咔咔急響，閃過一抹銀光，速度奇快居然沒看出是什麼暗器。

但爲數極多，波及的範圍頗廣，在落下之處兩三丈內，無一不及，假如是個人的話，絕對無法避過。

老劉道：「大俠，我對你是一片誠心。」

羅菩提忙道：「老丈別誤會，我不是懷疑你的話，祇是想試試這佈置的威力，何妙容可眞是了不起。」

老劉一嘆道：「這位少主人，我對她也眞摸不透，不知道她這身武功，這份鬼才是從那兒學來的。

我那老主人不過是個普通人，只會一點粗淺防身功夫，再也想不到會生出這麼個女兒，羅大俠，如果她沒有多餘的龍鬚草，你就想別的辦法吧！千萬別跟她作對過不去。」

羅菩提忙道：「那是當然，師恩固重，但我不能强取人家的性命來救我的師父，老丈放心好了！」

老劉輕輕嘆口氣道：「她對你的批評很好，她那個人的脾氣很古怪，說不定會豁出自己的性命成全你的。」

羅菩提道：「那我也不能接受，我只想向她求取一份多餘的，如果危急她的性命，家師也不會要的。」

老劉道：「佛印上人是個活菩薩，她對你們師徒都敬重得很，我倒不是偏向她，有時她的作爲也太過份，拿她一條命換老禪師，我亦不反對，可是她在蠻區建下的這片基業很不容易。

尤其是壓制住强梁橫行，也頗有成績，雖然她也殺人，但救的人比殺的人多出千百倍，我是爲了公義才提出這個要求，大俠別以爲我自私。」

羅菩提欣然道：「我入蜀滇以後，也打聽過何妙容的爲人，可是我問的都是江湖人，對她的看法自不盡相同，聽了老丈的話後，我已改變了看法。」

老劉道：「就憑我一個人的話，改變了大俠的印象嗎？」

羅菩提道：「是的。」

老劉道：「你這麼信得過我？」

羅菩提笑着點點頭道：「不錯。那些江湖人對她的口碑很壞，似乎想借我之手打擊她一番，老丈是她的心腹家人，居然能處處爲我設想，我覺得老丈一個人的話，比他們更可信百倍。」

老劉十分感動地說道：「幸好我問心無愧，否則對大俠如此信任，我就是人頭畜鳴之類了。」

驢行頗快，一路上也沒有什麼阻碍了。

行了一陣，路面漸寬。

轉過一個大彎後，眼前豁然開朗，景色大變。

那是一片大谷地，小丘起伏，有流泉穿揷，繞過綠草如茵，百花逞艷，鶴鹿漫遊其間，有如人間仙境。

進谷之處有一道木柵，已經打開了。

谷中有許多女孩子，一半是衣着輕羅，在花叢間或倚石讀書，或裸着雪藕似的雪臂，擊劍爲戲。

另有一半則衣着蠻裝，短短的虎皮裙僅及股上，上身穿着一件披肩似的皮背心，坦着前胸，一無遮掩。

底下也裸着腳，足登蠻靴，英氣勃勃，婉約而自然，個個容貌姣好，却又引不起人一絲的邪念。

昨天與羅菩提交手的兩個女子都身着蠻裝，腰懸長劍，等在柵門前，却沒看見那個斷臂的女子。

這兩個女孩子臉色都很沉重，迎上前道：「羅菩提，你來了，怎麼沒騎馬呢？」

老劉道：「騎了馬來的，可是羅大俠的馬在中途墜崖，只好和我一同騎驢來了，薩姑娘知道了嗎？」

那年紀稍長的女冷然一笑道：「老劉，你怎麼稱他爲羅大俠，不再叫他外甥了？你好大的膽子。」

老劉微微一笑道：「是別人我還可以勉强認個親戚，羅大俠是八奇之一，與山主同列，我可實在不敢冒犯。」

那女子還待申斥他幾句。

最幼的女子却道：「姐姐，爲了妲妮大姐，妳就少說兩句吧！羅大俠，昨天是我們姐妹不是，可是我大姐受傷斷腕！」

羅菩提笑笑道：「昨天羅某也有不是之處，那位妲妮姑娘的手傷勢怎麼樣了？如果療治得法，應該可以保全的。」

那女子道：「手傷倒不成問題，可是……」

她欲言又止，好似十分爲難。

老劉見她呑呑吐吐的，便笑笑道：「桑妮姑娘，妳有話儘管說好了，羅大俠是個很通情

理的人。」

桑妮頓了一頓，才指着身邊的女子道：「我叫桑妮，這是我二姐莎妮，我們三個人雖非同胞，却情勝手足，昨天大姐受了傷，心有不甘，今天不該將……」

老劉連忙道：「桑妮姑娘，羅大俠的馬是自己不小心失足掉下去的，幸好他及時躍開，也沒受到驚嚇。」

桑妮似乎不信。

老劉朝她眨眨眼，又繼續說道：「雖然妳們昨天沒有告訴他應該在路上小心，或者留匹馬給他使用，但我要領他上山來的，這些過失是我應該負的，羅大俠也不會怪罪妳們的，放心吧！」

桑妮忙道：「羅大俠，是這樣嗎？」

羅菩提笑了一笑道：「不錯，而且這是我騎術不精，怪不得任何人的，當然更怪不到妳們身上了。」

桑妮臉上一紅道：「大俠一片俠心，使我們十分慚愧。」

羅菩提道：「姑娘快別這麼說……」

桑妮又道：「薩玲娜姐姐是個很精明的人，整個情形她都清楚，已經把大姐囚禁起來，要當大俠的面發落。」

羅菩提忙道：「這是爲什麼呢？昨天我們都有不是之處，不能怪令姐一人，羅某應該自承孟浪，當面請求開脫令姐。」

桑妮低聲道：「昨天的事還沒什麼，主要的是今天！」

羅菩提笑笑道：「今天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我自己騎術不精，失手將馬匹掉落谷下，怪不得任何人。」

桑妮道：「大俠在薩玲娜姐姐處，堅持這個說法，就可以免去大姐一頓嚴責了，我們都會感激的。」

羅菩提道：「這本來就是事實嘛，我不能揑造一點事故來陷害妳們的，桑妮姑娘儘管放心好了！」

老劉也道：「姑娘但請放寬心，我已經向羅大俠解釋過山中的規矩，羅大俠是何等心胸豈會無辜寃屈妳們？」

莎妮的臉紅了，低聲道：「羅大俠，想不到你如此寬大爲懷，想起剛才對你不禮貌，我眞太慚愧了，姐妮只是氣量小一點，請你多原諒她。」

羅菩提微笑道：「那算什麼呢？我昨天出手太重了，心中很不安，還要請她原諒我呢！請問何山主在嗎？」

莎妮道：「山主因事羈身，如今還沒有回山。」

羅菩提失望道：「這麼巧……」

莎妮忙又道：「薩玲娜大姐知道你要來，叫我們在門口等候，大俠一到就通知她，以便

出來迎接。大俠請稍等一下，我們就去通知。」

羅菩提道：「那怎麼敢當？我自去拜見好了！」

老劉笑道：「大俠別客氣，你是山主很敬重的人，理當相迎，否則薩玲娜姑娘也有不是了！」

經他這麼一說，羅菩提祇好站住了。

莎妮返身入內。

桑妮却壓低了聲音說道：「妲妮大姐私自縱虎去驚阻羅大俠，薩玲娜大姐已經知道這件事了，她為山規，一定要處分大姐，我們想請大俠代為說一下情，祇是不便啟齒，誰知大俠如此寬大。」

老劉笑道：「羅大俠聽我說明情形後，自動提出來承認是自己失手免得妲妮受責，他如非這種俠義胸襟，怎會得到山主如此推重呢！妳放心吧！不會有事的。」

桑妮低聲道：「我們祇知道羅大俠名列八奇，却不知道山主對大俠的印象如何，昨天才多有得罪。

回來一說，已經被薩玲娜大姐罵了一頓，說我們自不量力，活該吃虧，大姐不甘心，今天又犯了禁，被薩玲娜大姐知道了，立刻將大姐囚禁起來，才說出大俠是山主最推重的人，幸而大俠無恙，否則大姐一定會受處極刑的……」

老劉微笑道：「羅大俠如果經不起那點考驗，還能夠名列八奇，跟山主同為菩薩蠻上的英雄人物嗎？

昨天他還是對妳們客氣的，否則妳們那樣對他無禮，殺了妳們也不為過。

桑妮姑娘，妳以後可得勸勸妳那兩個姐姐，幸虧是遇上了羅大俠，換了八奇中其他的人時，妳們白丟了性命，還會被山主再鞭打三百的，八奇中別的人不必說了，就是換上終年不醒常醉客，他也不會放過妳們，他人雖正直，却是個火爆性子，對逞強凌人之徒，尤為深惡痛絕。」

桑妮低下了頭輕輕的道：「那也怪你，我們對八奇不清楚，你知道了，為什麼不告訴我們一聲？」

老劉笑道：「姑奶奶，我如果早知道他是鼎鼎大名的玉面菩提，還敢冒認是他的舅舅嗎？」

正說之間，莎妮已陪了一個女郎出來。

羅菩提不禁為之一震，他遊俠江湖，各色人等接觸很多，也見過不少被譽為美人的女子但跟眼前這個女郎一比，簡直就有天壤之別。

因為他見到的漢家女子，美則美矣，多半帶點人工修飾，塗脂抹粉，掩去本色，而這個女郎所表現的純粹是一種天然之美。

她身上也穿了苗裝，祇是多了一件薄綢短襖，不像其他的女孩子，將胸膛坦露出來，烏黑的長髮用個金環束住，算是唯一的飾物了。

莎妮恭敬地道：「這就是薩玲娜大姐，這是羅大俠。」

羅菩提拱拱手，稱了一聲薩姑娘。

老劉在旁邊笑道：「羅大俠，薩玲娜姑娘可不姓薩，她的名字才叫薩玲娜。」

羅菩提頗爲尷尬。

薩玲娜却笑笑道：「沒關係，就這樣稱呼好了，我們夷族的姓氏太繁贅，有六七個字，羅大俠，失迎了，江湖盛傳玉面菩提，何師姐談起來也對羅大俠推崇備至，却沒想到會這麼年青。」

莎妮在旁說道：「昨天也是因爲他太年輕，我們不相信他就是八奇之一的玉面菩提，才多方失禮。」

薩玲娜瞪了她一眼，嚇得她不敢多說了。

羅菩提忙道：「昨天的事是羅某太失禮了，深以爲歉！」

薩玲娜笑道：「大俠別客氣了，她們冒犯俠威，不知進退，是該好好懲誡一番，大俠給她們的教訓太輕了，像她們動輒拉劍傷人的行徑，殺之亦不爲過。」

說着又沉下臉來道：「莎妮，妳別以爲昨天的事我不知道，妳們在外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我的耳目，妳還沒上山，我已經知道所發生的事了。」

莎妮嚇得臉都白了。

老劉笑笑道：「姑娘眞厲害，連我店裡都埋下了人，以後我倒要特別小心了！」

薩玲娜微微一笑道：「劉老伯，你可別誤會，你跟師姐的關係這麼深，那些人可不是爲了監視你的。」

老劉笑道：「那是幹什麼？」

薩玲娜道：「一來是怕你年紀大了，照顧不到，幫你留神一點；二來是這些女孩子到你店中作威作福，你脾氣又好，老順着她們，我不得不另外派兩個人，注意一點她們的行爲舉止……」

老劉忙道：「沒有，她們都很客氣。」

薩玲娜冷笑道：「客氣！一切我都很清楚，你別替她們掩飾了，下次再有人敢麻煩你，你就摔她兩個嘴巴！

你這麼大歲數了，爲師姐不辭辛勞，還要受她們的氣，師姐是不知道，否則一定會說我疏於管教，讓你受委屈。」

她對老劉如此客氣，使得桑妮和莎妮都怔住了。

老劉却笑笑道：「姑娘，別怪她們了，要是她們對我一客氣，人家都會感到奇怪，我這個店也開不下去了。」

薩玲娜道：「師姐早就想請你上山來享享福了，你辛苦了這麼多年，又對她如此忠心耿耿，不能一直委屈你。」

老劉忙道：「還是讓我在山下好，這把老骨頭勞碌慣了，閒下來反而難過，山上又沒有

我可做的事。」

薩玲娜道：「怎麼會沒有呢！山上幹苦活的男工還沒人管理，你只來看着他們一點，也不要你多費心。」

老劉笑道：「那些兇神惡煞，我可管不了。」

薩玲娜道：「到了山上，他們還兇得起來嗎？你看誰不順眼就給他一鞭子，他敢動一動就算有種。」

老劉搖搖頭道：「謝了，我寧可管那家店舖的好，打人的事我下不了手，而且也沒這個膽子，他們萬一兇性發作起來，隨便一伸手就可要了我的老命。」

薩玲娜一笑道：「隨你的便，只是以後再也不能慣這些小丫頭了，給師姐知道了，我可擔待不起。」

語畢又朝莎妮道：「劉老伯是山主父親的同伴，何老伯在此地留下後，將經營的全部收入，請劉老伯帶回中原去交給家裡。

劉老伯明知何老伯不會再到中原去了，却一絲不苟，幾萬兩銀子全部交到何老伯的故家，這種操守又是何等難得，他把老伯的家事料理妥當，幫助山主的異母兄長成家立業後，又趕回此地來追隨何老伯。

只是何老伯不幸亡故，他又忠心耿耿，追隨山主，連山主都拿他當長輩看待，妳們好大的膽子，居然敢作威作福。」

莎妮和桑妮爲之色變。

老劉却一笑道：「怪不得她們，是我自願的，她們這樣子，反而使我的工作進行得更方便。」

薩玲娜笑笑道：「劉老伯，暫時你別下去了，聽說武林八奇有一大半都來到了邊區，不知有何作爲？

那些人你也對付不了，我已經另外派人去接管你店裡的事務了，你在山上安逸的休息幾天吧！莎妮，領劉老伯去歇息。」

羅菩提却一驚道：「什麼，有那些人來了？」

薩玲娜道：「羅大俠難道不曉得嗎？」

羅菩提道：「說來慚愧，羅某雖然名列八奇，那只是江湖朋友抬愛，以及託家師的福蔭而已。羅某技疏學淺，實在愧列奇榜，而且所謂八奇，僅祇有諸葛師伯是個熟人，此外從未謀面，更不知他們何以前來。」

薩玲娜的一雙秀目牢牢地盯住他道：「羅大俠是信義君子，你說不知道，或許是眞的不知道，但大俠此來何爲呢？」

老劉道：「羅大俠是求取一樣東西。」

薩玲娜道：「什麼東西？」

老劉道：「這等會再談，我也不想休息，我們進去再談吧！」

薩玲娜點點頭，將他們引到裡面。

穿過了一叢叢的花畦，那些女郎都駐足觀望，而且對羅菩提投以驚奇的眼光，但因爲有薩玲娜在旁，她們不敢上前訊問。

翻過一座小丘，才是建築物。

但見一幢幢的房舍，倚山勢而建，在一面空地上，正在建造一座大樓，有兩三個女郎手執籐鞭監工。

而其間司操作的，都是些赤膊的大漢，個個彪眼濃眉，滿臉兇氣，身上肌肉虬結，個個都有一身好武功底子。

可是在那兩個女郎的監督下，居然馴若綿羊，有一兩個因爲他們走過，停下來多看了一眼，臂上立刻就挨了一下重的，頓時皮開肉綻，他們連哼都不敢哼一聲，忙又低着頭去工作了。

羅菩提看得不解。

薩玲娜笑道：「這些人都是雲貴川三地的無惡不作之徒，或爲綠林巨寇，或爲當地的惡覇，被我們捉來，在此地磨磨他們的惡性。」

羅菩提哦了一聲道：「他們怎麼肯乖乖受驅策的？」

薩玲娜一笑道：「他們要命就不敢反抗！」

羅菩提道：「我看他們都有一身武功，也沒有受什麼禁制，爲什麼不敢反抗呢？就算打

不過也可以逃呀！」

薩玲娜笑道：「逃？逃不出百花山他們就沒命了，劉老伯將山道上的埋伏都告訴過大俠了，但這點還難不倒他們。

他們在入山之前，都服下了蠱毒，除了我們施解藥之外，誰都解不了，要想活下去，只有在這兒挨着。」

老劉一笑道：「姑娘把我的話全聽去了？」

薩玲娜笑道：「任何事都瞞不過我的，不過我倒不是存心去偷聽你的談話，我早上發現守山神虎少了一頭，問知是妲妮放出去暗害羅大俠，想趕去阻止，那知已遲了一步，幸好大俠技高藝精，安然無恙。」

老劉笑道：「我說呢！那頭大貓怎麼會乖乖的回去了，原來是姑娘召回的，這下子我可要遭殃了！」

薩玲娜笑道：「劉老伯，那些安排祇是爲了對付武林不肖之徒的，羅大俠人中麟鳳，怎麼能用來冒犯呢！

你應該告訴他的，不過以後你可別亂認外甥了，這一次幸虧還好，碰上是羅大俠，如果遇上個不肖之徒，你這片菩薩心腸，豈不是給我們惹麻煩。」

老劉道：「我別的不敢吹，這雙眼睛却頗有知人之明，我一看就知道羅大俠是個正直的青年，因爲他一來就問百獸山，我以爲他是受人蠱惑，前來生事的，想幫他一個小忙而已，

相信姑娘也不會見怪的。」

薩玲娜見羅菩提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些做工的大漢，笑笑道：「大俠可是不滿我們對這些人的手段，他們都有名册資料在此，大俠不妨過目後，出去印證一下，他們都是罪該萬死的兇人，這樣對待他們已經客氣了。」

羅菩提道：「這我相信，看他們的形貌也知道絕非善類，折磨一番是應該的，但至少要給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

薩玲娜笑道：「自然有的，每個人的刑期都定爲一年。一年後，他們如果能改過自新，立刻解除禁制，放他們回去，否則就再延一年，如果到了五年，斯人尚無悔改之心，則是惡性重大，一殺了之。」

羅菩提頗感興趣道：「一年的刑期倒不算是太長，但是怎麼才能知道他們是眞正悔改了呢？」

薩玲娜笑笑道：「本山自有辦法，服刑期滿後，有一項測驗，知道其心性如何而決定其處置。」

羅菩提道：「知人知面不知心，這測試準確嗎？」

薩玲娜得意地笑道：「絕對正確，那項測試中包括人之七情六慾，立見眞性，五年來，我們處決了九名惡徒，放走了十六名知悔的人，他們出去了之後，素行良佳，已經成爲衆所周知的善人了。」

頓了下，薩玲娜又道：「爲了隱惡揚善之故，這些人名不便宣佈，而且希望大俠對外也別談及此事，因爲那十六個人都是知名之士，他們無端的失踪一兩年，雖然找了個藉口混過去。

但此事一經宣佈，別人就會懷疑到是本山出去的，這樣對我們沒好處，對他們都有很大妨碍。」

羅菩提立刻道：「那當然，貴山這種措施以替天心代行仁道，羅某十分欽佩，怎會加以破壞呢？」

薩玲娜嘆道：「我們倒不在乎，問心無愧，只是替那十六個人着想而已，他們也是知名之士，師姐不願意讓人知道他們曾受女子的折辱，損却他們的尊嚴。」

羅菩提不禁對何妙容起了一種尊敬之感，嘆讚道：「立意行善，不欲人知，何山主被譽爲聖女，却是當之無愧。」

薩玲娜喟然道：「可是，在一般人心目中却不是這樣看法。」

羅菩提道：「何必要別人諒解呢！但求心安即可，如果是爲了要人知道，反倒是沽名釣譽了！」

薩玲娜嫣然一笑道：「大俠與師姐倒是一般論調，難怪她雖未與大俠謀面，却已引爲神交知己了，如果她知道大俠來看她，一定非常高興的。」

說着，到了一所華廈之前。

薩玲娜向桑妮、莎妮一揮手道：「妳們去把妲妮放出來，她縱虎之罪，羅大俠不願去追究，我也就算了，以後可不准再如此胡鬧。」

兩個女子面現喜色恭身而去。

薩玲娜道：「聽了大俠與劉老伯談話，對大俠的胸襟十分佩服，所以不等大俠開口就遵命實施，免得大俠又要拿話遮蓋。」

羅菩提臉上一紅，只有謝了一聲。

薩玲娜笑道：「怎麼要大俠道謝呢？該是我表示歉意才對，一來是我管教無方，二來也是我失察，但我沒想到她的膽子會這麼大，所以將她拘禁起來，使她知所警惕，同時也向大俠作個交待，以免大俠誤會我們是心胸狹窄之輩。」

羅菩提忙道：「姑娘言重了！」

進入屋中，見堂軒高敞，陳設雅潔，一塵不染。

薩玲娜親自倒了兩杯茶奉上，笑道：「這茶水是山泉經過曝晒後煑沸的，不含瘴氣，大俠可以放心飲用。」

羅菩提紅了臉。

老劉笑着說道：「我是怕妲妮那丫頭弄鬼，才警告羅大俠要留神，薩玲娜姑娘自然不會做那種事。」

羅菩提端起來喝了一口。

老劉道：「薩姑娘，既然妳聽見了我們的談話，也知道羅大俠的來意了。」

薩玲娜道：「那可眞不知道，我在看見羅大俠測試過山道上佈置後，就離開你們了，以後你們說些什麼我沒聽見。」

羅菩提道：「羅某此來是爲了家師被人用百日消魂草所陷害，命在旦夕，想求取一本龍鬚草以救家師。

但聽劉老丈說，此草爲山主續命所需，倒是不便再求，只想問問何山主，此草是否尚有他處生產？」

薩玲娜一怔道：「龍鬚草本來有很多，確爲何師姐保命之物，但多年前忽被人連根拔除了，僅師姐存有六本，僅敷一年之用……」

羅菩提臉色黯然道：「那家師就沒希望了。」

老劉忽然道：「令師佛印上人有衆家生佛之稱，誰會陷害他？」

羅菩提道：「不知道，羅某前月回佛印禪院爲家師祝壽，到了那兒，見他老人家已昏迷不醒，連口都不能開。」

薩玲娜道：「是誰說他中了百日追魂草毒？又是聽誰說的必須要龍鬚草才能救治的？那根本是胡說，百日追魂草產自蠻區，聽說金龍花就可以療治，本山這兩種草都種植着有，你不用擔心。」

羅菩提神色也一怔道：「是眞的嗎？」

「當然是眞的，這兩種草都是我培植的，我對它們的藥性都很清楚，它們互爲生尅，都是毒草，却可以互相沖和。

那就是說中了金龍草毒，則百日追魂草可解，反之亦然。

奇怪了！這兩種草原產自雪嶺之巔，我移植下來後，將母本全部拔除了，除了此地外，再無他人有之，令師怎麼會中百日追魂草之毒呢？我們的人沒到中原去呀！」

羅菩提更覺得奇怪了。

薩玲娜又皺皺眉道：「再說，這兩種草祇有四本，我每天都親自澆灌，也沒有遺失過，羅大俠，你會不會弄錯，令師眞是中了百日追魂草之毒嗎？」

羅菩提道：「我並不清楚。」

薩玲娜一怔道：「那你怎麼說是……」

羅菩提道：「是諸葛山眞師伯診斷的。」

薩玲娜道：「聖手儒醫名列八奇，醫道冠世，他的診斷絕不會錯，可是他怎麼會叫你來取龍鬚草爲解呢？

龍鬚草是兩種毒草的寃家，吃下去益增其厲，立刻會送命的，諸葛山眞說什麼也不應犯這種錯誤呀！」

一言甫畢，廳後有人接口道：「妳錯了，諸葛山眞判斷的完全正確，金龍草與百日追魂草互相沖尅，但如果將兩種藥草事先併合提煉，兼具其毒性，則必須要龍鬚草才能解除，我

本來覺得不解，玉面修羅是俠中之聖，不會來湊這場熱鬧的，何以也跋涉窮荒，遠道來到此地。

我又揣測他是有所風聞，前來阻遏那批邪魔的，但不該找到我頭上呀？

現在一聽，就完全明白了，同時也把一個懸疑澄清了，諸葛老邪一定也來了，他怎麼捨得不來呢？」

說着，廳後轉出一個漢裝麗人，羅衣高髻，容貌莊嚴，雖然也很美，却另有一股懾人的威儀。

看她年紀不過二十五六，但她雍容的神態却又使她看來更爲成熟一點，總之她給人的印象很特殊，使人絕不會去想到她的年齡，也無從估計，既不是老，也不是年輕，既非華年，亦非妙齡。

薩玲娜肅然起立道：「師姐，您來了，消息怎麼樣？」

老劉一見，也恭敬的作了一揖道：「山主好，老奴參見！」

羅菩提肅容拱手，不待介紹，已知此人就是蠻荒聖女何妙容，同時也明白她得號之由來了。

她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如此，除了聖女之外，也沒別的稱呼了。

他才叫了一聲：「何山主……」

何妙容却笑笑道：「坐！羅大俠，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比我想像中年青，

但也恰如我想像，玉面修羅，就應該是你這個樣子，坐……坐……」

她連說了兩個坐字，羅菩提只得坐下了。

但薩玲娜與老劉都不敢坐下，他們在何妙容面前都很拘謹。

薩玲娜又端了一杯茶，放在她面前。

然後道：「師姐，剛才我們的話您都聽見了，您說什麼百日追魂草可以與金龍草併合提煉，那似乎是不可能的。」

何妙容一笑道：「怎麼不可能，一到了諸葛山眞手裡，就沒什麼不可能了，要不，他怎會有聖手儒醫之稱呢！」

薩玲娜又是一頓道：「就算可能，也找不到這兩種藥草呀！舉世之間，就祇有我在藥圃中各留了四本。」

何妙容道：「妳才多大，早在妳沒出世之前，就有人從雪嶺之巔將三種藥草都移植幾本去了。

龍鬚草也是那時絕種的，幸虧我爲了療治我先天的痼疾，預先移了六本在百獸谷中，才把命留到現在，才幸虧是種植在百獸谷中，才能使龍鬚草留到今天。」

薩玲娜忙問道：「是誰？」

何妙容道：「本來我也不知是誰，現在才確定了，妳想還有誰能識得這三種藥草的性能，還有誰知道金龍草絕了種，更有誰知道龍鬚草在我這兒，祇是此人百密一疏，沒想到百日

追魂草是被移植到此地來了。

那個人重登雪嶺，發現那兩種草都絕了種，大放其心，以爲從此也沒人能夠識得他的毒謀了。」

薩玲娜叫道：「您說的是諸葛山眞？」

「不是他還有誰？普天之下，除了我們百花山和百獸谷外，大概就只有他的藥葫蘆裡藏着這三種異草。」

羅菩提失聲叫了起來道：「山主，妳的意思是說，陷害我師父的是諸葛山眞師伯了，那怎麼會呢？」

何妙容道：「假如不是他，就是我這師妹了。」

羅菩提道：「這更不會了！」

何妙容道：「祇有這兩個人擁有百日追魂草，但諸葛山眞叫你來求取龍鬚草解毒，則金龍草也在內了，而薩玲娜師妹恰好也是擁有這種草的人，你自己去判斷吧！我不想在此多作解釋！」

羅菩提苦苦的皺眉沉思起來。

他自然絕不相信薩玲娜會有此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諸葛山眞會陷害多年知交老友。

何妙容見他臉上充滿痛苦之色，也不再多說，祇淡淡地道：「師妹，妳去把兩種草都摘

一葉來。」

薩玲娜道：「做什麼？」

何妙容一扳臉道：「我的話就是命令，需要向妳解釋嗎？」

薩玲娜不敢多說，轉身欲行。

何妙容道：「妳最好請羅大俠一起去，看看妳所有的四本是否都在。」

羅菩提忙道：「不必了，在下絕對信任薩姑娘。」

何妙容微微一笑道：「太信任人會吃虧的，有許多人貌似忠厚，內藏奸詐，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羅菩提不敢多說。

薩玲娜轉身去了。

廳中顯得很沉寂。

頓了片刻，老劉才說道：「山主，剛才聽說宇內八奇有一半多的都到蠻區來了，不知是眞是假。」

何妙容道：「不假，本來我的消息中獨缺了玉面修羅與諸葛山眞，等我回到山上，才知道羅大俠已經先期光臨。

再一聽他所說的來意，相信諸葛山眞那老邪物一定也到了，加上我這個地頭蛇，坐山虎，可以說八奇齊聚，倒眞是一場難得的盛會，藏龍池畔，可有得熱鬧看了。」

羅菩提忙又問道：「藏龍池在什麼地方？又有什麼熱鬧？山主能否賜告其詳，我越來越糊塗了！」

何妙容道：「羅大俠別忙，等敝師妹拿了藥草來，我證實了我的猜疑，再看看你的態度然後決定是否該告訴你。」

她的臉上有一股令人不敢侵犯的威儀，使羅菩提不敢多開口了。

說也奇怪，他自己名列八奇，從未對人屈服過，行道江湖以來，他也沒落過下風，但不知怎的，今天在何妙容面前，他不由自主被折服了。

那固然是入山之後，種種所見，以及老劉與薩玲娜口中爲何妙容塑就一個典型，使他暗生敬意。

但，何妙容本身也具有一種令人折服的氣質。

沒有多久，薩玲娜拿了兩個瓦盆進來。

一盆中植了一株高及尺許的小草，粗如竹筷，生得密密的細節，每一節上對生兩片綠色尖圓形的小葉，就像是一條蜈蚣。

另一盆中則是一株小花，葉大如錢，不過五六片，花作龍頭形，巧妙的是花蕊由花萼處伸出，短短的兩根，就像是龍的兩隻角，唯妙唯肖，色泛金黃，不問可知是金龍草了，另一盆也必定是百日消魂草了。

薩玲娜指點着道：「這是百日追魂草。其特徵很怪，天生乾枯無比，點上火就能如線香

一般，只是其味臭惡，入鼻卽嘔，通體百節，發芽後每天長一節，長到百節後，就停止了生長，要歷十年，才由根部長出第二枝新芽。另一種是金龍草，見形知名，却具有奇香，薰人卽醉，現在因爲兩種草在一起，氣味冲淡了，所以才沒有多少感覺。」

三

羅菩提道：「不對。」

何妙容道：「哦！羅大俠倒是說說看！」

羅菩提道：「聽聖手儒醫說，百日追魂草具有異香，怎麼會有臭味呢？假如它有惡臭，家師便會立卽警覺，不會中毒太深了。」

何妙容笑道：「這種草知者無多，尤其是他認爲絕了種，隨便扯兩句也沒人會拆穿的，但他既然這麼說，益發證實是與金龍草合併提煉了，拿來給我。」

薩玲娜將兩盆花草移過去。

何妙容一伸手，摘下金龍花，揉成汁水，滴在百日消魂草上，然後再摘下百日消魂草，折成無數小段，到屋間的檀香爐前，將草段放了進去，立卽嬝嬝地燃了起來，她又採下金龍草的葉子，自己含了兩片，叫薩玲娜與羅菩提各含兩片。

六片葉子都摘光了，她才微微一笑道：「金龍草葉，可以禦毒，把它含在口裡，葉汁和了唾沫嚥下，就不怕中毒了。」

羅菩提突然道：「劉老丈沒有葉子了。」

何妙容道：「哦……我忘了，老劉，你快出去。」

老劉站起身來，方走了兩步，身子搖搖晃晃，還沒有到門口，已倒了下去。

何妙容道：「這就是令師中毒的情況，這兩種藥草合在一起，草臭爲花香所掩，發出如檀香的氣息，花香易救，草臭難治。

金龍草除非吞下肚去才會致人於死命，被花香薰倒，過一個時辰就會醒了。

然而百日消魂草的惡臭，入鼻作嘔，倒翻五臟，百日始死，祇有這兩種藥草混在一起，才能既芳香如檀，又具百日消魂之威，師妹以爲它們本性沖尅，不能混合在一起，是未曾試驗之故。」

羅菩提恍然道：「家師每天必修經課，必須燃點檀香，祇有用這方法才能夠害得到他老人家。」

何妙容道：「很不容易呀！燃檀的人愛潔，別人調製的都不放心，一定要自己親手調製的。」

羅菩提道：「廟中沒有別的人，平常多半是家師自己動手，連我都不准觸及，他老人家說我的手上沾了血腥，怕瀆褻神明。

可是諸葛山眞却有時替家師燃香，因爲他是學醫的，濟世活人，是仁者之手，這一定是他了！」

何妙容這才一笑道：「這兩種藥草混合後，藥性加强，唯龍鬚草可治療，而且還有一個特徵，單單中百日消魂草毒者臉色發青，中金龍草毒者，臉色發紅，而中混合性毒香後，臉色青紅交雜而呈紫色，羅大俠，你看看老劉的臉色，是否與令師相同？」

羅菩提上前扶起老劉看了一下道：「完全一樣。」

何妙容點點頭道：「這就錯不了！」

羅菩提急道：「山主，劉老丈怎麼辦呢？妳說明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實地證明給我看？白白害了劉老丈一命。」

何妙容道：「你說令師中了百日追魂草毒，我不相信，令師一代高人，絕對不會被那種惡臭薰倒的，所以我才證明給你看，使你明白令師是如何才會中毒，什麼人才有機會在不知不覺下使他中毒。

你不信的話，這兒有一節未染花香的消魂草，你聞一下，中毒是不會了，但你先得壓住中氣，免得胃裡翻嘔上來。」

說着遞過一節點燃的細草。

羅菩提雖然先得了警告，但觸鼻那股惡臭後，仍然忍不住心頭作嘔，忙移開了，頓足大呼道：「諸葛山眞，你這個老賊！」

何妙容撚熄線香，吩咐打開窗子，散去房中的餘氣。

然後，何妙容道：「羅大俠，假如不是師妹恰好植有此草，我閒中無事，時加試驗的話，也無法揭穿此一陰謀。

假如他知道我這兒也植有這兩種草的話，也不會行此笨事了，我向你保證，這兩種草祇

有此地才有。

但諸葛山眞能叫出名目，必然見過此草，他是個學醫的人，見了這種奇花異草，豈有不加探頫的道理。

光是百日消魂草，別的地方也許會生長，但金龍草則必產於雪嶺絕峯，他知道要用龍鬚草來解毒，則證明他一定擁有這兩種草了，現在你如果還相信不是諸葛山眞幹的，我就殺了這個師妹……」

羅善提忙截口道：「不，我相信，可是諸葛山眞爲什麼要害我師父呢？他們是好朋友，我師父對他十分推重……」

薩玲娜想了想，道：「也許諸葛山眞是想藉取龍鬚草之由，支使你來跟師姐打上一架，搗搗我們的蛋。」

何妙容道：「不是，他知道我仗着龍鬚草以全命，也知道羅大俠不是那種殘人爲己之徒。」

薩玲娜道：「那是爲什麼呢？」

何妙容道：「爲了龍鬚草，他知道羅大俠來乞取，我一定會給他，尤其是爲了拯救佛印上人。」

薩玲娜道：「這是爲什麼？」

何妙容道：「因爲先母曾蒙佛印上人救命之德，我怎麼樣也不能拒絕的，這件事老劉也許知道。對了，老劉沒練過內功，不能躭誤太久，快救他起來。」

說着在身邊取出一莖像燈心似的乾草，遞給薩玲娜。

薩玲娜呆住了，沒伸手去接。

羅善提好奇地問道：「這是什麼？」

何妙容臉容肅穆地道：「龍鬚草。」

「龍鬚草」這三個字，使得羅善提心頭大震，不由失聲道：「這不是山主活命的依賴嗎？怎麼摘了下來？」

薩玲娜也道：「是啊！師姐，以後妳怎麼辦？」

何妙容神色平靜地道：「沒什麼以後了，告訴你們一件最秘密的消息，百獸谷中的龍鬚草死了一本，這草每年結實一次，每株結實兩枚，六本母草剛好可以維持我一年的壽命，可是上個月死了一本，我最長的壽命也祇能活十個月了。」

因此我將另外五本都摘了下來，師妹，快把老劉救醒過來。羅大俠，這一本你拿去，令師有百日可延，你趕回黃山，最快要多久？」

羅善提想了一下道：「我來程的時候，費了一個月。」

何妙容算算道：「你在這兒又躭擱了十幾天，這麼說來，你是來不及趕上藏龍池的事，那你就走吧！」

說着又取出一枚龍鬚草，交給羅善提。

羅菩提望着他，遲遲不敢去接。

何妙容道：「我已經摘下來了，你不接受也沒用了，何必白白糟塌呢！諸葛山眞祇以爲我有一本，沒想到我竟藏有六本，下個月藏龍池畔，我還可以跟他較量一下，比比運氣，也許我不會輸給他呢！」

羅菩提道：「藏龍池究竟是怎麼回事？」

何妙容道：「你當眞一無所知嗎？」

羅菩提道：「在下的確一無所知。」

何妙容沉吟着道：「這件事情雖然秘密，但令師佛印上人乃一代高僧，他應該知道這事才對！」

羅菩提誠懇的道：「家師也從未道及。」

何妙容想想道：「那也許是可能，令師仙佛胸懷，慈悲爲本，縱然得知也不會存有奪取之意，戕天地之靈氣來綿延人壽的事，令師是做不出來的。」

羅菩提又道：「藏龍池究竟是怎麼回事？」

何妙容道：「藏龍池以藏龍而得名，原先是有蛟龍潛伏的，但已經絕跡了，只是在潭底深處，遺有一粒龍卵，恰好在溫玉的蓋掩之下，仍然保有其靈氣，蟄伏近百年，漸漸孕化而成形，即將破殼而出，就是這麼回事而已。」

羅菩提不解的道：「那又怎麼樣呢？」

何妙容道：「龜、龍、麟、鳳，爲宇宙四靈，但此四物俱已絕種，祇有藏龍池下還留有一顆龍種，自是希世之珍。」

薩玲娜笑道：「師姐，麟龍鳳絕了種還可以說，那烏龜可多得很，聖人列之爲四靈，我就不明白，妳說絕了種，我就更不明白了，成筐成蘿的都找得到。」

何妙容微笑道：「妳只是讀死書，未經考究，四靈之龜，絕非現下所見的烏龜，乃是指一種萬年火龜而言。

此物蟄伏在地底火泉深處，潛煉萬年，內丹成而始出土，得其內丹而合藥，可以使人延年益壽。」

羅菩提笑道：「這都是無稽之談。」

何妙容道：「不然，經史不載，但前人筆記中却載有此事，信而有徵，祇是永壽之說不確，最多祇能延壽至兩三百壽而已。

前人有壽長至三百者，就是得到這些靈物之助，但靈物既罕，爭之者衆，所以才漸漸絕了種嗣。」

羅菩提道：「那麼，藏龍池的那條蟄龍，也有此效了？」

「是的，取其肝而合藥，可得兼人之壽。」

羅菩提哦了一聲道：「難怪世上將龍肝鳳心，列之爲珍稀，原來不是指它好吃，而是取其異效。」

何妙容笑道：「世人有幾個嚐過龍肝鳳心，不過是因其難得而列爲異珍，可是現在眞有一條蟄龍等待着宰割呢！」

羅菩提一嘆道：「縱得兼人之壽，又有什麼意思呢？遲早仍不免於一死，却要糟塌一件靈物。」

何妙容看了他一眼，笑笑道：「到底是佛印傳人，心胸與常人不同，可是有的人却不這麼想呢！他們爲了想多活幾年，連殺人都幹，何況是頭畜牲呢！」

羅菩提忽然道：「山主，那幼龍脫殼之期，在什麼時候？」

何妙容道：「就在這一兩天，我剛從藏龍池畔回來，看見那兒池水波瀾，也許已經脫殼而出了。」

羅菩提道：「山主爲什麼不將它擒殺取肝呢？」

何妙容笑道：「我能有這本事就好了，牠所蟄伏的潭底深有千尺，且有四道暗流，通達飛龍湍，那是怒江之源，被吸了進去，屍體就會在怒江飄流出來了。」

羅菩提道：「那誰也無法傷害牠呀！」

「是的，祇有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就是這個月的月半，月圓之夜，牠氣候初成，會出來到池面上吸取月光精華，十四、十五、十六，一共三夜，每夜有一個時辰在池面游弋，過了這三天，牠氣候已成，由池底的泉眼去往怒江，然後深入大海，誰也無法捕捉到牠了。」

羅菩提道：「山主怎麼這麼清楚呢？」

何妙容道：「我有一部前人的秘笈記載，那是百年前一位異人所著，這異人也是我與薩師妹的師祖。

他老人家曾經探測過藏龍池，發現有龍骨和龍鱗，斷定此處曾爲龍穴，也是母蛟前來產卵的地方，因爲龍既是靈物，非靈地不居，藏龍池底有溫玉爲床，正是最理想的龍窩，另一個證明，就是藏龍之處，才有龍鬚草的生產。」

羅菩提又問道：「其他的人也是爲此而來嗎？」

「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原因可以吸引他們。」

「他們是因何而得知呢？」

「也許是他們由別處得來的消息，也許是諸葛山眞告訴他們的，因爲他們每個人都有一本龍鬚草，除了諸葛山眞，別人是無法供給的。」

「什麼？他們都有龍鬚草？」

「是的。」

「這……」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龍鬚草本來不止我所有的幾本，在藏龍池畔生長了不少，自從諸葛山眞來了之後才斷了根，他本來想獨佔此草，以爲屠龍之用，後來不知怎的，訪知我也種

植了幾本，植於百獸谷之內，才叫你來動它的腦筋，可惜的是他所知的不詳，以爲我祇有一本了。」

「諸葛山眞到過藏龍池嗎？」

「到過，連百獸谷也去過一次，是想去破壞龍鬚草的，但未能得逞，被家師發動守谷的靈獸趕跑了。」

「令師仍居在百獸谷內？」

何妙容看了薩玲娜一眼，才道：「是的！她就是薩師妹的令堂，但她老人家因爲走火入魔，無法行動。

所以把取龍肝的事責成在我身上，要不是他老人家行動不便，我也不必如此着急了，諸葛山眞即使會同五奇聯手，也討不了好去。」

羅菩提又道：「幼龍與龍鬚草有什麼關係？」

「關係太大了！」

「山主能否賜告？」

何妙容點點頭道：「龍鬚草是母龍遺便得靈氣滋育而長，幼龍聞到它的氣味乃生眷戀之意，才會依依前來，乘其便而屠之，否則此物爲水中之王，水性極佳，警覺性又高，稍有警兆，立刻潛入水底，誰也捉不到牠了。」

羅菩提又問道：「山主是志在必得了？」

何妙容一嘆道：「家師走火入魔，必須以龍血爲之消弭，我生具異疾，也祇有龍肝可根治，如若我的龍鬚草不死去一本，家師還不願行此殺生之舉，現在就說不得了，何況我不下手，諸葛山眞也不會罷手的，與其讓他得去，倒不如由我取得，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儘管問吧！」

羅菩提道：「有的！諸葛山眞既然有獨佔之心，爲什麼又要通知宇內五奇共同來奪取此物呢？」

「那是他不知道家師走火入魔，恐怕一個人的力量難以得手，才將五奇邀來幫忙，祇有你是他拉不動的，他才變了方法，藉陷害令師之事來跟我搗蛋。」

羅菩提又問道：「山主對屠龍之舉，有多大把握？」

何妙容嘆了口氣道：「六奇齊集，我只有薩師妹一個人爲助，論把握實在不大，但也沒辦法，好在我的壽命也僅有幾個月，拚了命也得跟他們爭一下。」

薩玲娜接口道：「師姐！我們百花山中的人手也不少呀？」

何妙容白了她一眼道：「妳以爲那些人是好對付的嗎？八奇併列，雖然沒有正式交過手，但他們絕不會比我們差，何必叫那些女孩子白白送命呢？因爲師尊也需要龍血，而妳又是她老人家的女兒，我才搭上妳一份，否則連妳都不要。」

羅菩提算了一下道：「今天是初九，還有五天時間，就是蟄龍出水的日子，我也許可以幫一點忙。」

何妙容愕然道：「你也打算參加了？」

羅菩提道：「是的。」

何妙容忙搖搖頭道：「算了吧！還是救令師要緊，再說取得了龍肝之後，對你也沒有用處。」

羅菩提肅容道：「山主慨贈龍鬚草，我自然也該爲山主略盡棉薄，雖然我能幫的忙並不大，但多少也有點用。」

「可是救令師更要緊。」

羅菩提一嘆道：「家師可能不要緊，因爲這既是出於諸葛山貞的陷害，他必然不會使家師喪命的。」

「不管怎麼說，這種事可不能冒險。」

羅菩提想了一下道：「那就請劉老丈辛苦一趟，替我持龍鬚草前往救治家師，我留在這兒幫忙。」

何妙容道：「這當然可以，可是……」

羅菩提道：「可是什麼？」

何妙容嘆道：「可是我不明白，你爲什麼要硬插上一手呢？」

羅菩提道：「我想起了一件事，諸葛山貞之所以要陷害家師，與山主搗蛋的可能性不太大，他知道我的個性，損人利己的事絕不會做，此草既爲山主活命所需，我絕不會强取的，

既不會强取，自然也不至於與山主衝突。」

何妙容道：「這也有理，那他的用心何在呢？」

羅菩提道：「最主要的原因是困住家師，以免阻撓他前來屠龍的計劃，我小的時候，曾見他與家師反目一次，那是家師見他殺生煉藥，頗爲不滿，兩人爭吵了一陣，最後還是他向家師認錯，才言歸舊好。」

何妙容笑笑道：「這種理由太牽强了，諸葛山貞雖不是什麼好人，但令師並不知他有屠龍之舉。」

羅菩提道：「不，家師知道的，去年家師壽辰之時，他曾說：明年八月就是龍化之時，家師當時就數說了他一番，叫他別造孽，他也就答應了，我不明就裡，問了一聲，他們也不說，只說不關我的事，我也不便多問了。

今年在家師壽辰前三個月，家師就托人帶給我一封親諭，叫我必須找到他同去慶祝，這是從沒有的事，我心中就感到奇怪。

後來發現家師受害，我也就忘了，現在對照起來，分明是家師不准他作孽屠龍，他才出此下策。」

何妙容道：「令師太純正了，他多年籌劃，豈會因令師一句話而放棄的，還不是自取其禍嗎？」

羅菩提道：「所以我一定要留下，阻止他的此舉，而且還要揭穿他的陰謀，這個人太陰

險了。」

何妙容想想道：「諸葛山眞之奸知者無多，令師跟他是朋友，可能了解這一點，如今遭了他的毒手，你還是別當面拆穿他的好，否則將來會吃他的虧。」

羅善提莊容道：「我不怕，而且我一定要當衆揭發他的陰謀，使別人不再上他的當，另外五奇中有一兩個人的行爲尙稱正直，這次不知是受了他什麼誘惑而來此，即使取得龍肝，他也不肯與人分享的，要提醒他們。」

何妙容一笑道：「武林八奇把我自己也算上，就只有你與終年不醒常醉客堪稱正直，其餘都不是好人，用不到你去提醒，他們都不容易受諸葛山眞擺佈的。」

羅善提道：「我不管，家師既然不准他來此，必是認爲他不足以擁有此等稀世之珍，爲了這個我也要阻止他。」

何妙容想想道：「也好，能得你幫忙，我們總是歡迎的，龍鬚草我會叫老劉急速送去，這幾天你就在百花谷中住着，讓薩師妹多陪陪你，我可沒空，藏龍池離此只有百里之遙，假如十四那天我還沒回來，你們就在月出前趕去。

師妹認得路的，記住，千萬別早去，否則，諸葛山眞老奸似鬼，說不定會先對付你們，你們可鬥不過他。」

羅善提道：「還是住到山下去等好一點。」

何妙容道：「那可不行。」

羅善提道：「爲什麼？」

何妙容道：「諸葛山眞一定在下面等着，見你不曾回去，知道必然有了原故，爲了掩飾他陷害令師的奸計，他必不容你輕鬆的，祇有這百花谷他進不來，在屠龍之前，最好還是別多生是非。」

說完，稍頓又道：「藏龍池的藏龍是我們師祖最早發現，守護百年，歷傳至家師直到我們，我不敢以主人自居，但也不能讓別人得手，羅大俠以爲如何？」

羅善提道：「我沒有意見，山主爲了保命，令師爲了療疾，取之無可厚非，諸葛山眞如果是爲了救人，我也贊成。

但他爲了取得龍肝，竟然下手陷害家師，可見其用心之不善，爲了這個原故，我才要阻止他的。」

何妙容笑了笑道：「那我就先謝謝你了！」

羅善提忙道：「山主太客氣了。」

何妙容轉向薩玲娜道：「師妹，妳負責好好款待羅大俠，我還要去注意一下別人的行動，怕他們在蟄龍出水以前擅自施爲，弄得大家都落了空，白忙一場，那可就太不値得了。」

羅善提笑笑道：「那倒不必山主煩心，我想諸葛山眞也不會讓別人壞事的，他此來也是志在必得呀！」

何妙容點點頭道：「話雖如此說，但還是小心一點的好，諸葛山眞未必能管得住他們，

何況不得龍肝，他最多少活幾年，仍然可以活到老而死，我却活不成了，我自然要謹愼一點才行。」

說完，她就告辭走了。

薩玲娜陪着羅菩提又聊了一下。

羅菩提忽然想起老劉不知康復了沒有，是否可以趕路了？請薩玲娜帶他到老劉休息的地方看看，

薩玲娜帶他來到一個房中，只見一個叫莎莎的女郎在那兒。

薩玲娜一問，才知道何妙容已經打發老劉下山去了。

薩玲娜笑道：「師姐辦事最週到了，大俠放心吧！」

這時，莎莎恭聲道：「山主交待過了，別的事都不勞費心，請羅公子在這兒住着，由婢子負責侍候。」

羅菩提忙道：「我不用人侍候。」

薩玲娜一笑道：「百花谷從不招待男賓歇宿，也沒有客房的設施，祇有這兒是議事廳，羅大俠將就住下吧！

別的人脫略已慣，大俠看起來也不順眼，祇有這莎莎最爲拘謹文靜，師姐才指定她侍候大俠，大俠就別客氣了。」

羅菩提道：「我眞的不要人侍候。」

薩玲娜道：「所謂侍候，只是招呼大俠起居，聽候差遣拿拿東西，大俠要上那兒去，由她帶路，通知那些女孩子廻避一下，不會使大俠感到不便的。」

羅菩提對夷俗略有所聞，知道她們從來不拘形跡。

況又是女孩子聚居之地，在炎夏之際，她們的衣着必很隨便，自己一個青年男子，碰上了確有許多不便，因此也不反對了。

薩玲娜的事情也忙，招呼一下就走了。

羅菩提記得此地的禁忌，也不想走動，只是住在屋子裡休息。

莎莎侍候得很週到，端送茶水，殷勤而識趣，從來不打擾他。

這廳房蓋得雖高，仍然很悶熱。

莎莎在早晚總要提兩次水來供他沐浴，在他看書的時候，則靜靜的在一旁爲他揮扇，使得羅菩提很過意不去。

三餐供應極豐，都是薩玲娜來請他用膳。

這樣過了兩天。

第三天清早，他實在悶得難受，剛好薩玲娜來請他用早餐，由於兩天的接觸，他們比較熟了。

薩玲娜也不再客套，乾脆稱他爲羅大哥了。

在餐桌前，薩玲娜笑着道：「這兩天羅大哥可悶壞了吧？我是沒辦法，大大小小的事都

要我招呼，所以我趕了兩天，把事情都交代清楚了，現在可以空出時間來陪大哥了，大哥平時喜歡作何消遣？」

羅菩提苦笑道：「這可把我問着了，我從離開師門後浪跡江湖，從沒有閒的時候，那有消遣的閒性呢？」

薩玲娜道：「大哥在忙些什麼？」

羅菩提淡淡道：「行俠世間，無非是濟危扶傾而已，路見不平，伸手管管閒事，沒事也得找事做。」

「總有空的時間吧！」

「那就四處逛逛，我出身佛門，除了遊覽山水外，就是找寺院的老僧談談禪，那機會也很少，因爲一般的出家人都是混世的，眞正懂得佛理的可實在太少。」

薩玲娜道：「這就難了，琴棋書畫、舞刀弄劍，我都可以勉强巴結，唯獨對佛理一竅不通，整個百花山上，恐怕衹有家母一人懂得佛學的。」

羅菩提心中一動道：「令堂必是一位前輩高人，在下理應前往拜謁一下，姑娘可否爲我先容一聲？」

薩玲娜歎然道：「家母自從走火入魔後，深居在百獸谷中，除了師姐之外，連我也不准進入省視！

有事只能在谷中請示，羅大哥到此的第一天，我去問過了，家母對羅大哥仗義援手之事

十分感激，却吩咐不必相見。」

羅菩提哦了一聲道：「那我就十分遺憾了，我在中原就聽說何山主有驅獸之能，百獸谷中育有許多奇獸，十分想去見識一番，令堂爲何不肯見我呢？」

薩玲娜道：「這就不知道了。」

羅菩提想想道：「是不是令堂對我有什麼成見？」

薩玲娜笑道：「我想不會吧！大概是她老人家生性不慣見生人，我是她女兒，每年也祇准見她一次，還是在谷口由師姐扶她出來的。

不過，百獸谷也沒有什麼奇異的野獸，多半是猿猴虎豹之屬，只是受師姐調教得較爲通曉人意，撲擊之道較常獸敏捷而已，羅大哥對此有興趣的話，我可以召出來操演一番，讓大哥觀賞。」

「牠們也懂得行軍佈陣嗎？」

薩玲娜笑道：「師姐教練得還不錯，比人更靈異，一個百獸陣，抵得上一支勁旅，去年有幾個滇邊名人物前來，堅請一試，結果都被獸群迫得團團亂轉，拋兵棄刄，狼狽而歸，不過在羅大哥眼中，自然不算回事。」

羅菩提笑笑道：「能把獸類訓練得如此通靈，可眞不容易，令堂可謂當代奇人，唯憾無緣拜謁。」

薩玲娜笑道：「家母可不會馴獸，這是師姐的家傳奇學，她的母親跟家母是師姐妹，先

師祖就傳了兩個門人，各擅一技。

家母在武功上專攻，何伯母專攻雜學奇技，但何伯母棄世較早，師姐又跟家母習武，成就還在我之上，師姐一人還眞算繼承了師祖之學。」

羅菩提道：「令尊大人呢？」

薩玲娜道：「去世了，家母是漢人，家父却是本山土居，跟師姐的父母恰恰相反，但是兩位老人家都棄世太早，何師姐的令慈是蠻族的酋長，先父還是他的部屬，所以嚴格說起來，我和家母都還是師姐的部屬。」

羅菩提一笑道：「何山主自己不這麼想吧？」

「是的，但家母對名份極爲重視，她雖是師姐的業師，却仍稱她爲山主，師姐再三要求家母都不答應。

在外面我拗不過師姐的命令，改口以師姐相稱，在家母面前，却必須稱她爲山主，否則就會挨罵了。」

「令堂是很守份的人。」

「是的，但也是應該的，師姐的才具確實不愧爲一族之長，不僅我們尊敬她，蠻區其他的部族也敬之如神明。」

羅菩提想了想，又問道：「令堂的娘家名姓可容見告？」

薩玲娜面有難色，但最後她還是說道：「我實在不知道外祖父姓什麼，只知道名叫做凌

波。」

羅菩提微怔道：「凌波仙子姑射女。」

薩玲娜奇道：「羅大哥怎麼知道的？家母確是叫此名號，但家母自幼即在此生長，從未到過中原。」

羅菩提想了半天才道：「我彷彿聽說過這七個字，一時想不起來了，因爲剛才聽了令堂的名諱，一時脫口而出，不意眞的合了令堂的尊號。」

「這也不是家母的名號，除了大哥之外，也沒有人提起過，我只是在一幀家母的小像上看見有此題號，羅大哥居然會聽人說起過，還想得起是誰嗎？」

羅菩提敲敲腦袋，又想了半天。

最後他仍是搖搖頭，苦笑了一下道：「實在想不起來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還是我從家師學藝時，聽人說到這七個字，也沒有特別留心，也許家師還能記得，以後有機會，我再問問他老人家。」

薩玲娜道：「問明白了千萬告訴我一聲，因爲家母不善繪事，那幀小像却十分傳神，家母異常珍惜，必然是她一個知己的朋友所繪贈，我問她老人家時，却挨了一頓罵，因此我很想弄清楚是怎麼回事！」

羅菩提道：「既是令堂不願妳知道，妳又何必要探究呢？」

薩玲娜輕嘆道：「羅大哥！告訴你也沒關係……」

羅菩提一怔道：「難道有什麼難言之隱麼？」

薩玲娜道：「家母年輕時貌美如仙，家父却醜惡不堪，他們的感情並不好，甚至根本不像夫婦。

家父死時我已經七歲了，頗知人事，家母毫無戚色，却經常對那幀小像發呆垂淚，我想其間必然有個秘密，甚至於與我的身世也有關係。」

羅菩提微愕道：「你有父有母，縱然令尊……」

薩玲娜忙道：「我並不以身爲蠻族爲恥，但我隱約感到我不可能是家父的血裔，因爲家父死後三年內，每年的忌辰，家母不叫我到靈前致祭，在我生日的那天，却要我在那幀畫像前叩頭，到我十歲之後才停止此舉。

那可能是受了師姐的勸告之故，因此我想那個繪相的人，才是我的生身之父，羅大哥，你的看法如何？」

羅菩提搓着手道：「這種事我不敢隨便亂說，妳也不該胡亂猜測，尤其事關係令堂的名節。」

薩玲娜苦笑道：「師姐可能知道內情，她也沒認我是家父的孩子，每年清明，她自己祭祖，老叫我忙東忙西，却不叫我到先父的墳上去致祭，她一直叫族人注重禮教，愼終追遠，莫忘先人，何以對我例外呢？」

羅菩提頓了一頓道：「妳爲什麼不在不顯痕跡之下，問問山主呢？」

薩玲娜道：「我問過了，她叫我別胡思亂想，就是這一句答覆，再問下去，她就生氣不說了。」

羅菩提也覺得此事可堪推敲，但生性不喜多事，更不喜參予別人的秘密，本來爲了好奇，現在反而後悔多此一問了。

於是忙道：「那妳就別胡思亂想了。」

薩玲娜道：「不！在蠻夷的習俗中以母爲重，有的人根本不知有父，但師姐教化我們以漢禮是遵。

聖人云：知母不知有父，乃禽獸也。我不想做禽獸，所以我一定要弄清楚，在家母與師姐的口中是無法問出究竟了，難得你居然獲有這一點線索，請你一定要幫我查查清楚這一件事。」

羅菩提道：「那祇是很平常的一句話。」

薩玲娜道：「不！羅大哥，唐宋八大家，甚至遠及樂府古詩我都背得出，就是沒見過這句詩，這七個字題在家母的肖像上，又出之人口，必然有點關係。」

羅菩提祇得答應了，忙又把話岔開到別處。

薩玲娜又問他是否想看看百獸佈陣，說谷口有塊空地就是爲佈陣之用，邀請他前往一觀，羅菩提居然拒絕了。

那是他忽然想起了這七個字，乃是出於他的師尊佛印上人之口。

那時他也很小，曾經見師父對着一株老梅，唸出這七個字，還湊上了另外七句，成了一首七律——

「凌波仙子姑射女，
偶動靈心下太虛，
欲將心事問明月，
其奈明月照溝渠，
芳心一點千斛淚，
付與東風抛柳絮，
人間天上常相憶，
貝葉青燈伴木魚。」

這是僅有的一次，他看見了師父眼中的淚痕，可是他年齡太小，腦海中僅有個淺淺的印象。

若不是今天薩玲娜提起了凌波二字，他幾乎已經忘記了，因爲這兩個字，他才記起了那八句感情詩的第一句，順口而出，不想居然對了岔，莫非師父在俗時與薩玲娜的母親會有一番私情嗎？

這情節也太湊巧，但並非不可能，因爲師父唸那八句詩時，意態消沉，目現淚痕，分明有絕大的感觸。

再有一點是師父精於繪事，尤其是畫人像，維妙維肖，自然極可能是替薩玲娜的母親畫肖像之人。

正因爲事情與師父有關，他才不想深究了。

而薩玲娜叫自己去百獸谷口觀看獸陣，很可能是藉此想引動她母親的注意，進而探詢她自己的身世。

從她母親對那幀肖像如此重視的情形看來，如果知道自己能提供消息，一定會追問的，那時是否該把師父說出來呢？

師父已落髮爲僧，正表示謝絕情緣之意，可見是正在努力設法忘却往事，自己可不能多事，替師父惹來煩惱。

薩玲娜見羅菩提謝辭觀摩獸陣，顯得很失望地道：「羅大哥，你與師姐都名列八奇，劍術武功一定精深非凡，我很想觀摩一下，所以才藉百獸陣相請。」

羅菩提微微一笑說道：「薩姑娘，我只是浪得虛名，連我自己都不知道何以能與何山主併列，何況所謂八奇，也不是個個都有眞才實學的，妳把我看得這麼高，可能要失望了！」

薩玲娜一笑道：「羅大哥太客氣了，別的人不敢說，你的武功絕不會差，師姐在評論八奇時，特別推重你與終年不醒常醉客，不僅是爲了人品正直，也由於你們的武功超凡，絕非徒擁虛名。

我自知才疏學淺，不敢討教，才想藉百獸陣以求教益，那個陣是師姐親自教練的陣法，

陣中百獸是精選的。

據師姐說，世上能闖過此陣的人，不會超過四五個，你就是其中之一，羅大哥，你就去試一試好不好？」

羅菩提堅拒道：「薩姑娘，這一點很抱歉，家師授技之時，曾再三告誡，習技乃爲自衞與行俠，除此二途之外，力戒炫示，所以我從不與人爭勝賭狠，即使是觀摩切磋，也在禁止之例，師命如此，請恕我矯情。」

給他如此一說，薩玲娜倒是不再敦促了，改口說道：「那自然是不能勉强，羅大哥，你來此已經兩天了，一直把自己關在這間房子裡，未免太悶氣了，我陪你出去走走可好？」

羅菩提對這個提議倒很讚成，他也實在想出去逛逛。

只是因爲自己是個陌生男子，在這一片全是女孩子的群芳園之中，行動處處不方便，才不想走動，現在有薩玲娜陪着他，一切就不會有所顧忌了，於是穿上衣服，跟薩玲娜走到外面來。

薩玲娜一面走，一面指點四處的環境。

百花山是一片廣濶的山谷，種植了許多奇花異草，有的爲了美觀，有的則是用以製藥，薩玲娜博學廣記，不但熟知草木之名，而且還能深知其性能用途，羅菩提也增長了不少的見聞和知識。

谷中的百花使大部份被派出去了，想是爲了中原群豪齊會蠻荒，參與藏龍池奪珍之舉，何妙容動用她們去刺探消息監視行踪，所以谷中祇留下了十幾個女孩子，用以監督那些羈囚在此的江湖惡徒操作。

他們走到工場處，恰好是莎妮輪值，見到他們，忙過來行禮。

薩玲娜問道：「他們沒什麼異動吧？妳要小心點，這兩天山中的人手不多，妳們必須特別留神。」

莎妮頓了一頓才道：「大姐，我覺得不大對勁！」

薩玲娜哦了一聲道：「怎麼個不對勁法？我看他們都很乖，工作也十分賣勁，似乎比平常安靜多了。」

莎妮道：「正是如此，我才覺得不太對勁，平素他們都是懶洋洋的，一定要用鞭子抽着才肯賣勁兒。

今天却不用監督，一個個自動拚命工作，從早到現在，不過才兩個時辰，而他們所幹的活兒，足有平時兩天的成績。」

薩玲娜聞言神色微動道：「哦！這倒是很難得的事，也許他們都知道悔改了，還有什麼反常的情形呢？」

莎妮道：「有的！平常姐妹們督促他們工作時，爲了天氣太熱，衣服穿少了一點，他們一個個都直瞪眼的，現出一付饞相。

今天居然特別正經起來了，連斜眼都不瞟一下，剛才我還故意試了一下，脫去上衣，混

到他們中間去，他們居然也完全木然無動於衷，這不是很奇怪嗎？」

薩玲娜聞言，眉頭微皺，沉吟着道：「會有這種事，別是妳躭心過甚吧！也許是妳以前對他們太兇，使他們不敢……」

莎妮道：「絕對不會，我有這個感覺，以前我監工時，他們有的故意怠工，爲了把我拉近一點，寧可挨上幾鞭，也能看得眞切一點，今天我挨到他們身邊都沒有用，看都不看我一眼。」

羅菩提道：「這不是好事嗎？證明他們已經改過自新了。」

莎妮道：「不會這麼快，山主以色相來考驗他們的爲人，完全是針對着人性的弱點，即使眞正悔改的人，也不能做到全然無動於衷的程度，這完全是一種反常的表現，我才擔心起來，大姐看看這是什麼原故吧？」

薩玲娜略作沉思才道：「山主不在，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故，倒頗難應付，莎妮！妳叫他們提前收工，帶他們沐浴去，同時妳們也參加。」

莎妮一怔道：「那不是要舉行革心甄試了嗎？大部份的姐妹都不在，這怎麼分配得開呢？」

薩玲娜想想道：「革心甄試有七情六慾十三關，今天自然無法舉行，我們祇作個初步測試好了。」

莎妮答應而去。

薩玲娜道：「羅大哥，群囚反常必有緣故，藏龍池之會就在旦夕，關係尤大，所以我一定要弄個清楚，師姐不在山上，萬一有事，希望你能幫忙！」

羅菩提道：「我對你們的情形完全不清楚……」

薩玲娜道：「沒關係，你看看就會明白的。」

羅菩提點點頭，沒多說。

薩玲娜又道：「現在我們先到監視亭去，萬一有變，我們能應付的，自然不敢勞駕，萬一應付不了時，還望大哥鼎力相助。」

羅菩提爲了好奇，倒是滿口答應。

薩玲娜遂陪他先回到居處，請他將兵器帶上，她自己也換了一身勁裝，腰纏軟劍，肩掛長弓，箭囊中插滿了鵰翎長箭，手執蠻刀，腿肚上雙插兩支匕首，腰帶上還密密的佩上一排柳葉飛刀。

羅菩提笑道：「妳一身都披掛上兵器幹嗎？」

薩玲娜正色道：「我必須帶這麼多，因爲到時祇有我一個人有兵器，還不一定夠用呢！羅大哥，你用什麼暗器？」

羅菩提道：「我從不用暗器。」

薩玲娜輕嘆道：「大哥是光明磊落的俠士，自然不屑如此，可是要處身在這批窮兇惡極的暴徒之間，就不得不多加提防。」

話落，笑笑又道：「我也不能太勉强羅大哥，祇能請你幫個忙，替我帶着這幾筒弩箭，等使用時再交給我好了。」

說着將手中所提的小包打開，裡面是七八支圓形的鋼筒，粗若鴨卵，長約尺許，羅菩提拿起一支來看看，但見這圓筒一端如同蓮蓬，開有十個小圓孔，每個圓孔中都揷着一支雪亮的箭簇，後端則有兩個按鍵。

四

薩玲娜解釋道：「這一黑一白兩個按鍵是發射鈕，筒中有彈機發弩，黑鍵按下，則十弩次第射出，手鬆弩止，全看需要而定。白鍵按下，則十弩齊發，弩箭鐵桿鋼翼，勁可穿石，簇尖喂有麻藥，射中人後，立刻昏迷，十弩所射的方向都不同，如果一齊發射，可遠及二十丈，三十丈方圓之內，絕難倖免，除非是絕頂高手，習過內家勁氣，才不受威脅，尋常金鐘罩、鐵布衫等護身功夫，都當不起他一射，羅大哥要不要兩支在手頭？」

羅菩提忙道：「我不要，這東西太凌厲了。」

薩玲娜笑道：「這是師姐發明的。」

羅菩提道：「何山主眞是了不起。」

薩玲娜道：「這些原來是爲馴服猛獸之用，但用來對付這些凶徒也很有效，大哥不肯用就替我保管一下，等我發出通知時，迅速抛出給每人一支，我的雙手都分不開。」

羅菩提自是不便推辭，正準備包起來。

薩玲娜道：「這東西按鍵十分靈捷，一觸卽發，包在一起大危險了，大哥還是別在腰帶上，使尖端向下，以策安全，正因爲携帶不太方便，我不敢多拿，否則應該每人分配一支才

是。」

羅菩提遂將八支鋼筒一一插好，前後各四支恰可周身，略留一手可探的空隙，多一筒就太擠了，也會影響他彎腰的行動了。

薩玲娜道：「我們快去吧！可不能躭誤了。」

兩人再度出門時，那個莎莎也一身勁裝，披掛一如薩玲娜，等候在門口。

薩玲娜一揮手，也沒說什麼，她就跟在後面走着。

疾行一陣，穿越一條山洞，來到一處空曠的岩穴內，那就是所謂的監視亭了，實際上却祇有一道横簷，蓋住一條石櫈而已。

流水由横簷頂上滑過，掛成一條匹練似的大瀑布，由裡看出去，目前歷歷，外面却看不進來。

瀑布寬有兩丈多，高約四丈，天光透過水簾照進來，腳下却是一面平湖似的水潭，除了落瀑之處，水泡盪漾，漣漪波展。

稍遠處就一平如鏡，潭水並不深，約可及人腰處，水清見底，舖着一方方的白石，這是個藉天工、半由人爲的大浴池。

薩玲娜道：「羅大哥！在我們蠻區，男女禮防極嚴，一池裡裸浴乃屬常事，習以爲常，倒不會有什麼越軌的行爲，但在漢人眼中就不同了，師姐以此來作爲禁囚德性的初步甄試，因此少時姐妹們的行爲可能稍稍放縱一點，但皆出之自然，希望你勿以淫邪視之。」

羅菩提笑道：「何山主的設想高人一等，用心尤善，我對之祇有敬佩，怎敢妄以習俗爲準而置評呢！」

說着，但見莎妮等十數個女孩子押着一群大漢來了，都是赤着上身，汗如雨下。

莎妮高聲道：「因爲大家今天工作很賣勁，奉山主諭，特准提前休息，你們下去洗個澡，就可以回去休息了，山主說你們如果像今天這麼安份，在短時間內就可以放你們出去，自由自在了。」

那群大漢爲數約四五十名，個個神情木然，對她的話似乎沒聽見。

莎妮道：「快下去吧！這本是我們的浴池，爲了嘉奬你們的工作辛勤，才給你們使用，洗的時候不准脫衣服，行動規矩些，別忘了山主的誡條。」

那群大漢魚貫入水。

由於潭水清涼，在暑熱操作之後，自然特別舒服。

那群大漢，一個個臉上都流露出舒坦的神色，在水簾後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薩玲娜輕吁了一口氣道：「我還以爲山主在離山之時，爲了怕他們生事，給他們服了迷爽神智的藥物呢！現在看他們的神智都很清楚……」

莎莎道：「山主如果要這麼做，一定會先告訴大姐的。」

薩玲娜點點頭道：「是啊！我想山主不會忘記告訴我的，但又怕她因爲事情太忙而忽略了！」

莎莎道：「山主行事十分精細，從無忽略……」

薩玲娜一嘆道：「我倒寧願是她疏忽了，現在看這些傢伙個個都不痴呆，我倒是擔心起來了。

他們突然變得馴服，必然有特殊的原故，如果不找出來，痲煩就大了，如果再過一兩天我們都走了，發生了什麼事……」

羅菩提道：「假如我們都走了，倒不會發生事故了，我認爲這變化剛好在藏龍池會前發作，目的無他，就是牽制何山主無法去取珍……」

薩玲娜驚道：「對！到底是羅大哥久歷江湖，思慮比我們週密，羅大哥看有什麼方法對付嗎？」

羅菩提道：「要知道因何而生變，才能作應付的打算，這些人既然受到了嚴格的控制，突然敢作別舉，自然是有所憑持，他們對性命還是看得很重的，絕不敢捨命相拚，薩姑娘，在控制上是否會有問題呢？」

薩玲娜道：「不會的。」

羅菩提道：「妳這麼有把握？」

薩玲娜道：「當然，制命的蠱毒是師祖親手調製，解方祇有我一個人知道，而且山中的人也不會有異心的。」

羅菩提想了想道：「問題不出在內部，就一定是外來的。」

薩玲娜道：「那更不可能了，谷中禁制之嚴，羅大哥你是知道的，絕不可能會有人偷偷潛入……」

羅菩提道：「薩姑娘，不是我說句狂話，劉老丈把山道上設防的情形對我說了，對一般的江湖人自然是夠了。

但對八奇一類的好手，却未必有效，何況這山上不過是奇門生尅的陣圖佈設而已，我存心想闖進來，勉強是可以做到的。」

薩玲娜聞言不由一驚，沉思了片刻後，才道：「羅大哥！我相信你的話，我們等着瞧吧！當他們的本性流露的時候，蠱毒立會生效，如果制不住他們的話，就是你的話說對了。」

羅菩提道：「那究竟是什麼蠱毒呢？」

薩玲娜道：「是一種專制人慾的蠱毒，謂之桃花蠱，受到者祇要一個控制不住自己，激動眞陽，毒入經脈，立可制命，何師姐所羈禁的這些惡徒，大都是奸淫好色之徒，所以才用這個方法來懲誡他們。」

羅菩提點點頭道：「以其之惡而懲其罪，這倒是很合情理，但人慾之興，有時是出於天賦的衝動。」

薩玲娜道：「所以每天才給他們服一次解藥，這解藥不能制蠱，却可以抑制天然的慾興的。

但是藥性極微，一半還是要靠他們自己爲之抑制，萬一他們獸性發作時，藥性壓不住，

就會因爲內火焚心而死，幾年來死了不少人，那是他們自作自受，但是也確實改變了不少人！」

這時在池邊的莎妮道：「天氣太熱了，我們也下去洗洗吧，大家退開一點，把中間空出來。」

幾十名大漢都退到四週，圍成一圈。

莎妮首先領頭脫下了上衣，群女繼而效尤。

她們的衣服本來就少，很快就脫光了，赤着上身，搖着一雙雙的豐乳，然後彎腰脫去皮靴，走下水裡。

肌膚欺霜賽雪，襯着碧波，形成一幅活色生香，美妙無比的圖畫，那些大漢們有幾個已經看呆了，但仍能控制自己，只有目光中現出野性的饑色。

到了池中，莎妮等女孩子毫無避忌，載浮載沉的洗了一陣，動作姿勢都很自然，却有一股撩人的情態。

薩玲娜看了看道：「是有點不太對勁，平常這時候，一定會有幾個人忍耐不住而喪命，他們居然憋得住。」

群女洗了一陣後，又回到岸上，一身水淋淋的，短裙上直往下滴水，她們不先忙着晒衣服，却將披肩的秀髮打開曝晒。

莎妮道：「難得他們這麼老實，大概是山主的感化收了效，這短裙着了水，受熱後就縮了，貼在身上怪難受的，我們乾脆也脫下晒一晒吧！」

說着解下束圍，脫掉短裙，裡面祇有一條極薄極短，白綢短褲，長不及股，上不及腰，緊貼在身上，內色透明，藏毫隱約，尤見撩人，那些大漢們有一小部份已控制不住自己，躍躍欲動，却爲他們的同伴阻止了。

群女也起而效尤，一起脫掉了短裙，曝晒在石上。

然後有四五個女子乾脆將短褲也除下了，蹲在池邊搓洗，這下子變成完全赤裸，妙相畢裎，再加上體態健美，玉腿修長，細腰豐臀，嬝嬝娜娜。

終於有幾個大漢受不了誘惑了。

一個粗壯魁偉的漢子首先吼了一聲，從水中縱起，動作十分靈捷，撲向一個女孩子，跟着他之後，又是四五個大漢跳了上來，各撲向一個對象。

莎妮搶起長鞭，朝首先發動的那個漢子大聲喝道：「齊野東，你是不想活了，快給我滾回去。」

刷的一鞭抽下來，可是這個齊野東的漢子武功十分了得，一臂攬住一個女孩子，一手疾探，奪住了鞭梢。

齊野東哈哈大笑道：「媽的，老子受妳們這些騷娘們的氣也夠了！今天非要好好報復妳們一下不可。來！大家上！」

池中有一個較爲老年的漢子叫道：「齊兄，兩三年都忍了，何必爭此一刻呢，忍一下到

晚上再說吧！」

齊野東大笑道：「瞿俊！老子可忍不住了，這批小娘們兒脫得精光的在眼前晃，再不動心就不是人了！

算了吧！早晚都要發動的，何必還要等晚上呢？現在正是機會，何妙容不在山上，咱們還方便一點。」

那個叫瞿俊的中年漢子道：「齊兄，我們跟人約好的，要到晚上再發動，就是爲了困住何妙容。」

齊野東笑道：「晚上何妙容也不一定回來，今天咱們吃下了那一顆解毒的藥丸後，行動已經表現失常，引起她們起疑了，等到晚上，說不定她們已先有了防備，反而動不成了，來吧！反正已經動了，再掩飾也來不及了，倒不如先把這些小娘們兒身上殺殺火，佔了百花山等何妙容前來吧！」

瞿俊聽了也沒辦法，嘆了口氣，道：「好吧！一不做，二不休，大家可別忘了闖首領的吩咐，這幾個小娘兒們樂完了，一個也不能放過，然後再把那個叫做薩玲娜的小娘們也給做了。」

他說完之後，池中的大漢紛紛跳上岸來，反而採取包圍形勢，困住群女。

莎妮力奪長鞭不逞，丟下了長鞭，反身去搶兵刃。

齊野東的動作很快，一鞭捲去，將她的腳纏住，拖翻在地，將自己所擒住的那個女孩子

推給別人。

然後，過去按住莎妮笑道：「媽的，就是妳這個小娘們最兇，兩年來老子不知挨了妳多少鞭子，今天該老子侍候妳了。」

那十幾個女孩子也紛紛被他們擒住按倒。

水簾後的羅菩提忍耐不住，正想出去。

薩玲娜將他拉住道：「等一下，莎妮她們的武功不錯，是故意被他們制住的，等着聽聽看是怎麼回事，那個闖首領又是誰？」

羅菩提道：「還會有誰，必然是虎嘯客闖千里，此人擅長鬼影飄風身法，來去無跡，一定是他悄悄摸進來，跟這批傢伙取得了連繫，妳沒聽他們說晚上就要發動了嗎？再不出去，就有人要受糟塌了！」

薩玲娜道：「還不至於，這裡面就是齊野東和瞿俊厲害一點，另外還有五六個好手，其餘的都不足爲道，莎妮她們雖力敵不足，但也不會受凌辱的。」

果然有一個猴急一點的漢子，拉下自己的中衣就想霸王硬上弓。

但那些女孩子翻滾掙扎，始終不讓他們近身，有一兩個胯下還挨了一腳重的，痛得就地亂跳。

莎妮叫道：「齊野東，不要命的就碰我一下看看，別忘了你們身中山主的桃花蠱，一動色心就會送命的。」

齊野東哈哈大笑道：「小婊子，昨天夜間，閻首領就悄悄摸了進來，替我們把蠱毒都給解了。」

莎妮道：「閻首領是誰？」

齊野東道：「鼎鼎大名的虎嘯客閻千里，他也是咱們八荒綠林道的首領，有他老人家出頭，還怕妳們這些小婊子嗎？

連何妙容在內也不行，本來昨夜就想制住妳們的，但因為前兩天來的那個小伙子可能是八奇之一的玉面修羅，閻首領怕一人應付不了，約好去邀請幫手，今夜再舉事，但老子可等不及了，現在就拿妳殺殺火。」

莎妮聞言，想知道的都知道了，急於脫身，一腿捺陰踢出，齊野東略往後退，莎妮正待滾開，那知道她的腳上還纏着長鞭，被齊野東一扯，又拉了過去，伸指一戳，點中了她的穴道。

齊野東得意的哈哈大笑道：「小婊子，這下子還看妳强去，老子慢慢的收拾妳，總有妳痛快的。」

說着抱起莎妮，正待離去。

瞿俊急忙阻止他道：「齊兄，現在可不能隨便走動，還有那個薩玲娜跟姓羅的那小子在呢！」

齊野東道：「咱們這麼多人，還怕兩個嫩貨？」

瞿俊道：「齊兄，羅菩提名列八奇，非等閒之輩，連閻首領都不敢造次，我們還是小心點的好。」

齊野東道：「遲早都是要碰一碰的，事情已經做了，也等不到晚上，咱們不能老泡在這兒吧？」

瞿俊道：「那當然是不行了，可是現在不能落單，等大家樂過了，再集中一起去對付那兩個。」

齊野東道：「當着這麼多人，怎麼幹事兒？」

瞿俊道：「只好將就一點了！」

齊野東道：「那多沒趣。」

瞿俊道：「我們的目的不是圖一時的痛快，百花山的女孩子多得很，等把何妙容收拾後隨你老兄高興，帶上幾個回去慢慢享受吧！」

齊野東想了一下，才將莎妮往地下一拋道：「老子給你這一說也沒有勁兒了，讓給別人去樂吧！

不過我把話說在前面，那個薩玲娜可不准人動她，老子是定下了，那小妞兒一身細皮白肉，老子睡在夢裡都忘不了。」

瞿俊笑了一笑道：「那當然了，這小妞兒是何妙容的師妹，除了齊兄之外，別人也制服不了吧！」

齊野東哈哈大笑，又朝那些大漢道：「你們眞是飯桶，連幾個小娘兒們都制服不了，還想找樂子呢！」

舉步上前，手指連戳，出手又快又準。

片刻工夫，把幾十個女孩子都點住了，才笑道：「你們快樂吧！樂完了跟我一起找薩玲娜去，那時可輪到我樂了。」

監視亭中的莎莎道：「大姐，是時候了！」

薩玲娜道：「不錯！羅大哥，我先出去，你等一下再出來，莎莎，帶兩支箭筒，跟我一起出去。」

莎莎向羅菩提要了兩支箭筒，衝破水簾，飛身而出，直落岸邊。

莎莎雙手揚筒，鐵翼箭出如蝗，四五十名大漢有十幾名都中箭倒下，躺地不動，其餘的則連忙搶起諸女留下的兵器，凝勢備戰。

齊野東一見大笑道：「小妹子，老子正想着妳呢！妳竟自己送上來了。」

薩玲娜怒叱一聲道：「該死的囚徒，死到臨頭，還敢說這種混帳話，本姑娘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齊野東哈哈大笑道：「小妹子，妳別兇，何妙容那蕩婦加在我們身上的禁制，已經解除了，我們可不怕妳了。」

薩玲娜怒叱進擊，揮劍直撲。

齊野東長鞭捲起，一下子纏在她的劍柄之上，將劍奪了去，大笑道：「小妹子，妳難道還不知道老子的外號叫神鞭手，有這支皮鞭，連何妙容我都不懼，何況是妳小妹子呢！乖乖的來吧！」

長鞭又捲過來，這次薩玲娜有了戒心，迅速彎腰，避過了那一鞭，順手拔出靴筒子上的一對短劍。

齊野東長鞭三度捲來時，她收劍一抵，鞭梢將雙劍一起纏住。

薩玲娜用力一拖一挑，鞭斷成三截。

原來她這一對短劍却是斬金削鐵的寶刄，齊野東臉色大變，丈長的鞭子只剩下一半，可是他一掄一揮，呼呼直響道：「小妹子，妳的傢伙利，却幫了我的忙，老子的鞭越短却是越來勁。」

運鞭如風，採取了抽擊的方式，不再去纏她的短劍。

鞭式勁厲精奇，薩玲娜的雙劍雖利，却削不到鞭上去，而且還要躲開他的急攻，一時竟落了下風。

瞿俊搖動一支奪來的劍，攻向莎莎，同時向旁邊的漢子們道：「大家上，擺平了這個娘們再說。」

那群漢子手中有了十幾支劍，各自舞動攻上，還分出一半去攻擊薩玲娜，兩女的情勢更形危急了。

幸好薩玲娜身上的暗器多，邊戰邊將腰間的柳葉刀發出，勢疾手準，或穿胸，或穿喉，莎莎也同時發作。

沒有多大工夫，兩個女子的飛刀都發完了，那些大漢也剩下不到十人，却更爲驃悍，想來都是高手了。

羅菩提再也忍耐不住了，厲聲喝道：「大膽賊子，竟然以衆欺寡，圍攻兩個女子，羅某眞替你們感到羞恥。」

聲到、人到、劍到！

青芒閃處，但聽一片慘呼之聲，除了五六個人之外，其餘的漢子都飲劍倒地，但却沒有送命的。

那是他宅心仁厚，劍下不忍施殺手，受傷倒地的漢子多半是腕間中劍，拋下了兵刃。

剩下的漢子不過五六個，却都是一流高手，自然連齊野東瞿俊在內，但這邊祇有男女三人，仍少了一半。

齊野東一揮半截長鞭道：「你就是玉面修羅嗎？」

羅菩提淡然點頭道：「不錯！你既然聽過賤名，自然也知道羅某手中這支菩提劍有多少斤兩。

你自已估計一下，如果接得下，不妨放手一拚，否則就乖乖的束手就擒，我知道你們祇是受人煽惑，保證不傷你們的性命就是。」

齊野東頓了一頓才道：「玉面修羅，雖然你名列八奇，但比起來，你的年紀最輕，功力在於修爲……」

羅菩提一笑道：「這麼說你們認爲足堪一戰了。」

齊野東忙又搖頭道：「不！我們自知技業太差，不是你的對手，但八奇俱已齊集蠻荒，制你的人多得很，事不關己，你又何必擠進來插一手，幫這些化外番女來欺負自己人呢？」

羅菩提哈哈一笑道：「羅某行事對人但知是非善惡，不分漢夷，你這個自已人未免太捧自己了，羅某不敢高攀。」

齊野東被這兩句話損的又羞又怒，厲聲道：「姓羅的，你看不起我們沒關係，因爲我們確是不如你，但到了今晚……」

羅菩提淡淡的道：「我聽你們說了，今天晚上你們與什麼聞頭領商量好了，要裡應外合夾攻，那個聞頭領想必就是虎嘯行者聞千里，此人雖然名列八奇，却只是綠林盜寇的角色而已。」

齊野東憤然道：「聞老大是綠林四十八旱寨的總瓢把子，本身的技業不必說了，他手下的能人也多如牛毛。

何況更與水道盟主飛龍劍客凌雲霄聯上了手，今天晚上準備掃平百花山，直搗百獸谷，就算何妙容那娘們在，也擋不住這等聲勢，何況祇有你們這幾個人，你想想，這犯得上嗎？」

羅菩提一聽飛龍凌雲霄也聯上了手，這就是綠林水陸兩路合起來了，確是非同小可，心

中微微一怔。
薩玲娜忍不住道：「笑話，百花山豈是你們任意橫行之地，你在山中服了幾年的苦役，該知道本山佈防之嚴。」
齊野東哈哈笑道：「妳別以爲有多了不起，聞老大昨天來過了，還替我們解了惑毒，妳們可會發現嗎？百花山那點玩意兒，困困我們還可以……」
羅善提微笑道：「既然聞千里可以來去自如，爲什麼昨天不把你們救出去呢？一定等今天晚上再來？」
齊野東道：「聞老大昨天來踩踩路，今天準備大舉出動，要把你們一舉消滅，所以才讓你們多活一天。」
羅善提將劍一擺道：「來得再多也不在乎，羅某的這一支劍就足可應付你們了，如果你們此刻束手就擒，也許還有機會能看見我降龍伏虎的手段，否則，我只好先超渡了你們再說了！」
齊野東道：「羅善提，你一定要跟我們作對？」
羅善提道：「羅某蒙何山主待如上賓，自然不能眼看着你們騷擾她的家園，少不得要爲她盡點心。」
齊野東剛才已領略到羅善提一劍之威，再者也懾於八奇威名，聞言心中猶豫不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瞿俊與兩三個好手却不耐煩的道：「齊兄！怕他作甚，我們人多出一倍呢！這小子不過仗着他師門的餘蔭，才得名列八奇，手底下未必怎麼樣。
何妙容祇是利用蠱術制住我們，論眞功夫，未必能强過我們，連何妙容尙且不懼，還怕這小伙子幹嗎？」
他們幾人都已從莎妮等人處奪得了兵器，一湧上前，刀劍齊發。
薩玲娜與莎莎都各接住二人展開拚鬥。
瞿俊與齊野東則合戰羅善提，九個人分成三堆厮殺開來。
薩玲娜以一敵二，差可平手。
莎莎則不行了，因爲這五六個人都是川滇雲貴一帶成名巨寇，武功高强，出手凌厲，羅善提看看情形不對，奮起神威，劍勢突盛，寒芒閃處，首先將瞿俊的一腕削斷，跟着劍勢平拍，擊中齊野東頂門，把他打昏過去，然後身形捲進去，劍指併發，纏戰莎莎的兩人，一個斷臂，一個中指倒地。
剎那間，他已閃電般制倒了四人，與薩玲娜交手的兩個人看看情形不對，連忙放下兵器束手投降。
羅善提沉着臉走過去喝問道：「你們兩人叫什麼名字？」
薩玲娜道：「這兩人是川中雙惡，一個叫丁泰，一個叫丁和，都是惡性重大的採花强盜，師姐將他們擒了來，拘役兩年，仍不知悔改，羅大哥，乾脆殺掉算了！」

羅菩提道：「薩姑娘，何山主當時既然不殺死他們，許以自新之途，現在又何必要殺他們呢？」

薩玲娜道：「那要怎麼辦呢？我們的人手已經不足了，還要應付今夜的突擊，這些人個個藝業不凡，蠱毒又被解了，我實在沒辦法再控制他們。」

羅菩提想想道：「交給我好了！」

說完在丁泰、丁和身上戳了幾指，然後道：「你們中的是我菩提禪院中獨門制穴手法，現在有什麼感想沒有？」

那二人互相對覷了一眼，然後搖搖頭。

羅菩提一笑道：「我師尊佛門心腸，對人從不下殺手，這菩提指對你們的行動毫無妨碍，就是不能提眞氣動武，不信你們試試看。」

丁泰首先暗下一運氣，立刻皺起眉頭，痛苦萬分地鬆了口氣。

羅菩提笑道：「你們知道厲害了吧？現在乖乖的聽我吩咐，把受傷的人扶起來，給他們止血裹傷。」

丁氏兄弟不敢違拗，把斷腕折臂痛昏倒地的瞿俊與另一人扶了起來，先閉住經脈，使流血停止，動作十分熟練。

羅菩提則叫莎莎把莎妮等女孩子一一救醒，然後問薩玲娜道：「有什麼隱蔽的地方，可以把這些人都關起來的。」

薩玲娜道：「有的，石牢內可以關住他們，那是一個死洞，洞口埋着炸藥，用一個人看守就行了，只要他們敢有所動作，只要一按機鈕，就可以把他們活埋在裡面。」

羅菩提道：「那倒不必，我把他們每個人都用菩提指封住氣血，限制他們不能動武就行了。」

說着在數十名大漢身上，每人都戳了兩下，然後道：「把他們都弄醒過來，押進石牢裡鎖上門就行了，根本用不着派人看守，諒他們也不敢蠢動。」

薩玲娜道：「羅大哥，你這指法能解嗎？」

羅菩提道：「不能，連我都解不了，這是沒辦法的。」

丁和忍不住道：「那我們永遠也不能用武了。」

羅菩提道：「那倒不是，只要你們安份守己，一個月內不運氣行功，指法自動會消失，所以你們老老實實的就一個月吧！我會替你們講情，在這一個月內，免除你們的苦工，至於一個月後如何處置你們，那是何山主的事了。」

薩玲娜道：「停止一個月苦工是沒關係的，就怕他們不老實，又要自己找死，過兩天我們又不在……」

羅菩提笑道：「妳放心好了，這一個月內他們老實得很，稍微用點力，就會導致氣血逆行，痛苦萬分。」

我對付那十惡不赦之徒，都是用這個方法，靈得很呢！現在可以押他們走了，傷重的叫

人背着走，同時給他們醫藥。」

莎妮狠狠地道：「這些人死不足惜，還給他們醫療！」

羅菩提微笑道：「話不能這麼說，他們到底也是人，受了傷就該給他們醫治，餓了給他們吃，這都是應該的。」

薩玲娜道：「莎妮，照羅大俠的吩咐。」

莎妮指揮衆女，押着那些人走了。

薩玲娜道：「今天幸虧大哥在此，否則眞不得了。」

羅菩提道：「這是應該效勞的，幸虧發現得早，假如挨到晚上，裡應外合，倒眞是不可收拾了！薩姑娘，何山主在那裡？妳能找到嗎？」

薩玲娜搖頭道：「師姐的行踪我一向不過問，這時候找她可難了，羅大哥，你也沒辦法應付嗎？」

羅菩提道：「龍飛虎嘯如果衹來其一，我還可以撐一下，就怕他們兩個人聯手一起來，就難以兼顧了。」

薩玲娜苦着臉道：「那也沒辦法，我們衹好盡力一拚了。」

羅菩提搖搖頭苦笑道：「拚不是辦法，就算妳我兩個人可以擋住龍飛虎嘯，其他的人可擋不住那批兇神惡煞，她們的武功底子實在太差了，何山主爲什麼不好好訓練、調教她們一下呢？」

薩玲娜苦笑道：「這批女孩子生長荒山，個個都不知天高地厚，師姐不敢授以上乘武功，就是怕控制不了。

因此除了幾個人外，其他都只稍知技擊，目前在山上，只有莎妮與莎莎可以跟人動動手罷了，羅大哥看該怎麼應付？」

羅菩提目視莎莎，似乎有所不便言。

薩玲娜笑道：「羅大哥別以爲她剛才連那兩個傢伙都應付不了，她要放開手的話，那兩個人早就沒命了。」

莎莎道：「百花信使有十二花魁，薩大姐是魁中之首，技藝自然高出我們很多，而我們十二姐妹也都練成了二十四番花信風劍，總計二十四手，每手都是殺着，劍出見血，絕無虛招。

薩大姐吩咐過，看羅大哥仁心爲懷，最忌殺戳，非至萬不得已時，不准施展，所以剛才我不敢使出來。」

羅菩提笑道：「我說呢！何山主把精銳全都帶走了，祇留下這幾個人，用來鎮壓那些人都嫌不足……」

薩玲娜道：「不過龍虎聯手的話，帶來的人一定也不是庸手，靠我們這幾個人還是不夠的。」

羅菩提道：「只要能撐得住一下，也就差不多了，我想他們志在奪寶，到這兒來不過是

想騷擾一下，使何山主心懸兩地而已。

如果到了這兒，發現何山主並不在，而我們的抵抗力量並不薄弱的話，他們自會知難而退的。」

薩玲娜道：「不！他們的目的是在闖進後面的百獸谷，傷害我母親，不讓我母親去幫師姐的忙。」

羅善提微微一怔道：「令堂不是走火入魔，行動不便嗎？」

薩玲娜道：「是的，但家母的武功仍在，必要時仍可一拚，雖然她是師姐的師尊，但她對師姐仍存着主屬之分的觀念，祇要師姐開口，她是萬死不辭的。」

羅善提道：「何山主不致如此吧？」

「是的，師姐不會這麼做。」

「那不就好了？」

薩玲娜皺皺眉道：「但他們不會相信，所以才不肯放過此地，否則他們明知師姐不在山上，何必來生事呢？」

羅善提想了一下道：「那祇好盡力一拚了，必要時我們據守山口，不讓他們去侵犯令堂，其他地方，祇好由他們去胡鬧了，反正也守不住。」

薩玲娜道：「羅大哥，我去請示一下家母……」

羅善提連忙道：「不可以，何山主既然已有過禁制，妳就應該遵守，絕對不能違反她的

規定。」

薩玲娜道：「我是不敢去的，但你可以去，你不是本山的人，自然不必受約束，你進去見家母，告訴她外面的情況很緊急，她或許會有退敵之法。」

羅善提搖搖頭道：「何山主臨行之前並沒有說我有進百獸谷的特權，我也不應魯莽行事才對，還是照我的辦法實行堅守吧！妳可以把尚能一戰的人集中在百獸谷前的空地上，其他不管用的人，乾脆遣散了，叫她們躲起來，免得白送了性命，我相信我們的力量退敵不足，自衞還是夠的。」

薩玲娜的本意是讓羅善提見她母親一面的，但羅善提堅持不答應，她也沒辦法了，只得着手去佈置一切。

羅善提却十分從容地回到自己的房中，繼續看書。

到了將近黃昏之際，薩玲娜又來了，看見他如此悠閒，不由欽佩道：「羅大哥，你的涵養眞好，還看得下書。」

羅善提笑道：「急也沒有用，祇會徒亂方寸，我是從寺院中出來的，只學會了一個靜字，哦！妳都安排好了嗎？」

薩玲娜苦笑道：「也沒什麼好安排的，我祇選了六個可以單獨作戰的，其餘的都叫她們下山去了。

此外，我把守山的神虎放了四頭在路上，另外還集了二十頭神猿巡守四面，這些都是百

獸谷中的警衞，除了神虎偶爾可以動用外，照例都是不許的，但今天情況特殊，我向家母借了出來。」

羅菩提忙問道：「妳見過令堂了？」

薩玲娜搖搖頭道：「沒有，家母雖然足不出谷，但是百花山中的事却瞭如指掌，有小玉爲她稟報一切。」

羅菩提道：「小玉是誰？」

薩玲娜笑道：「小玉是一隻通靈的鸚鵡，師祖時就豢養着了，牠能作人言，也能像人一樣地思想。

牠把情形報告家母後，家母命牠出來問我有什麼需要，我記住大哥的囑咐，不敢驚動她老人家，祇作了那些要求。」

「這些猿虎能作戰鬥之用嗎？」

「像大哥這樣的高手，自然不足以敵，但牠們都受過技擊訓練，身手矯捷，比一般江湖武師强多了。」

羅菩提想想又問道：「令堂知道我來了嗎？」

薩玲娜笑道：「小玉是隻很多嘴的傢伙，相信牠一定說了，但家母並沒有特別的指示，不知是何緣故？」

羅菩提笑道：「也許令堂不願接見外人。」

薩玲娜道：「不會的，平常她對外面來人都很注意，師姐在百花山招待外人時，家母她都問得很詳細，有時還把師姐召進去指示一番，這次對大哥……」

羅菩提一笑道：「她對何山主十分尊重，何山主既然沒有向令堂提及，她自然就不便接見我。」

薩玲娜有點歉然地說道：「可能是如此吧！羅大哥，你可千萬別介意，家母絕不是故意失禮的，她老人家從沒有與外人接觸過，何況她也不知道你認識她的故人，否則她一定會接見……」

羅菩提忙截口道：「我也不認識，妳那天提起她畫像上的詩句，我彷彿聽誰唸過，但始終沒想起那個人來。」

薩玲娜輕輕一嘆道：「祇可惜現在事忙，而且我也無法見到家母，不然的話，我倒要向家母提一提。」

羅菩提道：「等把藏龍池的事忙過再說吧！」

薩玲娜點點頭道：「是的，這次的關係太大了，事前我沒有想到師姐的生死也關係在此一舉，何況家母的痼疾也仗着龍血來治療，萬萬不能失誤的，如果能順利得手，家母也不必終年困在百獸谷中。等那時再談吧！」

三人來到外面，一逕向百獸谷口走去。

莎妮率着另外六個女孩子，都是一身勁裝，如臨大敵的等候着。

薩玲娜道：「就這幾個人了，大哥看如何支配才好？」

羅菩提看了一下道：「妳們都太緊張了，把身上不必要的東西都卸下去，只留一支劍就夠了，弓箭暗器都用不着！

今天要來的人都不是庸手，完全要靠眞功夫迎敵的，那些東西帶在身上反而累贅，大家把心情放輕鬆點，最好穿上便裝，行動也靈便一點。」

薩玲娜擔心的道：「她們的武功都不行，這些勁裝在重要部位都內嵌有鋼片，可以有防身的作用。」

羅菩提笑道：「這樣反而不安全，來人都是高手，佩甲也未必能擋住攻擊，她們全身披掛，對方只有揀咽喉處下手，一擊便會致命，倒不如敞開門戶，最多落個輕傷而已，不管敵人多兇狠，他們多半是成名人物，功力懸殊時，他們不屑下殺手，越放鬆越安全。」

薩玲娜想想道：「羅大哥說的有理，妳們卸裝。」

於是，莎妮等人都卸下了裝備。

她們依然是短裙嵌肩，腰下一口長劍。

羅菩提笑道：「這樣好多了，但看妳們一個個麗質天生，來人也不忍心辣手摧花，美麗的女孩子以天然的條件作防禦，尤勝於堅甲厲兵。」

薩玲娜笑道：「大哥平常拘謹，今天怎麼風趣起來了！」

羅菩提笑了一笑道：「我在面臨大敵之時，總是力求輕鬆，這倒並不是說我修養功夫到

家，而是我天性如此，所以家師說我殺氣太重，不適合作出家人，否則早就爲我落髮剃度了。」

薩玲娜一怔道：「這是怎麼說呢？我雖然不懂禪機，但也知道佛門首重清淨無爲，大哥的修養不是正合此道嗎？」

羅菩提一笑道：「妳錯了，我平常不大喜歡傷人，那是受家師的薰陶，我本性中殺性很重的，胸中殺機萌起，外表上也越平靜，這是我的性向，外人稱爲玉面修羅也是此故，阿修羅是佛典中的報應神，玉面是說我外表太冷，這樣的一個人，那裡會像是一個出家人的材料呢？」

「大哥今夜準備大開殺戒嗎？」

「那倒不一定，要看情形而言，我不喜歡殺人，更不喜歡被人殺死，遇到有人想致我死命而也有能力致我於死命時，我出手絕不姑息自誤，所以我闖盪江湖多年，雖然沒有濫殺無度，但劍下也飽沃惡人之血，不在少數。」

薩玲娜怔了一怔才道：「我沒想到大哥還有這一種性格，在師姐的口中，大哥是慈心佛膽的俠士。」

羅菩提哈哈一笑道：「不能太信傳言，外面說起蠻荒聖女何妙容時，還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紅粉女魔頭呢！

實際上並不如此，眞正佛心慈面的人，就不能稱爲俠士了，俠者一定是持武逞豪的，唯

一可告慰的是我還沒有妄殺一人而已，但絕不是濟世渡人的菩薩。」

薩玲娜嫣然一笑道：「大哥還有什麼吩咐？」

羅菩提道：「吩咐不敢當，我只有一個請求，從早上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東西果腹，實在餓得難受。」

薩玲娜連忙道：「那眞是太抱歉了，我們都忙着應付備戰，竟忘了這回事了，莎莎，快去準備吃的東西。」

羅菩提道：「今宵清風明月，當此佳會，不可無酒，最好能帶張毯子來，鋪在這草地上面，飛觴醉月，美人如玉，痛飲一醉，此生無憾矣！」

薩玲娜又是一怔道：「大哥還有閒情喝酒？」

羅菩提大笑道：「平常我是不大喜歡飲酒，今夜不知何故，酒興特濃，可能是爲了妳們的原故吧！在月光下看妳們一個個不施脂粉，麗質天生，美得如天仙臨凡似的。」

薩玲娜含有深意地望他一眼，突然微笑着道：「羅大哥，今天才明白這一個俠字與豪字的眞意，大敵當前而不減豪情，才是俠士本色，我那樣緊張，實在是太沉不住氣了，於事也無補。」

羅菩提低聲道：「薩姑娘，其實我內心比妳還緊張，龍飛虎嘯我都沒會過，但他們成名都在我之前，我毫無一點取勝的把握。

但我這樣裝作也是有道理的，正因爲大家都沒會過，他們對我也莫測高深，我越表現得

從容，他們越擔心，今夜的情形，比當年諸葛武侯守空城差不多，背水一戰，生死難卜，但把握住一個穩字，就先佔三分勝機。」

薩玲娜欽佩地道：「我懂了，羅大哥，我有生以來，沒有出過蠻疆一步，該學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說着，莎莎已捧了一大堆東西來了，一張獸皮褥子，一大袋的百花香露，以及各式的乾脯果品。

另外一個是食盒，裡面裝了七八樣冷餚，一一放好後才笑道：「我兩隻手拿不了，忘了帶杯筷來了。」

薩玲娜笑道：「沒有帶湯的菜，何必要筷子呢？大家用手抓吧！連酒杯都不必用，就着袋口喝，大哥不嫌髒吧？」

羅菩提微微一笑道：「什麼話！香口餘瀝，未飲已足消魂，我求之不可得，就怕妳們嫌我髒。」

薩玲娜格格嬌笑，幫着把果菜放好。

然後招呼莎妮道：「妳們也沒吃東西，就一起坐下來吃吧！」

莎妮帶着那六個女孩子雖然坐下了，神色間還顯得有點拘束。

羅菩提笑笑道：「放自然點，拿出妳們在山下酒店裡的那付無拘無束的豪情來，喝酒怕不痛快。」

在羅菩提的連聲催促，以及薩玲娜的示意下，她們漸漸地自然了。

酒袋數傳，雖然表現得都很自然，但她們心裡都明白，這是暴風雨之前故作的平靜。一則爲安定本身的情緒，一則也爲了做給人家看的，所以大家都不敢盡情地喝，只是淺嘗即止而已。

羅菩提低聲道：「量大的人不妨多喝一點，酒能助興，也能壯膽，妳們初臨大敵，心情一定是緊張的，但是那爲動手的大忌，只要不喝醉就行。」

在他的鼓舞下，那些女孩子才開始大口地喝。

莎妮與另一個叫露露的女孩子量最大，一大袋酒喝掉半袋，她們的臉上已微微呈現了酡紅，嬌艷欲滴。

但這時遠處傳來了一陣陣的虎嘯聲，證明敵人已經臨境，接觸上了。

莎莎立刻握劍起立道：「來了！」

薩玲娜見羅菩提不動聲色，瞪了他一眼道：「來了就來了，我們都不急，妳在窮急些什麼？」

莎莎祇得又坐了下來。

羅菩提却朗聲大笑道：「痛快！痛快！現在就欠醉臥美人膝一點情調了。」

薩玲娜笑道：「羅大哥，我不算美人，但你如不嫌棄的話，就在我膝上躺一躺如何？」

羅菩提果眞倒了下來，頭枕在她膝蓋上。

這時虎嘯更厲，間而夾着幾聲猿啼。

薩玲娜也微感焦急地道：「大哥，來人已經闖進百花山了，守山神虎傷了兩頭，但撲殺了四個人，現正在谷口跟神猿對纏着。」

羅菩提却笑道：「薩玲娜，我還想喝酒，却懶得起來，能不能用妳的香唇玉口，喂我一口佳釀。」

薩玲娜怔了一怔，但仍含了一口酒，彎腰湊在羅菩提嘴前，正待渡過去，羅菩提却低聲道：「別動，就這個樣子，來人已經接近我們的身畔了，就躲在那塊大石的後面，態度放自然些！」

薩玲娜不禁一怔。

羅菩提又道：「來人身手極高，必須出其不意而擊之，他可能想搶進百獸谷去，交給我好了，到時候妳們都不要攔阻他，把妳的腰帶解下來，放在我手邊，我要利用上面的飛刀，記住，做得要自然，莫引起他們的注意與懷疑，同時要配合我的行動。」

薩玲娜點點頭。

羅菩提醉態大發，竟然伸手攬住她的頸項，一隻手在她的身上撫摸着。

薩玲娜妮聲道：「羅大哥，你這樣摸得我癢死了！」

羅菩提醉語含糊地道：「妳癢我更癢，明知玉骨冰肌，隔着這層皮衣，總是令我搔不到癢處之感。」

薩玲娜嬌羞地笑道：「讓我脫掉它好不好？」

羅菩提高興的忙說道：「好，當然好，馬上就要展開一場大廝殺了，拚將一死酬紅顏，我總要多得到一點。」

五

薩玲娜笑笑道：「那可得要快一點，谷口虎嘯猿啼，已經十分緊急，恐怕敵人很快就要過來了。」

邊說邊輕解羅紗，將上身脫了下來，連帶將扣滿飛刀的皮帶也解鬆了，丟在他手邊，僅穿着一件薄薄的紗衣，還裸露着一雙藕臂，羅菩提將手撫在她的嫩臂上，不勝依依，這時已有四五條人影飛撲過來。

莎莎實在忍不住道：「敵人已經來了！」

羅菩提仍躺着道：「有幾個人？」

「五個。四個頭陀，一個高個子。」

羅菩提道：「那只是虎嘯行者手下的四大天㑹，叫做呼風喚雨，登天入地，別看他們外號叫得響亮，實際上却是一批酒囊飯袋，不值得我出手，妳們隨便應付一下好了，等聞千里來了之後，妳再告訴我。」

那五個人來到兩三丈前站定。

因爲羅菩提擁美醉臥，似若無睹，倒是不敢輕進。

那高個子的漢子叫道：「玉面修羅，你死到臨頭，還在這兒做你的風流夢！」

羅菩提頭也不抬，也不看對方，只是淡淡在問道：「說話的人是誰，是飛龍劍客凌雲霄嗎？」

那大漢冷冷的說道：「龍盟主會到這種地方來，豈不是太自貶身價了，連阮太爺來都太抬舉你們了。」

羅菩提閉着眼睛道：「江湖上沒姓阮的這一號。」

那大漢怒道：「放屁！你小子不過是仗着佛印那老禿子的光，才得擠名八奇之列，我阮青虛出道的時候，你還在娘胎裡呢？快起來，讓阮太爺宰了你。」

羅菩提一笑道：「我想起來了，凌雲霄手下有三條泥鰍一條虫，你就是那個叫飛天蜈蚣的傢伙吧！

泥鰍不成材，到底還是在水裡混的，你飛天蜈蚣可投錯了門路，儘管你外號叫得兇，但在水道裡，你有翅難展，難怪無法出頭，祇能在內三堂裡混，好處撈不到，送命的事才會輪到你。」

飛天蜈蚣阮青虛是水道內三堂的總堂主，在黑道上是響噹噹的角色，却被羅菩提貶得一文不值，臉上怎掛得下，但他心裡也懼玉面修羅的盛名，不敢造次，厲聲道：「姓羅的，因為聽說你在百花山上，凌盟主才叫阮太爺前來招呼你，快起來！鬥鬥阮太爺這柄追魂刀如何？」

他的刀鋒上滿是鋸齒，又大又厚，足見他臂力驚人。

可是羅菩提依然不加理會道：「龍飛虎嘯雖然浪得虛名，還是菩薩蠻上的人物，值得我一鬥。

像你這種二流角色，我看都懶得看一眼，薩玲娜，都是那個齊野東信口胡說，說什麼龍飛虎嘯今天都會來，才把我們引到此地來等着，早知道是這些角色，我乾脆在屋子裡陪妳喝酒談心了！」

薩玲娜一笑道：「大哥，你也別怪我，凌雲霄與聞千里總有一個來了，否則憑這些活寶也闖不進我們的百花山，在半路上就會被守山神虎解決掉了。」

阮青虛忍不住叫道：「放屁，那些畜生有什麼了不起！」

薩玲娜道：「沒什麼了不起，你們來了十個人，有一半死在虎口之下，而我們的守山神虎僅傷了兩頭而已。

我想還是凌雲霄或聞千里自己出手，光憑你們這幾塊料，連谷口都進不了，你還敢在我面前吹牛。」

阮青虛不禁一怔，他們自以為來得十分秘密，却不想全被料中了。

到現在為止，還有幾個人為神猿所阻，無法抽身。

今天前來的都是黑道中的高手，全是頂尖兒的人物，沒想到連對方一個人影未見，已經折了一半。

他們已經摸到地牢中，也會見了齊野東瞿俊他們，知道那些人行藏已露，被禁制住了，

裡應外合的計劃已經失效。

但因爲聽說山上實力也不强，僅只羅菩提一人較難應付而已，所以才逞勇一拚，那知到了此地，見羅菩提祇帶了六個女孩子在此飲酒作樂，根本沒把他們當回事，心中犯了嘀咕，未免有點猶豫。

同來的虎嘯手下四大天尊却因爲另有計劃，呼風天尊忍不住道：「阮首領，我們的目的是搗毀百獸谷，破壞何妙容的龍鬚草，你在這兒儘跟他們嚕嗦些什麼，咱們衝過去算了！」

阮青虛道：「我們事先分配好了，應付玉面修羅是水道負責，谷口就在眼前。」

喚雨天尊道：「可是羅菩提擋着路。」

阮青虛一笑道：「他擋着路，可沒擋着各位，如果他出手阻攔，在下自會應付，你放心過去吧！」

呼風天尊道：「閣下應付得了嗎？」

阮青虛道：「那是我的事，不勞費心。」

登天天尊道：「如果閣下應付不了就是我們的事了，出發以前，我們就告訴過凌盟主，請他多派高手，最好自己也來一趟，他却置之不理，除了閣下之外，儘是些飯桶，還沒進山就折損了一半，眞不知你們是何居心？」

阮青虛也怒道：「進擾百花山只是應你們聞老總的請求，對我們全無好處，你們聞老總自己不來，却想叫我們盟主親臨，這筆帳是如何算起？我承認今天同來的幾個弟兄差勁些，

但是水道高手要留在藏龍池畔出力，拚在此地却不太划算，你們儘想佔便宜，水道就該吃虧不成。」

呼風天尊怒道：「怎麼是我們佔便宜，毀了何妙容的龍鬚草，對大家都有好處，閣下這麼說未免太不夠意思了。」

阮青虛一笑道：「笑話，凌盟主已經有了龍鬚草，只怪你們聞老總自己不愼，把到手的龍鬚草弄丟了，逼得非來此强取不可，陪你們來此已經是天大的人情，我們就是撒手不管，你又能拿我怎麼樣？」

入地天尊見他們言語說僵了，忙打圓場道：「阮兄，我們水旱兩道雖然各掌了一部份實力，但白道中人一直沒放過我們，相形之下，我們仍是佔下風，如果我們再不合作，豈不更削弱自己力量嗎？」

阮青虛冷笑連連道：「說的是啊！如果我們不想合作，也不必跑這一趟了，這完全是幫忙的性質。」

入地天尊道：「也不能完全說是幫忙，如果我們聞大哥得不到龍鬚草，藏龍池畔屠龍之舉，誰都不得安穩，旱道這次已傾全力來到此地，想打發我們走只怕不太容易吧？」

阮青虛冷冷道：「水道來的人也不少，只是犯不着用在這個地方而已，等到了藏龍池，我們決不會輸人的。」

入地天尊忍住性子道：「我們知道水道人才濟濟，但覬覦龍肝的並不只我們兩方，如果

到時候我們兩邊拚起來，豈不白便宜了他人，因此聞大哥必須取回龍鬚草，使我們有相等的機會，才能全力對付那些人。」

阮青虛道：「正因爲如此，凌盟主才答應派我們前來幫忙牽掣羅菩提，盟主吩咐除此以外，不得多管別人的事。」

入地天尊道：「可是姓羅的就在前面擋着路。」

阮青虛一笑道：「不錯，但路寬得很，他一個人擋不住，等他有阻攔之意時，我自會出手應付。」

入地天尊道：「就憑閣下一個人嗎？」

阮青虛道：「這可不能怪我，你們聞老大昨天說好了的，齊野東瞿俊等那一夥人到時候都可以裡應外合的，所以我們不必帶太多的人手，現在出了問題，我們已經白白賠了幾名弟兄……」

入地天尊道：「那些話都不必說了，問題是阮兄到底能不能把姓羅的對付下來，這可是你們答應的。」

阮青虛道：「我們可沒有說能將羅菩提給擺平，就是叫你們聞老總來，祇怕也不見得辦得了，我只負責將羅菩提牽制住幾個回合，讓你們撲進谷口去，以後的事我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入地天尊道：「那算什麼，他追進來搗亂呢？」

阮青虛道：「不會的，你我都知道得很清楚，百獸谷是何妙容的禁地，除了她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不准進去的，羅菩提既是她的客人，絕不會去觸犯她的禁令追進谷去。」

入地天尊笑道：「阮兄能擔保嗎？」

阮青虛道：「我擔保什麼，商量的時候，你們聞老總與凌盟主都在場，這是他們自己說的，閣下也聽見了，確實與否也不用我來負責，我憑什麼擔保呢？」

入地天尊無可奈何的一擺手道：「這兒還有幾個女的呢！」

阮青虛笑道：「那也不關我的事，我的弟兄如果不出事，或許還能幫一點忙，你們設計錯誤，未能控制局勢，害他們送了命，更不能歸咎於我了。」

入地天尊生氣道：「好吧，一切都歸我們負責，但我們進谷時，受了羅菩提的阻攔，阮兄總該負責吧？」

阮青虛道：「可以，但我只攔三招，以後我就不管了，三招之後，你們仍進不去，也怪不了我，所以我才遲遲不出手，就是留下一個最有利的時候，以便各位行動。」

四大天尊私下一商量，突然展開行動，分成四路撲上。

莎妮等四個女孩子立刻起身攔截。

但這四名綠林巨寇的武功非凡，手上都是使的霸王鞭，勢沉力猛，幾個照面，就把她們逼開了。

莎莎與薩玲娜立刻補上，但也祇能纏住兩個人。

登天入地已向谷口奔去。

羅菩提地下一長身，劍飛人到，一招兩發，硬把他們擋了回來。

入地天尊大叫道：「阮兄，現在你怎麼說？」

阮青虛一擺鋸齒刀衝上前叫道：「交給我，記住，只有三招，三招之後，我就要撤退了。」

他的刀法勁厲，第一招就將羅菩提的長劍壓住，登天入地不肯放棄機會，又飛快的朝谷口撲去。

那是兩道岸壁夾縫處，開了一個小小的窄口，兩個人才到入口處，岸壁上嗤嗤連聲，撲下四道黑影，原來是兩頭高大如人的巨猿。

牠們不但動作迅速，而且還精諳技擊之道，兩頭猿纏住一個人，動作靈捷異常，硬是纏得他們無法入內。

薩玲娜獨鬥呼風天尊，莎妮等同伴被喚雨天尊的長鞭擊中肩腿等處，受傷倒地，祇有她與莎莎還在捨命苦拚。

這時羅菩提已將長劍脫出。

阮青虛又舉刀攻上，利用鋸齒鎖住他的劍鋒叫道：「這是第二招了，我的能耐祇能支持三招，以後我想攔也攔不住了。」

四大天尊都很着急，但他們又都被纏住無法脫身。

正在這時候，石後拔起一條人影，疾若閃電，直往谷口射去，谷中立刻又突出兩頭巨猿要阻那人的去路。

但那人的武功極爲了得，雙掌猛揮，居然將兩頭巨猿打得飛了出去，繼續往谷口處猛撲過去。

羅菩提驀爾抽劍，身子倒竄而出，凌空往那人頭上罩去，口中喝道：「退回來！」

那人身子一挫，單掌揚出，居然將羅菩提的劍勢震偏，口中喝道：「不見得，你小子給我滾到一邊去。」

羅菩提一劍劈空，那人趁勢舉掌抓到。

羅菩提眼看着他的掌勢壓到，撩手一拳擊出，拳掌相接，那人哇的一聲大吼，身子連翻退出，掌心處揷着亮晃晃的一支短刀。

那是羅菩提暗藏在手中的，直到拳掌相接，才突地吐出刀鋒，刺傷了那人，他落地站穩後，首先拔出掌上的短刀，察看了一下，確定刀上沒有毒，才將刀擲下怒吼道：「姓羅的，你居然敢暗算洒家。」

那人生得豹頭濶額，繞腮亂虬，頭上的長髮用一道金環扣住，是個頭陀打扮，兇惡異常，四大天尊一見那人現身，立刻停止了戰鬥，連忙圍上去，入地天尊急急問道：「聞大哥，你的手沒關係吧？」

羅菩提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是虎嘯行者聞千里，失敬，失敬！早知閣下光臨，我就遠

出相迎了。」

聞千里怒吼道：「臭小子，你還是八奇中的人物，居然敢用暗算的手段，簡直丟盡了八奇的臉。」

羅菩提淡然道：「列名八奇，非吾所願，更沒有把它當作一件光榮的事，閣下如果有辦法把我踢出八奇之外，我是感激之至，因爲八奇中除了兩三人外，都是鷄鳴狗盜，舉止猥穢的小人，羅某實羞與爲伍。」

聞千里更爲暴怒，厲聲叫道：「小子，你說誰是鷄鳴狗盜之徒，你說說清楚，否則洒家要你好看。」

羅菩提哼了一聲道：「你就是其中一個。」

聞千里幾乎要跳起來，鬚眉皆張，怒不可遏。

羅菩提含笑道：「我們今日才初會，我論人從不以耳代目，過去我對你從未作任何置評過，完全以今天的印象而定。

第一、你趁着何山主不在山上，私下帶人前來刼取龍鬚草，這已經夠丟人的了，我知道你要來，特地在此恭候，你却連面都不敢露，偷偷地躲在暗處，鬼鬼祟祟，那有一點名家風度，我說你鷄鳴狗盜，難道還寃枉了你不成？」

聞千里被他說得有點不好意思，强自辯解道：「洒家早就想到了，見你跟那妞兒打得火熱，不好意思打擾。」

羅菩提微微一笑道：「你若是個正人君子，就該君子到底，爲什麼後來又現身了呢？可見你根本言不由衷，分明是想偷偷地潛入百獸谷盜取龍鬚草而已，何必說得好聽。」

聞千里惱羞成怒，厲聲叫道：「是又怎麼樣，洒家幹的是黑道營生，江湖上公開掛了號的，可是洒家絕不會暗算。」

羅菩提一笑道：「剛才那一刀能叫做暗算嗎？我們正面交手，我是直接用短刀刺進你手掌的。」

聞千里叫道：「洒家練就虎威神掌，功發時刀劍不傷，如果你手中早亮出兵器，洒家怎會受傷？」

羅菩提一笑道：「我右手執着長劍，明明告訴你我是有兵器的，那祇怪你粗心，怎能想不到我另一手也可能有兵器呢？

再說，你如光明正大叫陣挑戰，我自然也交待得清清楚楚，你乍然現身，連招呼都不打一個，對突來侵犯的盜賊，我就是使用暗器對付你也不過份。」

聞千里爲之語塞。

半晌，他才道：「姓羅的，洒家念你同是八奇榜上人物，不想在這種場合上跟你拚鬥，留待藏龍池畔八奇聚首時再好好地幹一場，今天你要阻撓洒家取草，那可說不得了，只有在今天打發了你。」

羅菩提擺劍一笑道：「這才像句話，羅某受何山主之託代爲鎮山，有我在此，誰都別想

進百獸谷一步。」

聞千里氣得又想撲上去動手。

入地天尊忙道：「大哥，您的左手受了傷，洩了氣，可不能再用功了。」

聞千里從腰間解下一支覇王鞭道：「笑話，虎威神掌不能使，洒家這支鞭可不在乎，難道還怕他不成！」

他的鞭與四大天尊所使的形式完全一樣，只是粗了一倍，握手處有鵝卵大小，也祇有他大如蒲扇的手掌才能抓得住。

鞭分二十四節，每節用鋼筍挈住，如同四肢的關節一般，可曲可伸，鞭身上還帶着狼牙般的鋼刺，不但是件重兵器，而且還能破各種護身眞氣，十分驚人，但羅菩提凜然不懼，凝勢以待。

入地天尊又道：「大哥，我們今天以取草爲主，何必跟他硬拚呢！您自己來了最好，不如將他交給兄弟們對付，您直接搶進谷去吧！」

聞千里冷笑道：「你們行嗎？」

入地天尊道：「這個……」

聞千里冷哼道：「連幾頭畜牲都對付不了，還想對付姓羅的？」

入地天尊不好意思的道：「兄弟們實在沒有想到這些畜牲會如此的難纏，唯其如此，才請大哥闖谷較佳。」

聞千里想了一下，點點頭道：「也好，你們四個人一起上！」

薩玲娜與莎莎、莎妮正待上前幫忙。

羅菩提却退後兩步道：「妳們別過來，薩玲娜，妳帶着神猿守好門戶，據我所知，來人好像還不止此，似乎還有厲害人物守候在側。」

薩玲娜微微一怔。

那四頭神猿中有一頭向她吱吱直叫。

薩玲娜驚道：「不錯！還有三個人，從側面翻進來的，武功很高，二十頭神猿，被來人點倒了十四頭，牠們看情形不對，才趕緊撤回守住谷口的。」

阮青虛聞言笑道：「那一定是咱們凌盟主來了！」

聞千里也欣然色喜道：「我說呢！凌兄跟我說得好好的，今天出全力支持，一定要得手，怎會袖手不管呢！」

羅菩提笑道：「凌雲霄跟你是一路的貨，既然來了，也不敢公開出來見人，我們知道他就躲在附近，等着看你的笑話呢！他已有了龍鬚草，還會爲你拚命嗎？」

聞千里聞言一怔，立刻高聲叫了起來，道：「凌兄，如果你眞的是存着這個心，就太不夠意思了，洒家如果得不到龍鬚草，後天在藏龍池畔，可第一個跟你沒完沒了，你這算是什麼朋友？」

話聲才落，半空中人影飄落，是三個中年漢子。

前面一人神情威猛，微微一笑道：「聞兄，你眞沉不住氣，兄弟答應幫忙了，豈有半途撤手的道理。」

聞千里一見來人，便道：「那你爲什麼不出來？」

飛龍劍客微笑道：「玉面修羅雖名列八奇，到底是個後生末進，你我二人爲水陸兩路領袖，龍虎聯手對付一個小伙子，傳出去還能混嗎？」

聞千里道：「洒家不管，如果洒家得不到龍鬚草，以後江湖上更沒有得混了，你來得正好，這小子交給你了！」

凌雲霄淡淡一笑道：「沒問題，不過聞兄進谷還得多加小心，據諸葛老兒說，谷中那老婆子是何妙容的師父，雖因走火入魔行動不便，但武功仍很辣手。」

聞千里道：「那不關你的事，洒家如果連個殘廢的老婆子都對付不了，還能在藏龍池畔參加屠龍之舉嗎？」

凌雲霄笑笑道：「那就好了，這外面的事都交給兄弟好了，聞兄你帶着四大天尊直搗百獸谷去。」

他輕輕一點身子，已閃到羅菩提的面前。

飛龍劍客當眞名不虛傳，輕身功夫曼妙無比，而且出劍犀利，劍光一閃，就將羅菩提罩住，展開搏鬥。

凌雲霄身後的兩個漢子都展開長劍，一人敵住薩玲娜，一人雙戰莎莎與莎妮。

阮青虛則擺動鋸齒刀，將四頭神猿迫得團團直轉。

凌雲霄手下果然不凡，一共才四個人，却能分戰四人四猿，毫無遜色，四大天尊看在眼中，不禁略具愧色。

薩玲娜見自己這邊的人手全被牽制住了，心中大急，劍發如風，同時還叫莎莎和莎妮盡出殺手。

怎奈凌雲霄帶來的兩個漢子俱是水道中的絕頂高手，也是羅菩提所說的三條泥鰍一條虫中的兩人。

三條泥鰍是羅菩提故意損他們的。

這三個人俱以蛟爲號，鬧海蛟俞元慶，翻江蛟俞元壽是兄弟二人，也是凌雲霄最得力的左右臂，還有一個潛水蛟茅清智，則是水道中的智囊，今夜却沒有來。

俞氏兄弟兩支劍，僅略遜於凌雲霄而已，所以任憑三個女孩子精招迭出，仍然被他們封得死死的。

凌雲霄一支劍對羅菩提倒未敢鬆懈，攻勢雖厲，却並不太認眞，多半是採取游鬥的方式，而羅菩提也十分沉穩，守住谷口中心不讓凌雲霄將他引開。

四大天尊衝到附近，却因爲羅菩提的劍勢仍可以威脅到他們，不敢輕進。

聞千里不耐地道：「快進去！」

呼風喚雨受催之後，一擺覇王鞭，從左右兩側突進。

羅菩提忽地一滾身，凌雲霄刺了個空，他的劍勢突漲，寒光急掠，呼風喚雨腿上中劍，喚雨雖然跳起躲開了，但羅菩提一揚手，又是一柄短刀飛出，釘在他的臂彎上穿透過去，痛得他將手中的霸王鞭都丟掉了。

聞千里急得大叫道：「凌兄，這是怎麼說？」

凌雲霄見羅菩提在與自己對手之際，仍能分身傷人，臉上大感無光，歉然道：「兄弟沒防到這小子如此狡猾，下次一定盯緊他，絕不給他出手的機會了。」

語畢劍勢突緊，將羅菩提圈在劍光中。

登天入地不放過這大好機會，立刻搶身急進，才到谷口，羅菩提喝了一聲：「躺下來，我不叫走，誰敢過去！」

根本不知道他是如何出手的，但見四支飛刀釘在兩人腿彎上，痛得他們倒地抱腿亂滾亂叫。

聞千里急怒狂吼，舞鞭直進，雙戰羅菩提。

由於他鞭長力沉，羅菩提祇以靈巧的身形閃避，不跟他鬥力，可是他的鞭勢太急，連凌雲霄都得躲着他一點。

凌雲霄邊戰邊叫道：「聞兄！你儘管進谷，這兒不用你管，這小子的飛刀手法太絕，連我都管不住。

但你一身氣功無敵，可以不受威脅，兄弟負責他脫不出身去妨碍聞兄的事，聞兄何必在這兒拚命呢？」

聞千里眼見四個得力手下全都帶傷，氣紅了眼，厲聲吼道：「洒家寧可不要龍鬚草，也要斃了這小子。」

凌雲霄先是一怔，繼而想想道：「也好，龍鬚草雖是屠龍的必須之物，但聽說其他幾個人都有，即使不從此地取得，你我聯手在別人身上撈過來也是一樣，倒是這小子如此難纏，有他幫着何妙容，藏龍池畔，又多了一重障碍。

咱們不如先把他解決了也好，祇是這樣打法可不行，聞兄把我的劍勢也擋住了，我們必須另想辦法。」

聞千里道：「你下去，洒家一個人對付他。」

凌雲霄想想道：「也好！聞兄，這小子的劍路很像他那個禿子師父，但是穩健不足而凌厲過之。

你跟他交戰時要小心點，別急於求勝，否則反而會上他的當，最好是一招招的跟他硬幹，不過他的內力也不弱，你拚過了百招之後，再換我上來接替，咱們用車輪戰法，活活累死這小子。」

聞千里虎吼道：「對付這個毛頭小子還要用車輪戰法？」

凌雲霄撤劍退出一笑道：「這是兄弟的看法，聞兄如果不信，儘可以照自己的方法一試的，但兄弟要提醒聞兄一句……」

聞千里道：「什麼？」

凌雲霄道：「後天藏龍池畔才是重頭戲，聞兄如果受了點傷，對大家都不好，兄弟寧可與聞兄共享奇珍也不願讓別人分佔去，因爲我們水陸兩路，都是同路人。」

聞千里上來是想以凌厲的攻勢壓倒羅菩提的，但十幾招後，他連連遇險，幸仗內力深厚，經驗豐富而避過了。

他心中也開始暗暗佩服凌雲霄的觀察正確，改變了作風，一招一式，採取了硬砸硬拚，却不急於求勝了。

另一邊的俞元慶跟薩玲娜鬥得不分上下。

俞元壽已將莎妮刺傷，僅剩莎莎在拚命苦撐。

阮青虛劈倒了兩頭神猿，另兩頭竄入百獸谷中，只想阻止來人侵入，不敢再上前與敵人拚命了。

凌雲霄看了一下，笑道：「就這樣好，將她們收拾下來，最好別傷了她們的性命，百花山的女孩子個個貌美如花，武功也不錯，咱們的弟兄打光棍的還很多，把她們收降了回去，不但可以增强實力，而且也解決了弟兄們的家室問題，幹咱們這一行的想娶個會武的姑娘可不容易。」

聞千里與羅菩提鬥過百合後，羅菩提還不怎麼樣，聞千里却已累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了。

他不得不說道：「凌兄！你果然說得對，這小子難纏得緊，交給你接接手，洒家要喘口氣了。」

凌雲霄挑劍進去，替下聞千里笑道：「幸好今天先碰上這小子，如果是在藏龍池畔，祇怕沒好的機會呢！咱們宇內八奇雖沒會過，但認眞一較量，這小子排名一定在你我之上，小子，今天你認命了吧！」

羅菩提確實有點擔心，他不怕這兩個人中任何一個，以交手的情況來看，他勝一人有餘，但必須要在三四百招之後才能以耐力取勝，這種戰法對他太不利了，因此他一改劍勢，拚命搶攻。

凌雲霄却易攻爲守，封緊門戶，不讓他得逞，不跟他較勝負，給他有可乘之機。

好容易又挨過了一百多招，凌雲霄見聞千里休息得差不多了，笑笑道：「聞兄，換你上來，輪到我歇口氣了。」

聞千里一擺長鞭，正待進來，驀聞空中一聲清嘯，一條人影急落，攔在聞千里和凌雲霄的前面。

薩玲娜聽見嘯聲，歡聲叫道：「師姐，妳終於回來了！」

不但何妙容趕回來了，她手下的百花信使也同時回來了。

人影紛紛飄落，都是些手挺長劍，身着勁裝的女孩子，爲數約在十五六名之多。

劍影交錯，一半人幫助莎莎圍攻俞元壽，另一半人則攻向阮青虛。

這十幾人都是百花山上的精華，劍藝精深，立刻佔了上風，連帶着薩玲娜也提起了精神，劍勢突盛，逼得俞元慶連連退後。

然而最兇的還是何妙容，她的劍勢凌厲無比，將聞千里殺得左支右絀，狼狽不堪，倒是羅菩提將凌雲霄一劍震退後叫道：「山主來得正好，大家停下手來，先聽我說一句話好不好？」

凌雲霄見何妙容率衆趕回，情知今天絕對討不了好去，巴不得如此，趕忙喊道：「停下來！停下來！」

薩玲娜果然停了手，却恨恨的道：「羅大哥，這批傢伙趁着師姐不在前來搗亂，死有餘辜，絕不能放過他們。」

羅菩提却一笑道：「何必呢！得饒人處且饒人。」

何妙容滿臉怒色道：「饒不得，擅入百花山者必死無赦！」

聞千里也怒道：「何妙容，儘管妳百花山是龍潭虎穴，想殺死洒家還沒這麼容易，不信妳就試試看！」

何妙容正待揮劍攻上。

羅菩提却攔身擋住道：「山主能否賞我一個薄面，將今夜之事揭過？」

何妙容一怔道：「羅公子的意思要放過他們？」

羅菩提道：「是的，不但如此，我還請山主將所藏的龍鬚草送一本給聞千里，彌補他今夜的損失。」

何妙容更爲詫異道：「公子，這是什麼意思？」

羅菩提道：「這是我的請求，龍飛虎嘯潛入寶山固然不對，但他們的行爲還算守着江湖道義，祇傷了幾個人，沒有殺害一條性命，這點似尚可取。」

薩玲娜叫道：「羅大哥，你沒聽見凌雲霄剛才說的什麼話，他們不殺死姐妹們，根本沒安着好心。」

羅菩提道：「我聽見了，但他們對守山的虎猿也沒有下毒手，可見他們祇是講講而已，並不是眞的有此存心。」

何妙容見羅菩提居然爲敵人講情，心中實在不解，但是看看戰況，知道自己在沒趕回來之前，如非羅菩提撐着，實在不堪設想，而且羅菩提會這麼做，必然是有其他用意的，此時當然不便詢問。

何妙容頓了一下，才道：「百花山得以保全，完全是仗着公子的庇佑，公子有所指命，妙容自當遵從。」

羅菩提忙道：「山主這麼說，在下就不敢當了，在下祇是請求，准與不准仍由山主作決定。」

何妙容想想道：「好吧！龍飛虎嘯執掌綠林水陸兩道，雖有殺刼之舉，尚無淫色之惡，百花山最恨的是淫色之徒，既有羅公子說情，就放過他們吧！」

薩玲娜道：「山主，他們已窺知本山的秘密。」

何妙容笑道：「本山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薩玲娜道：「山道上的佈置全被他們摸清楚了。」

何妙容一嘆道：「他們能夠長驅直入，可見山道上的秘密毫無用處了，還有什麼好保留的。」

薩玲娜頓了一頓才道：「山道上的佈置對龍飛虎嘯是不生作用的，但對尋常的江湖人還有阻撓的作用，何況我們還囚禁着齊野東瞿俊那批人……」

何妙容雙眉一皺道：「這批好色的淫徒，犯了盜色採花之罪，才被我抓到山上來囚禁，不知悔改，仍然敢生出盜心，留之無益，回頭一起宰了，免得麻煩。」

羅菩提忙接口道：「何山主，在下再提一個請求，那些人雖然死有餘辜，但在山上感化多時，可能已有悔意。」

薩玲娜忙道：「羅大哥，白天在浴池之畔的醜態，你是親眼目睹的，他們何嘗有半點悔意。」

羅菩提淡淡的一笑說道：「我可要說句公平話了，那可怪不得他們，在此情此景之下，要他們無動於衷，那是絕對不可能的，如果用這種方法來決定一個人的善惡，世上就沒有好人了。」

薩玲娜道：「可是以前確有通過測試的人。」

羅菩提道：「我相信，那是何山主以藥物壓制了他們的人慾，久而久之，使他們雖坐對美色，亦失去了慾念，但這並不是眞正的改過，而是一種藥力的壓制過久所致……」

何妙容一笑道：「羅公子對我們的方法倒很清楚，但我可不同意公子的說法，從本主出去的人，仍然有娶妻生子的。」

羅菩提笑道：「那一定要等藥性慢慢消失後再恢復機能，可是現在囚禁的那批人不同，他們還沒有到達山主所規定的程度，一旦解除藥性的禁制，再加上美色的挑逗，怎能抑制本性呢？此乃人性之常，請山主法外施恩。」

何妙容皺眉道：「公子可是要我不殺他們，我並不想要他們的命，祇是他們的藥性已解，以後就很難控制。

尤其是兩天後，我們都要到藏龍池去，無法留下太多的人手來監視他們，如果他們又不安份起來，那可麻煩了！」

羅菩提道：「何不乾脆放了他們，交給聞千里帶走算了。」

何妙容道：「那不行。」

羅菩提道：「爲什麼？」

何妙容道：「他們的劣性未除。」

羅菩提笑道：「色淫乃萬惡之源，綠林道中也引以爲誡，我相信聞千里也會好好管束他們的。」

聞千里道：「這一點聞某可以保證，如果他們再犯，聞某定以幫規制裁，卽使現在，聞某也不會輕易饒過他們的。」

何妙容冷笑道：「你要是管得了，就用不着我多事了。」

聞千里略有愧色道：「何妙容，洒家管轄之下的三山五嶽十八寨，手下弟兄多至數萬人之多，自然不能一一都照顧到。

再說這批傢伙眞要是安份守己的，也不會厠身黑道了，幫規雖嚴，總有人偸偸犯法呀！洒家知道了，自然從嚴處置，不知道的，也祇好由他們胡鬧了。」

凌雲霄也道：「何妙容，別說我們要管這麼多人，妳這百花山才百來個人，妳又管得好嗎？

妳的百花信使在外面的作爲也不見得好到那裡，妳不妨去問問百花山附近百里之內的居民，對妳們有什麼口碑。」

何妙容臉色一變。

薩玲娜忙道：「山主，這是小妹的疏忽無能，羅大哥來了之後，對小妹頗多建議，小妹會好好管束……」

何妙容終於一嘆道：「好吧！全放走，一個也不留，祇是這批傢伙的行爲以後可得小心，若有再犯……」

羅菩提忙道：「若有再犯，無勞山主費心，我的劍也容不得他們，因爲這是我向山主求情的，我要負責。」

何妙容傲然一笑道：「不必誰負責，以後我也懶得費事去改造他們了，被我碰上就是一劍了帳！」

羅菩提連忙拱手道：「多謝山主成全，請山主人情做到底，將龍鬚草見賜一本，打發他們走吧！」

何妙容道：「那可辦不到。」

羅菩提急道：「山主……」

何妙容截斷他的話道：「這關係着藏龍池畔奪珍之爭，少一個好一個，我可不想多樹一個敵人。」

凌雲霄沉聲道：「沒有龍鬚草，我們決不走，何妙容，我們可不是怕妳，而是不願在此刻跟妳硬拚，要幹也得留到藏龍池畔，但是沒有龍鬚草，我們連奪珍的機會都沒有，這未免太窩囊了。」

何妙容道：「難道我還怕你們不成？」

說着，又要動起手來了。

羅菩提忙介身其中道：「山主，這是何苦呢？妳藏有龍鬚草，只有諸葛山眞一個人知道，所以才三番兩次，遣人前來跟妳搗蛋……」

何妙容笑道：「你以爲我怕嗎？叫他們來試試看好了。」

羅菩提一笑道：「山主當然不怕，羅某此刻就是不插手，相信山主也有應付之力，但諸葛山眞明明知道他們不易得手，還是唆使他們前來，必然是有用意的，山主何不往深處想想呢？」

何妙容道：「這兩個能成什麼氣候？」

羅菩提走前一步低聲道：「但他們的手下人衆多，得罪了他們，走到那兒都麻煩，諸葛山眞遣他們來送死，假如眞殺了他們，只怕後天藏龍池畔，我們將爲水陸兩道的綠林人糾纏住，讓別人坐收漁利了……」

何妙容想想，覺得果然有理。

這才取出一本龍鬚草丢給聞千里道：「拿去，有了龍鬚草，你未必就一定能取得藏珍，但爲公平起見，我願意給你一個機會。」

聞千里沒想到何妙容眞會給他，倒是有點不知所措。

頓了一頓，他才道：「何山主，贈草之情，洒家一定記在心裡，八奇聚集，藏龍池畔還有一場好戲，如果山主肯讓洒家分潤餘澤，洒家一定全力支持山主……」

何妙容剛要開口。

羅菩提已搶着道：「蟄龍身上，鱗骨甲肉，都是人間奇珍，何山主並不想一人獨吞，只要閣下肯鼎力合作，絕不會虧待你的。」

聞千里合掌道：「是！洒家謝過了。」

凌雲霄此時却說道：「山主不能厚彼薄此，龍鬚草若有剩餘，請分潤一本，讓敝人也碰碰機會！」

聞千里愕然道：「你不是已有了嗎？」

凌雲霄不好意思道：「我如果有了，何必還來惹麻煩！」

聞千里道：「諸葛老兒不是給了你一本嗎？」

凌雲霄道：「不錯！可是我的那一本到了苗疆之後，也不知怎的丢失了，所以我才來碰碰運氣。」

聞千里叫道：「你的也丢了，你爲什麼不說呢？」

凌雲霄笑道：「我到諸葛老兒那裡去，就是想說明這一件事，問他再討一本的，可是到了他那兒，聞兄已經先一步而去，既然聞兄要到這兒來取龍鬚草，兄弟又何必說出丢人的事呢！」

聞千里忿然道：「我說你怎會如此好心，肯幫我來奪草呢！原來你自己也存着私心，你這個人也眞夠奸的。」

凌雲霄訕笑道：「聞兄，宇內八奇，祇有咱們兩人是黑道領袖，放在咱們身邊的東西，居然會丢了，這個臉實在丢不起，所以兄弟也不開口了。」

聞千里氣呼呼的道：「媽的，你怕丢人，洒家就不怕了！」

凌雲霄笑道：「聞兄別生氣，你一個人丢臉總比兩個人丢臉好得多，何況兄弟未到時，

你已經說出來了。

兄弟要是再說出來，對聞兄的臉上並不能增加光彩，反而叫人把咱們水陸兩道都看輕，這又有什麼好處呢？」

羅菩提朝何妙容微微一笑，她也會意了。

於是又取出一本龍鬚草丟給凌雲霄，笑道：「兩位也是一代之傑，怎麼會被人從身邊把東西摸去了都不知道？」

凌雲霄臉上微紅道：「我們都是應諸葛山眞之邀而來的，他分贈龍鬚草時，說過祇有四本，我們每人一本，他自己留一本，還有一本給了不老神仙童叟南山子。」

聞千里叫道：「這一定是那老小子摸走了，祇有這小子毛手毛腳，有這個本事從我們身邊偸走東西。」

凌雲霄道：「我也懷疑過他，但想不到他這麼做的理由，他自己已有了一本，這玩意兒多了也沒用。」

何妙容一笑道：「怎麼沒用，童叟跟鐵劍萬年紅銀劍萬年青兩夫婦是好朋友，那兩口子也來了。

假如他們沒有龍鬚草，來這兒幹什麼？假如諸葛山眞沒有多餘的龍鬚草分給他們，南山子自然在二位身上打主意了。」

聞千里雙掌一拍道：「對哇！準是這老小子偸去給萬家夫婦了，可恨！洒家不宰了他們

才怪！」

何妙容笑道：「不到蟄龍出水的那一天，你找不到他們的，到了那一天，二位還是留着精神去從事屠龍之舉吧！別的事放到以後再說，現在我再告訴二位一個秘密，這龍鬚草的用法，二位可知道嗎？」

凌雲霄道：「諸葛老兒說過了。」

何妙容笑道：「他怎麼說？」

凌雲霄道：「他說祇要持着此草，才可以接近蟄龍的身邊，相機下手。」

何妙容道：「你們都受騙了……」

凌雲霄和聞千里齊都一怔。

羅菩提一怔道：「山主以前沒說呀？」

何妙容又道：「平時龍鬚草雖然可以接近蟄龍，可是龍身上那股腥氣，任何人都受不了的，必須前一天將草葉摘下放進口內嚼爛了吞下，才能抵住那股腥氣……」

何妙容道：「我也是碰見終年不醒常醉客之後才知道的，他要我趕回來，就是通知你們這件事的。

如果不趕早告訴你們一聲，使藥草的性能深入體內，一接近龍體兩丈之內，就會被那股腥氣薰得昏過去……」

羅菩提問道：「諸葛山眞不知道嗎？」

「怎麼不知道，這是他告訴南山子時，被常醉客偷聽去的，假如不揭示這個秘密，恐怕我們都要落空，讓他們兩人獨得藏珍了，這個老傢伙眞是可惡到頂。」

羅菩提不解道：「既然他擁有這個秘密，何必支使這麼多的人到藏龍池畔去呢？」

何妙容道：「他計算極精，就是能取得藏珍，也怕別的人向他下手，糾纏不已，所以才把大家都引到藏龍池畔，如果把大家都薰昏過去，他們就可以殺死所有的人，菩薩蠻上八奇最多祇剩三奇了。」

六

羅菩提道：「萬家雙劍也知道這個秘密了？」

何妙容道：「這倒不清楚，但是他們是南山子的生死之交，南山子既然知道了，想必會通知他們的。」

凌雲霄道：「我有點不明白，諸葛山眞既然打算要除去我們，爲什麼他還要給我們龍鬚草呢？」

何妙容道：「他並沒有給你們，只是在你們的手裡轉一轉，又叫南山子偷回去了，你們還是落了空。」

聞千里道：「可是他給我解方，叫我利用瞿俊那般人在山裡反起來，說句老實話，如果我們一定不肯罷休，存心一拚，山主不是及時回來，很可能會得手的。」

何妙容想想道：「他是希望你們得手的，你們不得手，就不可能接近蟄龍，也不會被蟄龍的腥氣薰倒，他以後還得另外設法對付你們，那不是多費手腳。」

兩個綠林梟雄臉上都現出了憤色。

最後聞千里一拱手道：「幸好羅老弟在這兒，也虧得山主寬宏大量，不計小怨，否則我們都叫那老狐狸給耍了。」

何妙容道：「藏龍池畔，大家還要各憑運氣，蟄龍內肝，關係我的生命，我是非得不可，其他的東西我不想一個人獨吞，但諸葛山眞可不會這麼大方，如果叫他得了手，分潤不得事小，連保命都不容易。」

羅菩提也道：「二位如果想順利分得藏珍，最好這兩天別跟諸葛山眞見面，萬一見到了他，也別說已取到龍鬚草，使他對二位暫時不存戒心……」

凌雲霄道：「這個我理會得，諸葛老兒雖猾，但凌某知道他的奸詐後，絕不會再去上他的當了！」

說完又歉然道：「冒昧攪擾貴山，凌某感到內疚萬分。」

何妙容笑道：「別客氣了，本山的人雖然受了傷，却沒有一個人喪了命，這也是二位手下留情。」

聞千里苦笑道：「諸葛老兒唆使我們前來奪草，我們也知道理虧，故而不敢輕易殺傷人命，山主威震蠻荒的盛名，我們多少還是顧忌的。」

何妙容看看四下的情形道：「你們的人也損傷不少，要不要在這兒療治一下，我的療傷藥還不錯。」

聞千里忙道：「不必了，我們的人受傷是常事，除非丟了腦袋，否則絕不會死的，打擾太多，我們告辭了！」

何妙容微微一笑道：「我們蠻荒女兒下蠱是出了名的，也難怪各位不放心，我也不便勉强了。」

聞千里忙道：「山主多心了，洒家不是爲別的，治傷的方法，我們有自己的一套，用藥要看個人的體質，山主的靈藥多半是爲女兒家所準備，對我們這些莽漢，恐怕效用差一點，再說我們也不敢多躭擱。」

凌雲霄道：「我們進來前已作了準備，如果超過兩個時辰不出去，恐怕外面的弟兄有所誤會。」

何妙容一怔道：「你們外面還有佈置嗎？」

凌雲霄坦誠地道：「實不相瞞，我們還有一批弟兄埋伏在山外，身携犀利的火器，如果超過時限，他們就不顧一切的發動，死傷就重了。」

何妙容道：「我怎麼沒看見人影呢？」

聞千里笑笑道：「山主，百花山佈防雖密，總有疏忽之處，我們進山時，根本沒有經過山道。」

何妙容道：「不經山道，還有路進來嗎？」

聞千里道：「爲酬報山主贈草之德，洒家把入山的地圖給山主吧！這是諸葛山眞所繪，由東邊貴山而入，不但隱蔽，而且還捷徑數倍，看來山主對這兒的形勢，還不如諸葛山眞熟悉呢！以後可得注意點。」

說着，取出一張地圖遞給何妙容。

何妙容接過一看，臉色微變，忙道：「謝謝聞頭領，以後我會注意的。」

於是聞千里與凌雲霄吩咐手下，將傷者或扶或揹，薩玲娜帶着他們，把齊野東和瞿俊那批人也放了出來。

羅菩提則爲那些人解開制穴手法，全部都送走了。

兩人回到書齋，看見何妙容正在凝視那張地圖。

羅菩提上前問道：「何山主，這張地圖果眞能直達百花山嗎？」

何妙容一嘆道：「是的，這是一條封閉的捷徑，可以不通過蠻區，直接到達百花山。」

薩玲娜吃驚道：「那還得了，諸葛山眞竟比我們還熟！」

何妙容一嘆道：「也不見得，這條捷徑我是知道的，但沒想到還有別人知道，看來世上眞沒有絕對的秘密。」

薩玲娜愕然張口欲言。

何妙容却笑道：「沒關係，百花山以後也不再封閉了，就讓那條路開放吧！羅公子，今天可眞要謝謝你了，如果不是你……」

羅菩提道：「這是應該的，我既然在這兒。」

何妙容道：「我謝的不是先前，而是我回來之後，如果不是你居間調解，依我的性情，絕不放過他們的，但如果我任性而行，整個百花山，連同百獸谷俱將毀於一旦了。」

薩玲娜不信道：「凌雲霄說得厲害，我就不信，憑他一點火器，就能把我們都毀了？」

何妙容道：「他倒不是過甚其詞，師妹，妳對這兒的地形是熟悉的，看這張地圖好了，這是半鏡湖。」

薩玲娜愕然道：「半鏡湖在我們上面，是我們的水源。」

何妙容道：「不錯，湖水在我們上面，祇有一道四五丈寬的岩峯隔斷，如果轟開這道岩峯，湖水傾瀉而下，我們這兒就會整個被湖水沖走了。」

薩玲娜道：「那是不可能的，四五丈寬的岩峯，要炸開來，勢非動用幾百個人工，化上幾天的時間。」

何妙容一笑道：「那是土法子，如果埋上十幾斤的炸藥，只要點上一把火，眨眼間，就可以把我們給毀了。」

羅菩提愕然道：「有這麼嚴重嗎？」

何妙容點點頭道：「是的，那條捷徑取道半鏡湖，雖然他們沒說，但我想一定是採取這種手段的。」

羅菩提想想道：「獻圖的是聞千里，我想他也不知道有此佈置，這必定是凌雲霄單方面的事。」

何妙容道：「是的，飛龍劍客是綠林道的首領，他本人與來的手下都精通水性，炸湖之後，對他們毫無影響，甚至於連聞千里的人都將陷在其中而不知道，否則他們也不會獻圖了，這才是對我們眞正的致命傷。」

二人都爲之默然。

良久後，薩玲娜才道：「凌雲霄這個人太陰險了，他剛才居然不說出來。」

何妙容道：「他當然不能說，否則聞千里不找他拚命才怪，設謀之際，恐怕是瞞着聞千里的，但凌雲霄也算不錯，他提出了警告，證明他尚無此意。」

默然片刻，何妙容笑道：「這也是羅公子厚以待人，才免去了我們一場刼難，如照我斬盡殺絕的做法，一定要留下他們，百花山就毀定了。」

羅菩提道：「我倒沒想得這麼多，我祇是覺得諸葛山眞唆使他們前來盜草，顯有借刀殺人之意，我們又何必代人作劊子手。

反正山主的龍鬚草已經摘取了下來，放在身邊也是多餘的，不如乾脆做個人情，說不定還能多一份助力。」

薩玲娜道：「那也不盡然吧！羅大哥出手的時候處處留情，四大天尊都祇是小受輕傷而已。」

羅菩提道：「以前我不是這樣的，初出江湖時，我妒惡如仇，殺氣很重，經家師多方訓誡，總算改了很多，除非是十惡不赦之徒，我很少再下殺手了。」

何妙容一嘆道：「胸養天機，無形中也爲自己化去了不少的兇險，以後我倒是要跟公子多學學。」

羅菩提忙道：「山主過奬了，羅某何德何能值得山主取法。」

薩玲娜望着他一笑道：「羅大哥，經過今天這兩次事變，我們都不算外人了，你跟山主也不必這麼客氣，不如就改稱大姐吧！山主、公子，這種稱呼實在太生份了！」

何妙容笑道：「我怎麼敢高攀呢？羅公子是八奇之首。」

羅菩提倒也乖覺，忙笑笑道：「大姐這麼說，叫兄弟如何敢當呢？八奇之稱，根本就是人家亂編的，排名的先後沒有標準，如以技業而論，大姐也不該在龍飛虎嘯之後。」

何妙容見他已改了口，遂也笑笑道：「羅兄弟倒不必自謙，八奇排名的先後雖無標準，但你列名首位却是當之無愧，我跟常醉客論及天下英雄人物，他對別人都不道可否，唯獨對兄弟特別讚賞，認爲你一手菩提劍，獨步天下固然難得，但你胸羅萬物，氣度恢宏尤爲難能可貴。」

羅菩提倒有點不好意思，訕然道：「常醉客先生遊戲人間，俠跡遍及天下，小弟對他仰慕得緊，唯憾無緣一識荊州，想不到這次竟能會晤了，他也是諸葛山眞邀來的？」

何妙容道：「不！他是自己來的，諸葛山眞知道他生性耿介，察事如神，什麼鬼把戲都騙不過他，怎麼敢找他。」

羅菩提道：「世傳他終年長醉不醒，是個酒糊塗，他倒是精明得很，這麼秘密的事都知道了。」

何妙容微笑答道：「他是借酒裝瘋，其實比誰都清醒，宇內八奇榜上的幾個邪道人物經常在他監視中，尤其注意諸葛山眞的行動，這個老滑頭假醫道欺世盜名，骨子裡專幹壞事，

常醉客是最清楚的，所以諸葛老兒南下蠻荒，他也跟着來了，諸葛老兒跟龍飛虎嘯密謀商議他全知道。」

薩玲娜道：「龍虎夜襲百花山他也知道嗎？」

何妙容一嘆道：「就是這一件事漏掉了，可能他們在密議之際，剛好是我找到常醉客談話的時候，否則我早就趕回來，絕對不讓他們踏入百花山一步。」

羅菩提一笑道：「也幸虧有此一漏，使龍飛、虎嘯跟我們化敵爲友，否則藏龍池畔，我們的敵人又多了兩個。」

何妙容想想道：「話雖如此說，但我們仍不敢樂觀，諸葛山眞拉攏了南山子，兼得萬家夫婦爲助，實力還是很强，何況那一天還不知有什麼厲害人物會來揷一手呢！」

薩玲娜道：「八奇榜上，我們已佔其五，還怕什麼？」

何妙容正色道：「所謂八奇，不過是剛好湊滿一闋菩薩蠻而已，並不是我們這八個人已經概括武林高手，別的不說，就以銀劍萬年青而言，技業之精，尚在乃夫之上。」

羅菩提道：「小弟今天還是第一次聽說其人，她的技業既然超越乃夫，爲什麼八奇榜上未列其名呢？」

何妙容道：「萬年紅的劍法是跟他妻子學的，他是入贅到萬家，所以連姓氏都改了，聽說他本是萬家的一個小廝，因爲人長得聰明，資質也很好，萬年青的父親把他招贅爲婿，練成劍法後，萬年紅在外活動多一些，贏得鐵劍無敵之號，列名八奇，大家反而不知道萬年青其人了。

這次可能是因爲蟄龍出水，引誘力太大，把萬年青也引動了，祇此一股實力就不可輕視，聽說萬家的人個個都是高手。」

羅菩提道：「何大姐隱居蠻荒，但是對武林的動靜，却比小弟清楚多了，萬家到底是什麼來歷呢？」

何妙容道：「不知道，這也是常醉客說的，萬家世居青城，家傳絕學，極少對外炫露，只有一個萬年紅闖出了字號。

但青城的萬家堡却從來沒有人去過，常醉客盯了多天，却始終不知道萬家夫婦在那裡，帶了多少人來，連諸葛山眞都不知道，全是南山子居間聯絡的。」

羅菩提也面現憂色，半晌，才問道：「何大姐對後天屠龍之舉作了什麼安排呢？我們的人手夠不夠？」

何妙容一嘆說道：「我本來打算多帶些人去的，但常醉客勸我不必了，我手下的百花信使武功太差，去了也沒有用。

常醉客拿了一本龍鬚草以備萬一，他並不打算參加屠龍之舉，完全受我之請而幫忙，到時全憑我們三個人。」

羅菩提道：「那就得借重龍飛虎嘯的人了。」

何妙容輕嘆道：「有他們幫忙當然好一點，但我也不敢寄予太大的希望。」

薩玲娜問道：「師姐，這是爲什麼？」

何妙容道：「因爲諸葛山眞原來是準備把他們踢開的，哄他們前來，主要是牽制我，到時候必然有對付他們的方法，所以後天還是要靠我們自己。」

羅菩提憂形於色道：「萬年紅如果祇是一個小廝而被提拔起來的，他居然能列名八奇，可見萬家堡實力之强，諸葛山眞恐怕是以萬家的武力爲後盾。」

何妙容道：「常醉客的推測也是如此，所以諸葛山眞不直接跟萬家夫婦連繫，令人無法捉摸。

但又有什麼辦法呢？這老兒最大的錯誤就是暗算令師把你支了來，否則我這點人手與實力，更難與他抗衡了。」

羅菩提道：「大姐把小弟看得太重了，就是有了小弟，也無法爲大姐幫多少忙。」

薩玲娜笑道：「這是羅大哥客氣了，今天你拚鬥龍飛虎嘯的幾手劍法，只有山主或許能相比擬，如果八奇的武功以龍虎二人爲準，大哥與山主可穩居榜首了。」

何妙容一笑道：「師妹，妳又看走眼了，八奇沒有正式較量過，難以分定高低，但龍飛虎嘯今天都還沒有拿出全部本事來，妳把他們看的太低了。」

薩玲娜不信道：「在那個時候，難道他們還有所保留？」

羅菩提道：「可以這麼說，他們都還有幾下拿手的功夫沒施展出來，這倒不是他們故意藏拙，而是未到必要的時候。」

「什麼時候才算是必要呢？」

「眞正論生死搏命的時候，他們才會施展技擊精華，那是救命的殺手，施爲之後，不是殺人就是被殺，再也沒有第三條路好走了，所以他們也不敢輕易施展。」

薩玲娜頓了一頓才道：「難怪他們臨走時口中還不服輸，我還以爲他們是撐撐場面的話呢！」

何妙容笑笑道：「他們不但列名八奇，而且還領導水陸兩路綠林豪傑，不是光靠說大話來充場面的。」

羅菩提也笑道：「別說他們，薩姑娘自己不也保留了幾手，我從決鬥的情形看，妳也沒有盡力呀！」

薩玲娜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道：「我雖然還有幾手殺着，那是留作最後拚命時才使用的，如果他們硬搶入了百獸谷，家母行動不便，絕對逃不過他們的毒手，那個時候就是我必須拚命的時候。」

何妙容笑笑道：「如果他們眞的進了百獸谷，倒用不着妳去拚命，梅姨自有對付他們的方法。」

薩玲娜道：「娘的雙腿不是無法行動嗎？」

何妙容道：「雙腿無法行動，不見得就是失去自保的能力，六十年前，聞名江湖的追風俠就是個雙足俱廢的癱子，可是他稱尊江湖數十載，就沒一個敵手。」

羅菩提道：「對啊！提起這位奇人，小弟幼時還見過他一面，他是用一頭小黑驢代步，把身體綁在驢背上，終年不下驢背倒是方便得很……」

何妙容哦了一聲道：「你還見過他，是多少年前的事？」

羅菩提想想道：「約莫有二十年了，是諸葛山眞陪着他一起來見家師的，在菩提禪院住了一夜，人很風趣。」

何妙容道：「以後還見過他嗎？」

羅菩提道：「沒有，那時他已有七八十歲了，事隔二十年，恐怕是不在人世了。」

何妙容想了一下又問道：「他長得什麼樣子？」

「胖胖的身子，滿頭黑髮，腦袋特別小。」

何妙容道：「雙手特別長，看上去就像頭猿猴。」

羅菩提點點頭道：「是的，由於雙足天殘，他的手畸型發展，比常人要長出半尺多，就是手指也比普通人長一倍，他一身奇特的武功也得力於這一雙長臂，有許多招式是別人無法運用的。」

「他跟諸葛山眞的交情很好嗎？」

羅菩提皺皺眉道：「那倒不清楚，不過他是由諸葛山眞陪着，慕名來訪晤家師，因爲他行動都在驢背上，家師又生具潔癖，交談得並不投機，住了一夜就走了，大姐怎麼問起他來了呢？」

何妙容皺起眉頭道：「諸葛山眞這次到蠻荒來，陪着一個怪人，乘着一頂轎子，由四個妙齡少女抬着，行止都不離轎，我的手下人曾經溜了一眼，說那怪人的長相就是如此，我正在奇怪，現在一聽倒可能是他。」

羅菩提道：「不會吧！他是騎驢的。」

何妙容道：「追風俠的驢是一頭異種，但不可能活得跟他一樣久，如果那頭驢死了，他自然要換個代步的方法。」

「此人現下已近百歲，那能活這麼久？」

何妙容一嘆道：「習武的人壽逾百齡是很平常的事，八十歲時他仍然頂無白髮，可見並不衰老，再活個二十年也不足爲奇，既然他跟諸葛山眞有來往，就可能是他。」

薩玲娜道：「萬一是他又怎麼樣呢？」

何妙容嘆道：「那我們又多一個勁敵了，此老六十年前崛起江湖，行爲怪僻，亦盜亦俠，半正半邪，武功高不可測，生平未遇敵手，是個很難應付的人物。」

薩玲娜道：「比之八奇又如何呢？」

何妙容道：「不知道，八奇中羅兄弟成名最遲，不過才七八年的事，他已經退出江湖了，何況八奇之間也沒有作過較量，跟他更無從比較了，但諸葛山眞邀來的人眞是他的話，問題就嚴重了，此老的深厚功力就無人能及。」

羅菩提想想道：「那也只好到時候再說了，不過小弟以爲這事情不足爲慮，假如追風俠

的武功果然天下無敵，諸葛山眞又何必把南山童與萬氏夫婦拖來呢！蟄龍藏珍是曠世奇寶，分潤的人自然愈少愈好。」

何妙容嘆息了一聲道：「也祇得如此想了，反正我們就是這幾個人，到時候只有碰運氣了。」

這時天色已明，他們各自休息了一下。

□□　□□　□□

午後。

何妙容取出四本龍鬚草，將葉子摘下，和大家都嚼爛吞下，然後將草莖分給大家藏好，就開始啟程出發了。

何妙容臨行時還帶了一個莎莎，倒不是爲了要她去從事戰鬥。

根據所得的敵情資料，對方無一不是絕世高手，連薩玲娜都未必能抵多大的用，更何論莎莎了。

但爲了剖取龍肝，必須要携帶許多工具，瑣碎而累贅，另外三個人要從事戰鬥應敵，身上必須俐便，所以才要莎莎去携帶各種必須的用具。

藏龍池在高麗貢山之巔，雖然源通怒江，却是高處在絕嶺的一片死湖，距離他們所居的百花山還有幾十里山路，要翻過幾道峻嶺。

何妙容是輕車熟路，也費了一夜的時間才趕到地頭。

池廣數百丈，水泛墨綠色，深不見底，雖然四壁高峻，吹不來一點風，而池水却波濤洶湧。

他們抵達藏龍池時，正是早上，寒氣澈骨，假如不是內功修爲有素，這股寒冷就令人受不了。

羅菩提看看四下沒有動靜，不禁笑道：「我們來早了。」

何妙容苦笑道：「不算早，別的人恐怕早就來了，祇是沒有到時候，他們是不會現身出來的。」

薩玲娜道：「怎麼一個人影都看不見呢？」

何妙容四下一指道：「這周圍全是叢莽密林，峻岩絕壁，有着千萬個洞穴，何處不可藏身，何況能來到這兒的人，都需相當好的武功基礎，輕易不會現跡的。」

羅菩提道：「不錯，蟄龍要到月出時才出水，我看還是先歇一下，養養精力吧！我想在日落之前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諸葛山眞既然掌握了絕對的優勢，他一定等最後關頭才盡出高手絆住我們……」

薩玲娜道：「叫我就不這麼想，先解決了多好。」

何妙容一笑道：「師妹，妳辦事還不夠老練，如果他們先現身一拚，萬一輸了怎麼辦？目前大家都不知對方虛實，自然要把實力隱藏住，等最後的關頭才付之一決。」

於是他們也找了個隱僻的地方休息下來。

到了午後，何妙容拿出幾個藥丸分給三人道：「這是提神清氣的藥，大家先吃下去，讓藥力行開，再等一下，恐怕就會有人來了，在蟄龍出水之前恐怕就有一場苦鬥呢！」

羅菩提也不客氣，接過藥丸呑下，又過了個把時辰，他覺得精神振興，勁氣凝聚已到了巔峯狀態，乃站了起來道：「我們出來看看吧！應該有人來了。」

何妙容點點頭，吩咐莎莎道：「妳在這兒等着，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許出來，戰鬥拚命沒妳的命，妳的責任是看好這些用具，萬一叫人破壞了，我們即使能殺退敵人，奪得屠龍的軀體也沒用，妳可千萬記住了。」

莎莎在何妙容面前十分恭謹，只有點頭答應的份。

於是三個人整整裝束，再度來到池畔，已聞人聲喧沸，却是聞千里凌雲霄的人來到了，虎嘯行者仍是帶了他飛天入地呼風喚雨四大天尊，這四個人果然是綠林中驃悍豪傑，前天在突襲百花山時所受的傷根本就不當回事，此刻仍是精神抖擻，威猛異常。

飛龍劍客凌雲霄却只帶了三個人，一式高矮，面貌也很相似，年紀在三十至四十之間，他連忙道：「何山主，妳如果還有龍鬚草，就請見示三本，給我這三個弟兄。」

何妙容道：「這三位是誰？」

凌雲霄笑笑道：「他們是我的結義兄弟，楊開楊泰楊和，是東海龍王楊世慶前輩的三位令郎。」

聞千里跟着解釋道：「楊老龍王是海上綠林道的總瓢把子，這三位老弟的水性無敵，如果山主把龍鬚草給他們一本，他們可以到水底下去擔任屠龍之舉。」

何妙容道：「藏龍池水深千尺……」

楊開笑道：「山主放心好了，潭水不過才千尺之深，在千丈海底，我們弟兄也能來去自如。

事實上我們早幾天已經下去過了，也找到了那條蟄龍藏身的巢穴，只是此物過於龐大，我們不敢輕動，再者他身上的那股腥味也太重，我們無法逼近，如果有龍鬚草之助的話，那就……」

何妙容道：「龍鬚草必須要前一日服下才有效。」

楊和道：「我們終日以魚蝦爲糧，耐腥的能力比一般人高出多倍，而且我們試過，在水底下的腥氣淡得多。

尤其是它靜止時，我們可以直接到牠的身邊，所以我們要龍鬚草的目的不爲防身，而是爲了使牠安靜不動。」

何妙容沉吟不答。

凌雲霄急了道：「何山主，我們是蒙妳前日贈草之德，才跟妳誠意合作，楊家三位老弟是雜在我手下弟兄們行列裡一起來的，我一直沒揭穿他們的身份，目前誰也不知道他們，我提出這件事來作爲誠意的保證，除了請他們三位協助之外，屠龍之舉絕難成功。」

聞千里道：「我們離去之後，打聽得一個消息，諸葛山眞這次實力之强，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他不但邀請了南山童與萬年紅，連萬年紅的渾家銀劍萬年青以及萬家堡的好手十幾人都一併請到，力敵是萬分不行的，惟有智取。」

何妙容一笑道：「你們的消息夠靈通了，但還不夠詳實，除了這些人之外，還有一個追風俠。」

凌雲霄愕然道：「什麼，那轎中的老怪物是追風俠古殘？」

何妙容道：「你們也知道了？」

凌雲霄道：「論人手，誰也沒我們多，諸葛老兒的行踪一直在我們監視中，我們知道他與一個乘轎怪人同行，只是探不出此人是誰，但山主提出這名字就一定不會錯了，除了古殘外，誰也不會整天窩在轎子裡。」

聞千里道：「其實我們也應該想到，古老怪原來是乘驢子的，這麼多年來，他或能老而不死，他的那頭千里追風神驢可活不了這麼久，自然要坐轎了。」

凌雲霄道：「聞兄，那可是你的疏忽，陸上的知名人物是歸你探聽的，你應該認出他來的。」

聞千里苦笑道：「古殘出道之時，我還沒沒無聞，我手下的弟兄也沒見過他，照年歲算來，他應該死了，誰還知道他活在人間呢！何山主，妳能確定是他嗎？」

何妙容道：「羅兄弟在二十年前曾經見過他，因爲他是諸葛老兒帶去的，我才想到可能是他，同時長的形像也像。」

凌雲霄道：「那就更應該採用我的方法了。」

羅菩提這才問道：「凌兄準備用什麼方法？」

凌雲霄道：「我是打算等蟄龍出水之後，不搶着爭屠，却儘力阻止諸葛老兒得手，那自然簡單得多了。」

何妙容道：「可是蟄龍出水不過才個把時辰，過了這段時間，牠又回去了，長驅入海，誰都得不到了。」

凌雲霄道：「這點山主放心，有楊氏昆仲在，這條蟄龍保證走不掉，等牠出水後，他們就下去，封死牠的歸路，再慢慢對付牠就行了。」

「潭底的泉眼直通怒江，封得死嗎？」

楊泰笑道：「我們下去勘查過了，泉眼只是個兩丈多寬的水穴，龍穴就在附近，我們只要將水底的一塊暗礁爆開，就可以塞住泉眼了，因爲暗礁下就是龍穴，腥氣太重，沒有龍鬚草，我們也無法深入。」

羅菩提道：「這倒是個可行的辦法，只要能把泉眼封死，不怕牠溜走，慢慢就可以收拾牠了。」

何妙容道：「好吧！我共有十二本龍鬚草，枯萎了一本，救佛印上人與老劉用去兩本，

只剩下九本，現已用去了六本，祇剩下這三本了，以後恐怕永遠斷根了。」

羅菩提道：「以後也用不着了。」

何妙容長嘆了一聲道：「怎麼沒有用了呢？如果諸葛山眞再用金龍草害一次人，就無藥可救了。」

羅菩提道：「諸葛山眞自己那兒恐怕還有龍鬚草，否則他不敢再用那種毒物害人，不必管這麼多了。」

何妙容取出三本龍鬚草遞過去，凌雲霄接到手之後，隨即轉交給楊氏兄弟，他們取到手之後，摘下草葉放入口中嚼爛吞下。

楊和道：「我們先下水去等着。」

何妙容道：「藥力要過一段時間才行得開。」

楊和笑道：「我們知道，我們下去在水底先行佈署，等螯龍離開後再行動，在這一段時間，我們就等藥力行開。」

「那要好幾個時辰呢！你們就得住嗎？」

凌雲霄笑道：「別說幾個時辰，三天三夜他們不出水也是常事，在水上討生活的人沒這一手還行。

但在百丈水下自由行動，却只有他們三兄弟辦得到，三位老弟快下去吧！趁着現在沒有人，否則又會引起疑忌了。」

那三人到了池邊，輕輕地滑下水就不見了。

凌雲霄道：「現在咱們就等諸葛老兒前來準備動手了。」

羅菩提道：「二位就是這幾個人來？」

聞千里笑道：「老弟放心好了，咱們的人手帶的很足，但都不是拚命的材料，擺出來也沒有用。

一招一式，認眞地幹，自然要靠我們，實在拚不過時，咱們就退下來，但絕不會讓諸葛老兒得手就是。」

凌雲霄見羅菩提還要追問，乃笑笑道：「我們相交以誠，凌某把最機密的事都提出來，你也可以相信了。

至於許多微末細節，請你不必問了，我與聞兄也是各佈置各的，互不過問，這是咱們綠林道行事的規矩。」

羅菩提笑道：「不是兄弟多問，而是替貴屬下設想，諸葛山眞奸狡如狐，不會毫無戒備的，假如他在暗中下手，貴屬下只怕難以應付，豈不害了他們。」

凌雲霄一笑道：「這是意料中事，但我們在綠林道混了這麼多年，總有幾套絕招，我準備了十支伏兵，那怕他先挑了九支，剩下一支也夠他受的。」

聞千里也笑道：「洒家在每一條道路上都設了埋伏，除了終年不醒常醉客，因爲何山主先打了招呼不加留難外，別的人想進來，恐怕也得付相當代價。」

話才說到這兒，忽然頂峯後飄落一條人影，哈哈大笑道：「假頭陀，你得意太早了，九支伏兵可不算少，可是已經被人挑了十支，連你設在路外的伏兵都保不住了。」

聞千里聞聲警覺，飛起一鞭朝來人捲去，四大天尊也立刻展開包圍的形勢，來人只是一雙空手，袍袖輕捲，揮開了鋼鞭，飄然落地。

何妙容忙道：「是常先生。」

終年不醒常醉客是一付落拓文士打扮，肩挑竹杖，杖頭懸了一個酒葫蘆，雖與聞千里接了一招，却十分從容。

聞千里看清是他，才開口道：「常大俠，你說我的手下怎麼了？」

常醉客笑道：「不錯，九條通路上刀山箭雨，但阻不住萬家堡的高手，兩條路上的貴屬下死傷慘重，埋伏在路外的九個人最慘，他們遇上了銀鐵雙劍，三招六式，九首齊飛，一個沒剩下，其餘七處，則是兄弟去挑散的。」

聞千里臉色一變道：「這是做什麼？」

常醉客笑道：「你放心，我一個人都沒傷，只是點住了他們的穴道，因爲他們可能遭遇到諸葛山眞那傢伙，情況就會更慘。

因爲追風老怪古殘憋了多年，正想找人晦氣，跟萬家堡的人打下了賭，要比一比那邊殺的人多呢……」

一言甫落，他後面跟着有人笑道：「不錯，姓常的，多謝你幫了忙，你點倒一個，老夫

在後面就撿一個便宜，足足收集了四十七顆腦袋，老夫這下子絕不會輸給誰了。」

然後是一頂彩轎，由四名十七八歲的俊婢抬着，徐徐下降，凌空十來丈，降得却如同離枝秋葉一般地慢。

彩轎落地後，轎中一個怪人，圓胖身材小頭顱，花白頭髮，彷彿沒有下體，就這樣釘在轎座上。

羅菩提是認得他的，失聲道：「果然是你。」

古殘哈哈一笑道：「小子，你認得老夫，二十年前你還是個小孩子，想不到居然已成爲八奇上的人物了。

佛印和尚調理人眞有一套，只可惜你投錯了師，如果你二十年前跟了老夫，今天就不會有八奇而只你一奇獨尊了。」

羅菩提沉下臉道：「你說已經把聞頭領的手下都殺了？」

古殘笑道：「沒錯，這是老夫與萬家堡訂的賭注，將來分取蟄龍藏珍時，就以此爲準的，這下老夫贏定了，不信的話，可以給你先看看腦袋。」

說着提起身邊的一個大包袱往地下一抖，滾出一大堆血淋淋的人頭，齊野東瞿俊都在內，大部份是在百花山上放出去的那些人。

羅菩提忍不住變色道：「你太殘忍了。」

古殘笑道：「這些人根本就死有餘辜，何妙容做人情還給了聞千里，這小子也沒把他們

當回事，放在山路上原是供犧牲挨宰的，老夫乾脆做個好人，替你們收拾了。」

常醉客怒道：「可是你不該在我之後下手。」

古殘笑笑道：「你不點住他們的穴道，他們就活得了嗎？姓常的，你是出了名不管閒事的，怎麼忽然有興趣來趕這場熱鬧呢！莫非你看中了何妙容，想巴結她一下嗎？」

何妙容勃然變色，拔劍飛身攻上。

那四個俊婢抬起轎子輕輕一挪，就閃了開去，而古殘輕探長臂，反抓她的肩頭，又快又穩。

但羅菩提的動作也快，移身一劍削下，剛好迎着他的長臂。

「叮」然聲中，劍被震開了，可是古殘長約半尺的指甲也被削下了一枚，轎子却被四婢移開了。

古殘不禁臉色一變道：「小子，你敢情是活得不耐煩了！」

羅菩提挺劍肅容道：「老匹夫，我不是看你雙腿殘廢，剛才那一劍就砍下你的腦袋了。」

古殘聞言大怒，一拍轎身道：「靠過去，我要宰了這小子，老夫活到這麼大歲數，還沒有人敢當面笑我殘廢的。」

可是在他右手的一個俊婢却笑道：「老爺子，這是何必呢！您先消消氣，這時候還犯不着生氣的！」

峯上又飄落一人接口道：「對啊！古老，現在人還沒到齊，你先幹上了可划不來，他們

的人都在這兒，萬一你吃了點虧，豈不白便宜了萬家堡的人。」

那人正是聖手儒醫諸葛山眞，他作羽士打扮，年紀也有六十上下，顯得精明幹練，羅菩提一見他就生氣了，厲聲叫道：「諸葛山眞，你還有臉見我？」

諸葛山眞微微一笑道：「老賢侄，這是什麼話，我好心指點你前來取龍鬚草，難道騙了你不成？」

羅菩提怒道：「可是我師父中的金龍草毒。」

「不錯，但必須要龍鬚草才能解，可沒錯吧？」

羅菩提怒叫道：「可是毒是你下的。」

諸葛山眞笑笑道：「那件事我承認，但我却是爲了你好。」

羅菩提一怔道：「你毒害我師父，還是爲我好！」

諸葛山眞笑道：「當然了，我從小看你長大，實在很喜歡你，有什麼好處都想帶上你一份。

蟄龍出水是千年難遇的機緣，龍麟可製甲，血可益氣，肉可固元，心肝五臟，每一樣都是人間異珍，你分到一點都可受用無窮……」

羅菩提叫道：「那你爲什麼要毒害我師父呢？」

諸葛山眞笑道：「那老和尚太固執，他一定不肯讓你來的，我只好把他迷昏過去，讓你來湊個機會。」

何妙容冷笑道：「你分明是一派胡言。」

諸葛山眞道：「怎麼是胡言呢？老和尚武功內力都超凡入聖，不用厲害一點的玩意無法困住他。」

何妙容怒道：「可是，你知道我一定肯拿出龍鬚草嗎？」

諸葛山眞笑道：「妳拿不拿都沒關係，我自己就準備了，留下一本派個人在他身邊等候着，到了時限，自然會解救他的，我祇是把這姓羅的小子遣來而已。」

羅菩提冷笑道：「你無非是叫我來先跟何山主拚上一戰，奪取她的龍鬚草，減少你的屠龍阻碍而已。」

諸葛山眞笑道：「你太寃枉我了，我跟在你後面來的，因爲你不知道百花山何在，我預算你總會要摸索上幾天。我把別的朋友找齊了，正好趕來跟你會合，那知道你心太急，日夜兼程，拚命趕了來，比我早到了兩三天。」

羅菩提冷笑道：「你再說鬼話也沒人信了，有一件事是你沒想到的，就是我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卑鄙，求草固然重要，我絕不會採用强取的手段，而何大姐俠心爲懷，情願把倚以爲命的龍鬚草分出一本來解救師父，我們兩下對證後，揭穿了你的陰謀。」

諸葛山眞輕嘆一聲道：「眞是好人難做，我一心爲你打算，反而落不是了，不過你放心好了，等我屠龍之後，總歸有你一份，這對得起你了吧！」

羅菩提沉聲道：「你別做夢，蟄龍身上的藏珍我不希罕，今天我的目的就是阻止你得手的。」

諸葛山眞一笑道：「你別騙人了，就算你不要，別人可不肯放手，你幫他們不過得一份，幫我也是一份，那怕你袖手不管，仍然有你一份，諸葛叔叔總是關心你的。」

羅菩提厲聲道：「住口！你別在我面前自充長輩了，我已經認清了你的眞面目，今天絕不容你得手。」

何妙容道：「而且我們都準備放棄屠龍之舉，情願讓牠歸於大海，也不能讓你得手。」

聞千里接口道：「不錯！我們受你的哄騙，夜襲百花山，跟何山主一談之後，才認清你的眞面目，今天我們都不作屠龍之想，却不能讓你得手。」

諸葛山眞笑道：「我不相信，妳們肯放手。」

凌雲霄道：「你等着看吧！跟你打交道實在太危險了，你給了我們龍鬚草又偷了回去，還唆使我們去偷襲百花山，可見你根本就在利用我們。」

諸葛山眞笑道：「那可怪不得我，我先給了你們機會，是你們自己保不住，龍鬚草就是那麼多，南山童拉了萬家夫婦來，沒有龍鬚草，只好偷你們的。」

凌雲霄道：「不管怎麼說，反正今天絕不讓你得手。」

說着，另一處峯頭上也來了一大批人。

最前面的是一個孩童面的老者，正是不老神仙童叟南山子，後面是一對夫婦，想必是鐵

劍萬年紅與銀劍萬年青了。

最後面的是六男六女，老少不一，大概是萬家堡的劍手了，每個人都提了五六個人頭，血淋淋地蜂湧而至。

飛龍劍客凌雲霄一見到這些人頭，臉色都變了。

因爲他認得這全是他水道綠林盟中手下，也是他從三江五湖，各地徵調來的好手，但是他比較深沉，不像聞千里那樣衝動，只是冷冷地走上前去，把那些人頭看了一遍。

南山子微微一笑道：「凌兄倒是先來了！」

凌雲霄冷哼了一聲道：「南山童，你這個不老神仙最好多練練你的未卜先知神通。」

南山子笑了一下道：「凌兄別說笑話了，我這不老神仙只是叫叫而已，那裡眞會什麼神仙法術。」

凌雲霄沉聲道：「那你就很悲慘了。」

南山子道：「在下這不老之名，全得力於無憂二字，整天嘻嘻哈哈，不知愁爲何物，更不會有悲慘之事發生。」

凌雲霄冷冷地道：「那麼從現在起你就開始要嚐到悲慘的滋味了，如果你會未卜先知，還能算到什麼時候會有災禍臨頭，趕快躲一躲，否則不管你走到那兒，水道的弟兄們都會像陰魂不散地盯着你，用一切手段來報復你。」

南山子笑道：「凌兄別嚇人好不好，在下又沒得罪你。」

凌雲霄道：「你得罪我的地方還不算怎麼……」

南山子道：「是啊！只不過喜歡開開玩笑，偸去了凌兄的龍鬚草，但是我知道你與何山主的交誼頗深。

百花山上有的是各種奇花異草，再去求一本也不是難事，凌兄老早就在此等候，想必求草之行非常順利了。」

凌雲霄道：「你借刀殺人之計並沒有成功，我和聞老虎上百花山也沒跟何山主衝突起來，反蒙她名賜一本龍鬚草，因此今日屠龍之舉，你撇不開我們。」

南山子微微一怔道：「是嗎？那就太好了，我知道凌兄以綠林水道盟主之威，何山主必然會賣帳的。」

凌雲霄冷笑道：「你不必再要弄陰謀了，何山主技藝卓絕，更兼有玉面修羅佛劍菩提羅大俠爲助，我與聞老虎在百花山鬧了個灰頭土臉，最後却釋盡前嫌，不但蒙何山主賜贈龍鬚草，而且還化敵爲友，聯手阻止你們的陰謀。」

南山子笑笑道：「那是好事，凌兄更不應該怪罪我了。」

凌雲霄道：「我不恨你，可是你殺了我這麼多弟兄，他們還有家人朋友同道盟友，會找你算帳的。」

南山子將手中人頭一舉道：「原來凌兄指的是這個，那可怨不到我頭上，人都是萬家堡殺的，萬氏夫婦跟萬里追風古兄互相打賭舉行一個人頭獵賽，相約在進入藏龍池五十里後，

開始獵取人頭，多者為勝，這都是萬家堡的戰果，我不過是幫他們提着而已。」

銀劍萬年青冷冷的道：「不錯！人都是我們殺的，姓凌的，你若是不服氣，儘管衝着我們好了。」

凌雲霄冷笑一聲道：「萬家堡聲勢雄大，我們惹不起，只好找軟的欺了，因此我找定了南山童了。」

七

南山子淺淺一笑道：「弟妹，這可是你們給我惹的麻煩，今後我在外面寸步難行了，誰不知道水道勢力遍及天下。」

萬年青笑笑道：「沒關係，你就住到萬家堡去，看誰有那麼大的膽子，敢到萬家堡來找麻煩。」

凌雲霄一聲冷哼道：「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廟，南山童除非不要家了，否則他總會落入我們手中的。」

南山子哈哈一笑道：「凌盟主，這個恐嚇對我可沒什麼作用，誰都知道我是孑然一身，無家無累。」

凌雲霄冷笑道：「南山童，這話可是你說的，那麼太湖歸雲莊大小十八口，可與你沒什麼關係？」

南山子臉色一變道：「你說什麼？」

凌雲霄道：「太湖歸雲莊有個莫善人，家中有個老夫人，兩子兩媳，兩個孫子三個孫女，總計是十口人，莫善人還有個女兒，嫁在湖東許家，生有子女六人，兩家合計十八口，多少可以償還一點血債。」

南山子厲聲道：「凌雲霄，你敢……」

萬年紅神色微異道：「南老哥，你眞的有家？」

南山子神色一黯道：「是的，我爲了行走江湖，從不敢說自己有家，孩子都從母姓，我一生中難得回家幾趟，就是怕仇家找上他們，那知還是被他們摸到了。」

凌雲霄哈哈笑道：「太湖是水道的領轄範圍，你瞞過人家，可瞞不過我的耳目。」

南山子忙道：「凌盟主，寃有頭債有主，你找我好了。」

凌雲霄冷冷地道：「我找你幹嗎？凌某才是眞正的孑然一身，你殺的這些人他們自有家小，用不着我替他們報仇，我這個做盟主只能告訴他們仇家是誰。」

南山子臉色大變。

諸葛山眞却笑道：「南山翁何急急爾，只要你不放過一個活口離開此山，誰會知道這些人是怎麼死的，自然也找不到府上去。」

萬年青跟着道：「是啊！凌雲霄帶來的人已經全部收拾了，就差這一個活口，把他也收拾下來就行了。」

南山子臉色一沉道：「凌雲霄，爲了我家人的安全，少不得祇有得罪你了，這可是你自己找的。」

凌雲霄哼了一聲道：「你想殺我滅口嗎？」

南山子陰沉沉地道：「本來我沒有這個意思，但你不該洩漏我家人的秘密，只好委屈你了。」

凌雲霄哈哈一笑道：「殺了我也沒用，這些人頭裡面還缺一個，他早已經作了各種安排了。」

南山子一怔。

諸葛山眞道：「不錯，他還有一個最得力的助手，叫飛天蜈蚣阮青虛，此人身手不錯，鬼計多端。

此人不除，倒是個禍害，他是凌雲霄的智囊，水道一切行動都出於他的策劃，怎麼沒見他到來？」

萬年青笑道：「那也沒關係，我們看見他進苗疆的，總還在山上什麼地方躲着，反正出山的幾道口子，都是敝堡的人守着，諒他也逃不出去。」

南山子道：「爲了萬全之計，還是先把他搜出來的好。」

萬年紅道：「這有何難，不出一刻工夫，準保將他給搜出來，萬升你們分成四組，立刻開始行動。」

一個中年漢子立刻應了一聲，將隨行的十二個人分成了四組，放下手中的人頭，四下分散去搜索了。

他們的行動十分快速，登山如履平地，可見輕功內功都有相當造詣。

閒千里立刻湊近凌雲霄身邊低聲問道：「凌兄，要不要我的人幫你攔一下，如果阮青虛

眞叫他們搜出來，對你可是大大的不利。」

凌雲霄十分沉穩的道：「不必！他們搜不到的，倒是等一下阮青虛來報到時，請聞兄稍助一臂之力，免得受他們的圍攻而減弱了我們的人手。」

大家都很注意那十二人的動作。

但見他們在草叢上忽上忽下，任何一個隱秘處都不放過，把山上宿鳥驚得四下亂飛。

忽自西北角有人叫道：「在這兒了！」

接着是啊喲兩聲痛呼。

聞千里就要帶着他的四大天尊趕過去接應。

凌雲霄却仍是沉穩的道：「聞兄，不必着忙，阮青虛是水道的副盟主，除了內力稍遜兄弟外，一身技藝並不比我差多少，憑他們幾個二流劍手還傷不了他。」

果然沒多久，一條人影從西北角上沖天而出，輕功十分卓絕，點着樹梢向湖面而來，正是曾經在百花山上現過身的飛天蜈蚣阮青虛。在他後面，另一條人影追逐而來，却不如阮青虛俐落了，那正是被遣出的萬升。

萬家堡分在其他方向的劍手也趕了回來，上前攔截。

阮青虛手挺飛蜈鈎，邊戰邊走，兇猛異常，七八個人也攔不住他。

南山子自已想過去。

凌雲霄和聞千里也準備發動了。

諸葛山眞却開口道：「萬堡主，把貴屬下召回來吧！」

南山子急道：「那怎麼行，拚着不要藏龍之珍，我也要把這傢伙給宰了，不然我的家人可怎麼辦？」

羅菩提淡淡的一笑道：「當你戳殺水道的兄弟時，怎麼沒有想到你的家人呢？現在可太遲了。」

南山子瞪目叫道：「你小子說什麼？」

羅菩提笑道：「阮青虛藏身之處離此地並不遠，剛才的談話與所發生的一切，他還會不知道嗎？既然知道了，還會跑出來送死嗎？你怎麼不用腦筋想想！」

南山子不禁一怔。

萬年青道：「南大哥，這傢伙是被搜得藏不住身子才冒了出來，不過他既然是往這兒來的，就不怕他飛上天去了，放他過來，隨時都可以收拾他。萬升，不必攔他，分守四路，不准放過一個人。」

萬升道：「堡主，夫人，這傢伙用暗器傷了我們兩個人，滑溜得很，回頭恐怕攔不住他了。」

萬年紅怒道：「沒用的東西，只要他在我面前現了形，還會讓他走得了嗎？滾到一邊去！」

萬升率着他的手下四散退後。

此時，阮青虛却一直飛縱過來。

凌雲霄接着他問道：「你安排好了嗎？」

阮青虛看看地下的人頭，臉現憤色道：「大哥放心好了，我們弟兄的命不會白丟，血也不會白流的。」

凌雲霄發出一聲悽然的長笑道：「好！阮兄弟，辦得好，加上你剛才放倒的兩個，至少有二十條命抵數了。」

阮青虛道：「大哥，目前我們祇收回了兩條命的本兒，但將來結算的時候，我們是包賺不賠的。」

凌雲霄道：「這筆帳是怎麼算的，我們有四十多個弟兄都送了命，足足還差上一半有餘呢！」

阮青虛道：「兄弟一共發出兩份通知，一份到太湖，叫弟兄們把莫許兩家的人擒下等候發落，另一份則通知蜀東分寨，叫他們集中全力，攻襲巫山萬家堡，能生擒就生擒，不能生擒就格殺，一個不留。」

萬氏夫婦臉色一變，同時大喝着要衝上來。

諸葛山眞忙攔住道：「二位別聽他危言聳聽，貴堡號稱銅牆鐵壁，堡中人人會武，豈會容一群水寇得逞。」

阮青虛冷笑道：「水道弟兄也不是紙糊的，我們都是亡命之徒，拚着不計犧牲，血洗萬

家堡並不困難。」

萬年青道：「這話說的是，川東水寇十分驃悍，我們這次又把好手都帶出來了，剩下一些老弱，恐怕難以應付。」

阮青虛沉聲道：「水道弟兄豈是好欺負的，你們在殺人的時候，怎麼不考慮一下利害得失！」

諸葛山眞道：「這兩份通知如果眞發了出去，倒是有點扎手，祇是你用什麼方法發出通知呢？」

萬年紅道：「對呀！就算你們另外還暗藏着人，但也通不過我們的埋伏，藏龍池周圍五十里，每一條通路都被封鎖了，除非你們的人長了翅膀飛出去！」

常醉客哈哈大笑道：「人不能長翅膀，信倒可以長翅膀，那兩份通知此刻已經飛出五十里外去了。」

衆人均是一怔。

羅菩提也笑笑道：「剛才你們遍山找人，怎麼會沒注意看看天上呢？這蠻荒之地是不會有鴿子的。」

萬年紅吃驚叫道：「飛鴿傳書，這下子可糟了！」

萬年青立刻高聲喝道：「萬升，你過來！」

萬升忙過來道：「夫人有什麼事？」

萬年青急道：「剛才你們有沒有看到鴿子？」

萬年紅怒聲道：「混蛋，這麼重要的事，怎麼能不注意？」

萬升道：「搜山時驚起了許多飛鳥，屬下以爲是很平常的事，所以沒有留神去注意是什麼鳥了。」

萬年紅怒聲道：「你應該注意，因爲你是堡裡的總管事，經驗閱歷都比別人多，才讓你擔負這個重任，而你竟出了這麼大的岔子，你該受什麼處分？」

萬升望望萬年青才道：「堡主，屬下自承疏忽，可是那些飛鳥冲起來的時候，堡主也該看見的，堡主曾否注意呢？」

萬年紅臉色一變道：「你是在說這是我的錯失！」

萬升道：「屬下不敢，屬下追隨堡主與夫人出來，祇是聽命行事，如果堡主自己都未能發現，又怎能怪責屬下。」

萬年紅怒道：「夫人，妳聽見了，這是妳家的下人對我說的話，好像我這個堡主還要聽他的。」

萬年青一笑道：「他說的本來也是事實，連我們都未能注意，怎麼能怪他呢？你要他負責，他怎麼負得了呢？」

萬年紅見自己的妻子居然也幫着下人說話，不禁憤然道：「青青！從現在起，妳自己接

管堡事吧！」

萬年青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萬年紅冷笑道：「因爲我這個外人管不了。」

萬年青愕然道：「你這是什麼話，全堡上下連我在內，誰不是以你爲主，誰敢對你有一絲不敬？」

萬年紅冷笑道：「算了，這些好話我都聽夠了，看起來我是堡主，但不過是擔個名而已，大大小小的事仍是妳作主，我幾時拿過一點主意。」

萬年青道：「夫君，你說這話太不公平了，從我們成親後二十年來，那件事不是請示過你才施行的。」

萬年紅冷笑道：「那不過是做做樣子，你們早已決定了，再藉我的口宣佈一下而已。而我所辦的每一件事情，那怕是無關緊要的一點兒屁事，下人們還是要再去請示妳一下才可行動……」

萬年青笑道：「原來你是爲這個不高興，那祇是他們的習慣，我可從來沒違過你的意思呀！」

萬年紅哼了一聲道：「那要謝謝妳的捧場，可是我却不領情，一個男人是一家之主，我這一家主却是個空銜，全堡上下，都是妳的人，眼睛裡祇有妳。」

萬年青道：「他們是我父親手下的人，父親去世了，他們自然偏向我，但我並沒有對你

有不敬之處。」

萬年紅冷笑一聲道：「不錯，但我只是妳的丈夫，可不是萬家堡的主人，這一點比誰都清楚。」

萬年青委婉的道：「郎君，這不能怪我，我暗下對他們說過很多次了，他們不聽有什麼辦法呢？

我已經盡我最大的努力了，萬家堡向來都是這個傳統，到我們這一代，已經變通很多，對外全是你出頭，列名八奇，沒有我的份，我可曾跟你爭過，郎君，你要諒解一點，我們雖是萬家堡的主人，但萬家堡的基業不是我們自己掙下來的。」

萬年紅沉聲道：「我知道，連我這鐵劍之名，也是靠你們萬家的秘傳而得到的，我應該感激……」

萬年青一嘆道：「郎君，我知道你受了委屈，我也希望你能眞正成爲萬家堡的主人，所以我才不計一切，參加這次屠龍之行。

照說我們不必湊這個熱鬧，憑萬家堡的實力，足可稱覇一方，萬家的祖傳技業，也足夠睥睨當世，但你限於資質，無法作更進一步的成就，我才想藉蟄龍藏珍之助，加深你的造詣，要想領導萬家堡，不是僅靠我們夫婦關係，必須要你有眞正駕馭他們的技業。」

萬年紅哼了一聲道：「這麼說我還不如他們了。」

萬年青嘆了一聲道：「郎君，我說句不怕你生氣的話，你的所能，僅是萬家技業三成而

已，憑這一點是不夠的。」

萬年紅一怔道：「那麼妳有多少？」

萬年青道：「我比你多兩成，萬升也高你一成。」

萬年紅一覷萬升道：「這就難怪他不把我放在眼下了。」

南山子一旁挿口道：「弟妹，妳剛才那番話愚兄倒不能苟同，紅老弟能列名八奇，技業是有目共睹，也許比妳不如，但要說連萬升都不如，實在叫人難以相信，剛才他……」

萬年青道：「我怕傷了紅哥的自尊，曾經嚴加誡制，在紅哥面前，不准施展所能，假如不是紅哥在場，我帶來的這些人，其中任何一個都能把那個阮青虛收拾下來。」

萬年紅冷笑道：「是嗎！那何以山上還被人放倒兩個呢！」

萬升道：「那是中了暗算，而且我們又有限制，不敢施展搜魂劍式，否則還會讓他活得下去嗎？」

萬年紅哼了一聲道：「你們也會搜魂劍式？」

萬年青道：「你學搜魂劍式才十幾年，他們都是從小就開始了，在火候上，他們比你深多了。」

萬年紅大感臉上無光，冷笑一聲道：「所以我不能幹這個堡主，因爲我是自慚技淺，不敢當此重任。」

萬年青皺眉道：「夫君，你這就太不諒解我了。」

萬年紅沉聲道：「青青，別勸了，我是一個男人，而且也稍有薄名，易地而處，妳能幹得下去嗎？」

萬年青沉思片刻才道：「萬升，你對堡主的態度太跋扈了，快向堡主道歉，你是個下人怎麼能頂撞堡主。」

萬升正要過來。

萬年紅臉色一沉道：「不必，我當不起他的道歉，我也沒有賤到靠老婆來撐腰。」

南山子道：「弟妹，這就是妳的不是，要等妳開了口，才能夠叫一個下人道歉，紅老弟的尊嚴何在？」

萬年青一怔道：「郎君，你究竟要怎麼樣呢？」

萬年紅道：「一個下人可以藐視主人，然後再道歉了事，這祇有妳們的萬家堡傳統是如此。」

萬年青道：「你是萬家堡主，你可以處分他。」

萬年紅冷笑道：「我敢嗎？我才提出處分兩個字，就碰了一鼻子灰，我還有資格來處分他嗎？」

萬年青又沉思了一下道：「萬升，堡裡以下犯上之罪是該如何處分，你是總管，你應該清楚。」

萬升怔了怔，然後才道：「萬家堡中從無犯上之事，因此也沒有這一條規矩，堡中弟兄

對主人個個忠心耿耿。」

萬年青道：「你剛才對堡主的態度不稱犯上？」

萬升道：「歷來的堡主都很體恤下人，從沒有把過錯推在下屬身上的，屬下自承疏忽，未能注意飛鴿，但堡主與夫人都在場，責任就不在屬下身上。」

萬年青一皺眉頭道：「夫君，這話也說的是，你的處置如果能令人心服，他們也不敢對你如此的，所以說他們跋扈，有時該先反省一下，你確實能令部屬心服嗎？」

萬年紅怒道：「我知道自己無能，妳嫁錯人了。」

萬年青一嘆道：「你不要衝動好不好，我是真心想把這個家交給你，所以才告訴這些，現在我代你向他道歉。」

萬年紅叫道：「什麼？要我向他道歉？」

萬年青柔和地道：「是的，因爲你處事太直率了一點，但我知道你不肯認錯的，只好代你道歉了。」

語畢，臉色一沉道：「萬升，剛才是堡主錯怪你了，我跟堡主是夫婦，我代他向你道歉，你肯接受嗎？」

萬升臉色一變，忙道：「屬下怎麼敢當。」

萬年青沉聲道：「敢不敢當是你的事，反正我已經道過歉了，底下的事該你自己去決定了。」

萬升臉色又是一變，屈膝跪下道：「夫人……」

萬年青厲聲道：「住口，你稱我夫人，我是誰的夫人？」

萬升道：「自然是堡主的夫人。」

萬年青點點頭道：「你還知道我是堡主夫人，可見你心中還有堡主在，對你的不敬罪，我從寬處置，削奪你總管的職務，把萬祥叫來。」

萬升臉色煞白，站起身來，叫了一聲，另一個漢子應聲趕至，躬身問道：「夫人有何指示？」

萬年青道：「萬升冒犯堡主，罪該解除總管職務，由你遞升，現在你們先去辦一下交接手續。」

萬祥怔了一怔，遂即恭身道：「謝謝夫人！」

萬年青道：「萬永，你過來。」

另一個大漢又應聲而至。

萬年青手指萬祥道：「我剛解除了萬升的職務，由萬祥遞補，現在再解除萬祥的職務，由你遞升，你們去辦一下交接。」

這一切的動作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不知道萬年青一下子連換兩個人是什麼意思，萬永大感惶恐。

萬年青沉聲道：「如果你接替不了，我還可以換人。」

萬永沉思一下才明白了，立刻向萬年紅一恭身道：「多謝堡主栽培，屬下定然鞠躬盡瘁以報。」

萬年紅愕然不知所以。

萬年青却笑道：「你總算明白了，去吧！辦好交接事務後，馬上來告訴我。」

萬永應聲後又道：「夫人還有什麼指示？」

萬年青道：「沒有了，你擔任萬升的副手多年，對一切事務都很熟悉，用不着多問了，而且我剛才說的話，以及這裡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你也都聽見了，那你就看着辦，由你自己作主吧！」

萬永應了一聲，將二人叫到一邊道：「跪下！」

萬升滿心不願地跪了下來。

萬祥則莫明其妙，但也跟着跪下了。

萬永道：「萬升冒犯堡主，犯大不敬罪，應該處分屍之刑，但夫人已有從寬之諭，改令處死而保全屍。」

說完，一劍從萬升的頸側刺入，割破喉管，拔出劍來時，跟着一腳將屍體踢倒，頸口處鮮血直噴。

萬永又道：「萬祥對堡主不敬，應予斬首。」

萬祥忍不住叫道：「我什麼時候對堡主不敬了？」

萬永道：「你受命擢升，却未曾表示謝意，是爲不敬。」

萬祥道：「我謝過了，你也聽見的。」

萬永道：「我沒有聽見你向堡主道謝，擢升之命雖出於夫人，但不是夫人決定的，你只謝夫人，置堡主於何地？」

萬祥聽後呆了一呆。

萬永已手起劍落，將萬祥的人頭砍了下來。

萬年紅這才吁了一口氣道：「夫人，妳何必如此呢？」

萬年青一嘆道：「郎君，我這是向你表示誠意，總管一職，權限極大，非犯重罪不輕易撤換，既然換了，就一定要處死。

堡中的下屬，唯有這三個人的才幹相等，武功也差不多，爲了建立你的權威，我不惜犧牲了兩個，現在再也沒有人敢違抗你了，希望你能好好振作一下，創一番成就出來，不要讓我失望。」

萬年紅默然無語。

萬年青又道：「萬家一脈單傳，以前也有過招贅入主的事情發生，情形比這更嚴重，我父親偏偏又祇生我一個女兒，考慮再三才選中了你。

你的資質氣度都還可以，但最主要的是你本來也姓萬，不必易姓，可以維持你的一點尊嚴，那知道還是無法使你滿足。」

萬年紅低聲道：「我只是不……」

萬年青搖搖手道：「不必說了，我全知道，你有這份傲骨，才使我心折，否則萬家堡主也不會輪到你了。

我早就有心想提拔你一下，但你表示得不夠積極，我也犯不着多事，夫君，我是一個女人，我也沒有太大的雄心，但我是萬家的女兒，必須把祖上的基業，交給一個靠得住的人，你今天憤而求去，使我很安慰，也使我毅然作此決定。

我寧可捨棄萬家堡，也不能失去你這個身具傲骨的丈夫，現在我把一切都交給你了，你有權決定一切，我絕不過問。」

萬年紅頓感困惑，搓着手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萬年青道：「沒有辦法也得想辦法，這是你的事，我可以給予一切的幫助，却不能替你作決定。」

南山子道：「是啊！老弟，我們的家業都在你的身上。」

萬年紅想想道：「水道的消息確定傳出去了。」

凌雲霄道：「當然傳出去了，血債血還，還能少的了？」

萬年紅道：「萬永，堡中的實力如何？」

萬永道：「高手都出來了，但剩餘的人手尙可一戰，而且有許姥姥在主持着，她是屬下的姑母，處事較爲穩重，在必要時，她會帶着人撤退，想來不致有太大損傷。」

萬年紅道：「好，那就不去管它了，等此間事了再說。」

阮青虛冷笑一聲道：「在水道的圍攻下，撤退可不容易。」

萬永也冷笑道：「萬家堡經營多年自然有萬全的退路，最多把一座空堡暫時讓給你們而已，可是等我們回去，水道就得付出更多的代價，決不會便宜你們的。」

凌雲霄冷冷地道：「那我們等着瞧吧！」

南山子急了道：「紅老弟，我的家怎麼辦？」

萬年紅道：「南大哥，這可怪不得我，如果你早說有家小，把他們遷到萬家堡去，不就沒事了，現在急有什麼用，我們就是立刻趕回去，也救不了他們。」

萬年青道：「南大哥，你的心計也太深了一點，本來我們並不想殺人的，都是你撥弄着叫我們跟古老兒來獵頭比賽，把我們也拖下了水，我知道你的用意，是怕水陸兩道的人找你麻煩，所以才來這一手借刀殺人之計。」

南山子急了道：「弟妹，我可是爲了你們，要不是爲了替你們弄兩本龍鬚草，我怎會開罪他們呢？」

萬年青冷笑道：「如果你不想利用萬家堡的人力，你會這樣賣勁嗎？交情歸交情，數十年的交往，我們對你了解很清楚，你一個人吞得下的東西，你肯分潤別人嗎？」

南山子搓手道：「弟妹，這是什麼話，諸葛老哥原本不想通知你們的，還是我硬邀你們入伙。」

萬年青淡淡道：「聖手神醫是出了名的老猾頭，你何嘗不清楚，如果不接我們來湊一腳，將來分享藏珍時，不把你踢開才怪，算了吧！大家都不是傻瓜，紅哥比較粗心，跟你推心置腹，我可對你太了解了。」

南山子一嘆道：「紅老弟，弟妹的話可眞叫人聽了寒心。」

萬年紅笑笑道：「南大哥，青青的話沒有錯，我又何嘗不知道你的用心，我們是同一鄉生長的人，你成名却比我早得多，但在我未入萬家堡之前，你連話都懶得跟我說一句，更別談交情了。

不過你放心吧！我跟你既然是朋友，你的事我當然是會管的，但是要等到這兒的事了結之後。」

南山子道：「那還來得及嗎？」

萬年青道：「來不及也沒辦法，好在你並不在乎這個家，就當沒有了吧，禍本是你惹出來的，以我們帶來的人手，誰也別想攔得住我們，我們犯不着事先結怨水道，惹來一身的麻煩，我不怪你已經算好了。」

南山子苦着臉道：「我這是何苦來，一心爲朋友打算，竟變成兩頭不是人了。」

諸葛山眞笑道：「南兄，這可怨不得人，是你自己找來的麻煩，好好的你要教唆打什麼賭呢！水陸兩道跟你沒什麼過不去呀！你幹嗎要趕盡殺絕呢！」

南山子叫道：「這是你給我出的主意。」

諸葛山眞臉色一沉道：「南兄，話可要說淸楚，我可沒叫你去唆使殺人，凌聞二位盟主是我邀來的，你偸去了他們的龍鬚草，害得我失去了兩個朋友。」

諸葛山眞笑笑說道：「我可沒這麼說，你邀萬氏夫婦入伙，我表示歡迎，祇是說沒有龍鬚草了。」

南山子道：「你叫我去偸的。」

南山子道：「你說我來遲了一步，你剛把龍鬚草給了他們，又說出他們落腳的地方，不是明明暗示我去下手。」

諸葛山眞笑道：「這就叫暗示了？我還告訴你百獸谷中有龍鬚草呢！指明了地點你不去找，偏要從他們身上下手，這能怪我嗎？

你偸掉了他們的龍鬚草，我不說出來，已經對你夠朋友了，如果我當時就指出這件事，他們不找你麻煩才怪，恐怕你連藏龍池都到不了。」

南山子默然無語。

何妙容一笑道：「南山童，你再奸也奸不過諸葛老兒，偸盜龍鬚草，唆使追風俠與萬家堡殺龍虎二盟的手下，都是他的袖內乾坤，却支使你出來做惡人，你被他揑在手裡擺佈，還不知道呢！」

諸葛山眞一笑道：「何山主，這話怎麼說？」

何妙容道：「支使南山子偸去龍鬚草，固然是想把萬家夫婦拉進來，但也可以將龍飛虎嘯逼得上我的百花山去搗一次蛋。

可是你這個陰謀並沒有成功，又對南山子提出警告，說龍飛虎嘯會找他的麻煩，南山子嚇怕了。

事實上水旱綠林道聯合起來要對付一個人時，也確是件傷腦筋的事，所以南山子借機會挑動古老兒與萬家堡，來一次殺人的比賽，把水陸兩道的精英一舉而殲，這不都是你的計劃嗎？」

諸葛山眞笑笑道：「何山主分析得頭頭是道，山人十分欽佩，祇是有一點，山人爲什麼要陷害那些人呢！水陸兩道，跟我沒有過節，殺死他們的手對我又有什麼好處，妳倒是說說看！」

何妙容道：「你找了這麼多的幫手，主要是爲了對付我好獨取藏珍，我不知道你將用什麼手段再去對付他們，但我敢保證你無意讓他們也佔一份，不過別的人好對付，龍飛虎嘯却還有許多的手下遍佈中原，你必須將他們一鼓而殲，才可以將藏珍帶回去。」

諸葛山眞哈哈笑道：「各位相信她的話嗎？」

萬年青冷冷地道：「可以信，也可以不信。」

諸葛山眞道：「這話怎麼說？」

萬年青道：「今天到這兒來的人，誰不懷着一肚子鬼胎，祇是我們不在乎，出發以前，就已作了萬全的準備，誰也別想搞鬼。」

諸葛山眞乾笑了一聲道：「萬夫人，妳的厲害是山人久仰的，不過妳沒防到龍飛劍客的那一手，還是不夠精明。」

萬年青冷笑道：「這一手我沒防備，但是我不怕，只要我萬家堡受到一點損傷，那算他姓凌的有種，我憑我帶來的這些人，足夠將他的水道各處分寨的底翻過來。」

凌雲霄也不甘示弱地道：「我們都是亡命之徒，每天把腦袋提在手上過日子，早就習慣了，妳吓唬不了誰。」

凌某也擺句話給你，地上這四十九顆人頭，顆顆有價的，扣掉南山童十九條命，不足爲數，就要從萬家堡補上。」

雙方都把場面話交代了，却都沒有發火動手的表示，終年不醒常醉客哈哈一笑道：「你們不打起來，諸葛山眞一定很失望，他是希望看你們先拚一場的。」

萬年青淡淡地道：「我知道，所以我不會這麼傻，任何過節，都要等屠龍取珍以後再說了。」

諸葛山眞一笑道：「萬夫人這話太過份了，現在你們想拚，山人也一定會阻止的，因爲屠龍之舉，絕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竟功的，山人將八奇齊聚此間，更拉上古老助陣，就是想借各位之力，共同完成屠龍壯舉。」

聞千里忍不住罵道：「放屁，你若是眞有這個心，爲什麼不把龍鬚草的用途告訴我們？」

諸葛山眞笑笑道：「我不是說過了。」

聞千里叫道：「你說只要懷着龍鬚草就行了，可是正確的方法要先將草葉吞服下去，另含一片在口中。」

諸葛山眞道：「不錯，我沒對二位說是因爲你們的龍鬚草已經丟掉了，這可不是我藏私，連何妙容那兒，我都怕她不知用法，託人去轉告了。」

何妙容一怔道：「你什麼時候託人告訴我了？」

諸葛山眞一笑道：「我對南兄交代用法時，明知道醉鬼一定會在暗中偷聽的，也知道一定會轉告妳的，否則這種事十分秘密，我何必要大聲嚷嚷出來呢！」

衆人都是一怔。

諸葛山眞的話不爲無理，這一點上倒見得他是存心如此的。

諸葛山眞一笑道：「何山主，如果我直接奉告，妳未必肯信，豈不是白白糟塌了龍鬚草所以我託醉鬼代爲轉告，這可是一片誠心吧？」

何妙容一哼道：「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諸葛山眞道：「沒有別的意思，屠龍需要合群以奏功，且不管將來藏珍落於誰手，但總比讓那條蟄龍潛歸大海去掀風作浪的好，所以我倒是眞心的盼望大家在屠龍的時候共同合作。」

何妙容冷笑道：「很抱歉，我已經決定放棄了，而且我與龍飛虎嘯及羅兄弟決議不參加屠龍，不但如此，我們還準備阻止你們得手，情願讓龍歸大海。」

古殘怒聲道：「你們敢！老夫就等着龍血來疏通筋脈，把這天生的殘疾醫好，誰要是敢搗蛋，老夫就劈了他。」

諸葛山眞一笑道：「古老放心好了，她不過是說說而已，除了常醉客與羅菩提，也許對藏珍是眞的沒興趣，其他的人誰肯空手而回的？

何妙容天生有心疾，靠着龍鬚草支持多年，現在也不行了，不得龍心，她活不過一年，百獸谷中，還有一個人跟古老一樣，也要龍血治癒殘疾，他們捨得放棄嗎？屠龍的時候，他們就賣勁了。」

何妙容臉現驚色。

薩玲娜更忍不住問道：「你怎麼知道這些事情的，你以前到過百獸谷嗎？」

諸葛山眞笑笑道：「天下沒有我不知道的事，至於百獸谷，妳還沒出世前，聞千里有張地圖，是我畫給他的，那可以由捷徑直達百花山，由此證明，我沒撒謊吧！不但是妳，連何妙容知道的事都不會比我多。」

薩玲娜忍不住問道：「那你一定認識我母親。」

諸葛山眞道：「妳母親是誰？」

「就是那個百獸谷中得殘疾的人。」

諸葛山眞哦了一聲道：「原來妳就是索明珠的女兒，竟長了這麼大了！難得，難得，妳可不像妳母親，她年輕的時候，比妳還漂亮點，她還好嗎？」

薩玲娜剛要開口。

何妙容沉聲道：「師妹，不許開口。」

諸葛山眞一笑道：「再問我也不說了，小姑娘，妳母親的走火入魔，非要龍血才能治好，回頭屠龍的時候，妳可得多盡點心，等她能行動時，那些事自然會明白的。」說完朝古殘道：「古老，趁着現在沒事，你不妨跟萬家把獵獲的人頭比一下，也好決定藏珍的分配。」

古殘道：「是啊！萬夫人，你們好像祇取得了四十九顆，老夫可佔先一籌了，老夫共獵得五十二顆，比你們多上三顆，這下子你們可輸了。」

萬年紅朝萬永道：「去點數一下。」

萬永點過後道：「堡主，這兒確有五十二顆？」

萬年紅道：「那我們不是輸了嗎？」

萬永恭聲道：「沒有輸，我們有五十三顆，還多出一顆。」

萬年紅一怔道：「我們那來的五十三顆？」

萬永用手一指道：「把人頭都拿來！」

一個漢子立刻從山上飛身而下，又提來了兩顆人頭，那赫然是他們自己人的，也是去搜索時，被阮青盧用暗器殺死的那兩個。

萬永拿着加入所獲的人頭堆中，又到萬升與萬祥的屍體前面站定，道：「堡主，這兒還有

兩顆。」

萬年紅一怔道：「怎麼把自己的人也湊進去了？」

萬永恭身道：「啟稟堡主，我們所限祇定人頭的多寡，並沒有限定是什麼人的，屬下身爲總管，就得盡本份，萬家堡絕不能輸給人家，正好死了四個人，否則屬下殺死四個人，也要湊足這個數目。」

萬年紅想了一想道：「好，你做得對，拿過去給古老先生過目一下，讓他敗得心服口服。」

古殘怒叫道：「這怎麼行？自己人的不算。」

萬永冷冷地道：「爲什麼不能算，事先並沒有規定要誰的人頭，古老如果輸得不甘心，你也可以照辦，你不是有四個抬轎子的女孩兒嗎？殺了她們，敝堡也承認。」

古殘的臉色一變，目視着那四個女孩子，目現殺機，一個女孩子立刻道：「老爺子，您就認輸吧！」

古殘道：「老夫從不對人認輸。」

那女孩子道：「今天可沒辦法，我們自然都願意一死來換取您的勝利，可是他們人多，怎麼還是比不過的。」

古殘道：「比不過就向他們借。」

女孩子一笑道：「這倒是個好辦法，您爲什麼不現在就向他們借呢？我們四個人可不能

缺一個，否則您就是得了藏珍，也不能在這兒享受，誰抬您回去呢？」

古殘一笑道：「對呀！好孩子，幸虧妳提醒了我，咱們可不能輸，妳瞧着，那兒方便，就往那兒借去。」

那女孩子笑道：「您老人家出手，還有什麼方便不方便的，您只要一伸手，誰還敢說不給。」

古殘道：「好孩子，加點勁，時限快到了，我們約好的是見月卽止，現在已將近黃昏時分了。」

四個女孩子抱起古殘，準備行動。

場上每一個人都凜然色變，蓄勢待敵。

羅菩提忍無可忍，飛身拔劍上前，厲聲道：「停下來，你們是群瘋子。」

古殘冷哼道：「小伙子，走開點，老夫不想要你的腦袋，倒不是怕你，而是諸葛先生關照過，對你要客氣點。」

羅菩提怒聲道：「胡說，我不准你們殺人。」

古殘笑道：「我們已經殺了一大堆了。」

羅菩提道：「那時我不在場，你們殺死的人，自有水陸兩道去追償，但在我面前，却不准行兇。」

古殘冷冷道：「你存心要幫萬家堡？」

羅菩提道：「我誰都不幫，就是不准你們再殺人流血。」

古殘道：「我殺萬家堡的人行不行？」

羅菩提道：「不行！不管你要殺誰，假如只是爲了要多爭一顆人頭而取勝，我就不會答應。」

古殘笑道：「殺你行不行？」

羅菩提道：「那倒行，但是沒這麼容易。」

古殘臉色一沉道：「小伙子，老夫生平還沒有人敢如此對我說話，姑念你是多年前的故人，網開一面，不予追究，如果你再要多事，老夫就不客氣了。」

羅菩提仍是挺立不懼。

古殘手拍座轎道：「孩子們，衝過去，給他點厲害瞧瞧，這小子太張狂了。」

那四個女孩子抬着轎，逕往前衝，未到羅菩提身前，羅菩提側身讓開了。

古殘得意的一笑道：「原來你這小子吃硬不吃軟，經不起老夫這一嚇就畏縮了。」

羅菩提執劍站在一邊平靜的道：「我祇是不准你殺人，可沒有不讓你行動，你要殺人還是不行。」

古殘笑道：「老夫要殺人時你攔得了嗎？」

羅菩提依然平靜的道：「剛才我們已交過手了，你的大力金剛指並不能嚇倒我，而且還被我削斷了一枚指甲，第二次遭遇時，我就要砍你的手指了。」

古殘臉色一變，厲聲吩咐道：「孩子們，找一個湊數的。」

那四個女孩子抬着轎子，直向萬家堡的人行去。

那兒站着萬永與另一個漢子，見她們過來，那漢子作勢欲動，萬永却沉聲喝道：「站住，萬家堡的人是不退避的。」

那漢子被他喝住，果然不動。

古殘冷笑一聲，由轎上探手，對準萬永抓去。

萬年紅與萬年青夫婦忍不住同時出手，銀鐵雙劍齊發，過來襲向古殘，他單手一揮，竟用肉掌將兩支利劍格開，另一手仍揮向萬永，萬永也十分沉穩，長劍上挑，閃電掃向古殘的咽喉，劍勢又勁又猛。

古殘赫赫冷笑，單掌一翻，居然把劍葉抓住道：「孩子們，得手了沒有，現在應該扯平了吧？」

問了一聲，後面沒有回答。

古殘不禁臉色微變，回頭一看，後面抬轎的兩個女孩子都已離開轎子，一個用手指扣住萬家堡那個漢子的脈門，另一個則握住了匕首，比在那漢子的咽喉上，三個人均定定的凝立不動。

原來他這邊虛張聲勢攻擊，却是吸引對方的注意，使他的侍女們好趁機得手，而且轎子滑過來，將萬永與那漢子隔開，擋住大家的視線，便宜出手。

衆人也都被古殘與萬氏夫婦的攻擊，忽略了那一邊，看見這三人的情形，分明那漢子已被制住了，不知何故還不下手。

古殘又催促了一聲道：「小紅，快結果他，還等什麼？」

小紅想是那穿紅手執七首的女子，萬永見狀要飛身過去撲救。

古殘座轎前面兩個穿白、藍衣服的女孩子也同時翻腕，露出一柄七首，左右夾擊，將萬永的去路封住。

古殘則雙手飛舞，纏住萬氏夫婦，口中還叫着道：「小紅！妳是怎麼了？我叫妳快點下手！」

叫儘管叫，那三個人仍然木然不動。

諸葛山眞笑道：「古老，他們被點中了穴道，不能行動了。」

古殘聞言一怔道：「是誰下的手？」

諸葛山眞笑笑道：「遙空以劍氣閉穴，是佛印老和尚的禪門絕學，自然是他的徒弟羅菩提出的手。」

古殘朝抱劍而立的羅菩提怒瞪一眼道：「小子是你嗎？」

羅菩提笑道：「古老沒聽我說過，不准在我面前無故殺人嗎？」

古殘目怒視着道：「諸葛先生，這小子一再對老夫無禮，委實欺人太甚，老夫可顧不得你的招呼了。」

諸葛山眞一笑道：「依我說，古老就認輸了也罷！好在輸了也不過少分一點藏珍而已，沒多大損失。」

古殘怒道：「你要老夫向這小子認輸？」

諸葛山眞道：「不！是向萬家堡認輸，誰叫你的人頭比人家少一顆呢，羅菩提是出了名的拗性子，他說不讓你殺人，你拗不過的。」

古殘叫道：「胡說，老夫不信就叫這小子給整住了。」

諸葛山眞道：「事實上你已經被他整住了，他的劍氣閉穴手法是禪門絕學，誰也解不了的，現在你的侍女已有兩個被制住，等於失去了行動力，又能拿他怎麼樣？」

古殘吼道：「老夫不信這個邪！」

雙手一按座轎，飛身離座而起，直往那三人頭下落下。

羅菩提也及時動作，長劍迎出，舞起一片劍幕，使得古殘不敢落下來，大袖飛舞中，飄落一邊，厲聲道：「小白、小藍，架着我，今天非宰了這小子不可，」

兩個女孩字飛身過去，四手合搭交叉，成了一個抬轎的形態，古殘輕輕一躍，便坐了上去。

羅菩提道：「古老兒，我勸你適可而止，否則我再制住兩個女孩子，看你怎麼辦？」

古殘冷笑道：「你有種就試試看，過去。」

兩個女孩子架着古殘，腳步輕點，衝向羅菩提，古殘則運爪如風，向羅菩提的頭上抓了

過去。

羅菩提握掌成拳，猛力往上擊去，拳風勁厲，古殘見勢力很兇，不敢硬接，化爪成拳，托住了那一拳。

兩個人的內力都很强，倒是不相上下，可是那兩個女孩子却承受不住，連連退了幾步，羅菩提就勢長劍一揮，劍風點出，把她們的穴道又制住了。

八

古殘連催了兩聲，見兩個女孩子木立不動，知道又着了道兒，用手指按了一按，又試探了片刻，仍無法解開穴道。

他不由臉色鐵青，厲嘯一聲，飛身又朝羅菩提撲去。

羅菩提單手持劍，凝神對峙。

一個在空中，一個在地下，居然又拆了十幾招。

古殘全靠一口眞氣提住，停身空中，糾纏十幾回合後，一口氣已用竭，飄落而下，略一點地，回到座轎上，撈起兩根烏黑色的鋼拐，各長四尺餘，尖端四五寸處，都是銳利的鋒刄，再度拔身而起，攻向羅菩提。

這次他兇得多了，一拐支地，一拐發招，雙拐配合着身形起落，交互運用，勢力勁厲異常。

羅菩提的一支劍輾轉應戰，兩個人打成一團，熱烈之至，交手約五十多招。

諸葛山眞叫道：「古老，你歇一下吧！這有什麼意思呢？」

古殘吼道：「不行，老夫非斃了這小子不可。」

諸葛山眞道：「羅菩提年紀雖輕，却名列八奇之冠，你雖然不見得一定會輸，却也要費

很大的力氣才勝得了他。

可是勝過他之後，你又怎麼辦呢？聞千里急着要爲他手下報仇，何妙容也放不過你，你還能應付嗎？」

古殘聞言一怔。

諸葛山眞又道：「萬家堡是不會幫你忙的，南山子必然袖手，常醉客可能會幫同出手對付你，凌雲霄也可能插手，那時候我也照顧不了你。」

古殘怒叫道：「諸葛山眞，你太不夠朋友了。」

諸葛山眞笑笑道：「我志在屠龍，邀你來也是爲了合力取得藏珍，可不是叫你來跟人鬥氣的。」

古殘只得虛晃一拐，憤然回到座轎上，指着羅菩提道：「小子，你記住，老夫絕不放過你！」

諸葛山眞道：「這才是呀！屠龍之後，分配藏珍時，也不見得會公平，回頭有得打呢！你何必這就沉不住氣呢？」

古殘哼了一聲道：「把那四個女孩子的穴道解開。」

羅菩提笑了一笑。

聞千里道：「不要理他，這老怪物難纏得很，正好用這個機會陷住他。」

但羅菩提還是上前，把四個女孩子的穴道都給解開了，同時也把那個萬家堡的漢子穴道給解開。

聞千里不解道：「羅老弟！這不是給自己添麻煩嗎？」

羅菩提只笑不語。

常醉客却哈哈一笑道：「世人把玉面修羅列爲八奇之首，的確沒有錯，但憑這份氣度，就無人能及，武功高低又是另一回事。」

萬年紅不服氣道：「就憑這一手也不算什麼！他是故作大方而已，他會劍氣閉穴，隨時還可以再制住她們。」

常醉客道：「這倒不見得，劍氣閉穴祇能在有限的幾個部位上奏效，第一次容易，第二次就難了，換了你，你肯放棄這個有利的機會嗎？」

萬年紅還要開口。

萬年青却道：「夫君，不要爭了，這句話我承認，也不僅是這一件事，剛才古老兒要殺我們的人湊足人頭之數，明明是對他們有利的事，換了別人，巴不得我們先拚起來，羅菩提却出頭阻止，這份度量就値得人欽佩了，你還有什麼可爭呢？」

何妙容道：「而且古殘說要取人頭湊數時，並沒有指明對象，人人都有可能，他要開始行動時，連我在內，每個人都在爲自己戒備，只有羅兄弟挺身而出去阻止他，這份俠義心胸誰能比得上！」

南山子乾笑道：「追風俠徒具虛名，他殺得了我們嗎？剛才看他跟羅菩提露的幾手，也

不見得高明到那裡去。」

何妙容冷笑道：「不比你高明，但不會比你差，這也是現在說說而已。追風俠成名比我們都早，在沒有互相較量之前，誰也不敢去惹下這個强敵，就是說現在你敢去惹他嗎？」

南山子一挺胸，道：「我敢說那句話，就是不在乎他！」

何妙容冷笑道：「算了吧！古殘沒殺到萬家的人，但也算是跟萬家堡有個過節，你爲了討好萬家夫婦，才敢說那句話，不過你可得小心點，追風俠要是找上你，比水道的人還可怕，別看他行動不便，到處要人抬着，那祇是做做晃子，他那根拐杖行動如風，比有腿的人還利便，說不定什麼時候，神不知鬼不覺的就在面前出現。」

古殘在轎上冷笑一聲道：「何山主倒是對老夫很清楚。」

何妙容一笑道：「你雙腿天殘，行動離不開驢子，可是殺起人來却俐落得很，死在你手中的四海遊龍申無相是在四層樓高上丟了腦袋，我就覺得很奇怪，你的驢子可不能上樓呀！今天看到了你的雙拐，才算是有了解答，古老兒，你也別裝了，反正以後人家不會再當你是殘廢了。」

古殘冷哼了一聲道：「妳說明了也沒關係，反正老夫爲人處世的習慣不會更改了，睚眦必報。

誰開罪了老夫，誰就小心點，除非在一年之內別給老夫找到，否則總有好看的，老夫追仇的期限只一年，超過了一年，那怕是毀家殺妻奪子的血海深仇，老夫也能放過。」

諸葛山眞一笑道：「古老，你這話等於白說，你孤家寡人一個，又沒有家小，那些仇從何而起？」

古殘一瞪眼道：「怎麼沒有，祇是老夫的家人被人殺光了，一年之內，沒找到那批山賊而已。」

諸葛山眞道：「古老也有家人。」

古殘目射兇光道：「不錯！二十年前，老夫的家人路過蒙山，被一批山寇殺死了，那時老夫遠在千里之外，等到趕回來得知訊息後，蒙山的山寇已經找不到影子了。」

聞千里道：「那時洒家剛開始入綠林，路過蒙山，遇上了金翅大鵬刁遠下山刼財，洒家認爲他們刼財後還要傷人，有違道義，都給消滅了，也就是那一次，洒家在綠林道上建下聲威。」

古殘道：「老夫知道，所以才沒找你麻煩，否則以老夫的脾氣，不把天下的山賊屠盡了才怪。」

聞千里道：「洒家可以說替你報了毀家之仇，你爲什麼要恩將仇報，殺死我那麼多的手下呢？」

古殘怒道：「家仇雖不能報，老夫可是看見山賊就有氣，要不是因爲你在主持，老夫對你們這批山賊絕不輕饒，今天是南山子鼓動要跟萬家堡來個獵頭競賽，老夫正好利用機會，拿他們來消消火。」

聞千里一怔道：「那也不能不分青紅皂白呀！」

古殘冷哼道：「是山賊就該殺，因爲你剿滅了蒙山的山寇，替我報了毀家之仇，老夫才特別客氣，否則還會讓你來到此地，早就宰掉你了。」

聞千里沉思片刻才道：「盜亦有道，洒家主持旱道綠林盟之後，嚴格執行兩項規定：一是不准刼色，二是刼財時，事主如果不反抗，絕不准輕易傷人，違者嚴懲，今天你殺死的那些人，都是何山主那兒放出來的，身犯淫戒，死有餘辜，所以洒家不再追究，可是你以後若再傷我任何一名手下，洒家就跟你沒完。」

古殘傲然道：「那要看老夫高興了，而且叫你那些手下別冒犯老夫，如若不然，照殺不誤。」

聞千里剛要開口，諸葛山眞忽然道：「蟄龍要出水了。」

一句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大家都把眼睛移向池上。

果然平靜的水面冒出一個個碗大的水泡，連連不斷，而且池水也開始掀起了波濤，衆人情不自禁地移近池邊，那冒起的水泡中散發出一股腥氣，令人掩鼻。

諸葛山眞道：「這股腥味含有毒質，沒有龍鬚草的人遠離二十丈外，以免爲之薰倒，大家準備一下，奇怪了，照理應該等月出時才出水的，怎麼會提早了呢？」

何妙容知道這一定是凌雲霄的三個手下楊氏兄弟在水中活動，惹怒了蟄龍，才會提早出水。

萬家堡的人除了銀鐵雙劍外，都退走了。

虎嘯行者手下的四大天尊與阮青虛也退出二十丈外，古殘一擺雙拐，他的四個侍女也把轎子抬走。

諸葛山眞道：「留下的人都有龍鬚草吧！我們各自分散到池子四周，誰有機會就請出手！」

話才說完，波濤洶湧更烈，池水突翻，冒出一個怪頭。

在場的群豪都沒有見過眞正的龍是什麼樣子，只是從前人所繪的丹青上有個大概的輪廓印象。

此刻親見後，都不禁爲之駭然，這一頭洪荒時代孑遺的怪物並不像傳聞中那麼可愛，却比圖畫中的形像更爲猙獰可怖。

龍首似牛，但這怪頭大上數倍，青灰色的鱗甲有鴨蛋大小，一對巨眼有海碗那麼大，發出暗紅色的光輝，巨口似鱷，上下兩排利齒如刄，嘴邊一對觸鬚長有七八尺，伸縮運轉十分靈活，額角的那一對角也有四五尺長，粗似瑚枝，分爲十幾個枝椏，頂端却尖銳如畫戟。

聞千里禁不住叫道：「我的媽呀！腦袋就有這麼大，牠的身子該有多長，這還是未成氣候的幼龍呢！」

諸葛山眞道：「不錯！龍爲水中之王，威能掀波作浪，體軀一定是龐大的，據山人所知

龍首約爲身長的六分之一，加上有身長一半的尾部，因此這條龍的全身長度應該是四丈左右，粗約爲半丈徑圓，的確是一條龐然巨物。」

古殘忍不住道：「老夫試試牠的威力如何？」

說着柱杖飛身，就朝龍頭縱起。

諸葛山眞跟在他後面縱起，在空中拉住他的後背心，凌空一個翻轉，將他硬扭了回來，道：「古老不可造次，龍性最野，牠的頭上堅逾精鋼，刀劍不傷，激怒了牠，就更難對付了。」

古殘被人從空中扭了回來，臉色很難看地道：「生死安危是老夫一人的事，用不着你來操心。」

諸葛山眞道：「我關心的不是古老的安危，而是屠龍的機會，如果古老激怒了牠，發起性來，別人得手的機會就小了，蟄龍藏珍是大家都有份的，古老還是請等一下。」

古殘見每個人都以不滿的眼光看着自己，情知衆怒難犯，只得强忍一口氣道：「你們在這兒大呼小叫，難道就不怕驚吵牠了？你分明是跟老夫過不去。」

諸葛山眞一笑道：「龍生長在水中，耳朵是半聾的，嗅覺也十分遲鈍，除非有雷鳴霹靂那等巨響，牠是聽不見的，我們說了話，倒是不會驚醒牠。」

古殘道：「牠的眼睛瞎不瞎？」

諸葛山眞道：「不瞎，而且視覺十分敏銳，可照幽冥，因爲牠是在晦暗的水底生長的，正因爲牠視覺敏銳，才畏懼强光，必須要等月夜才出動。」

古殘道：「那麼，這麼多人圍集在池邊，牠會看不見。」

諸葛山眞笑道：「當然看得見，可是牠沒有見過人，不知人爲何物，只當作是較大的魚類而已，不會太過注意。」

古殘每句話都被駁倒，感到臉上無光，怒聲道：「你對龍性如此的了解，以前屠過幾次龍？」

諸葛山眞道：「這種遠古龍種，千百年難得一見，山人也是初次遇上，但是山人事先博覽群書，搜集一切有關資料，以俾不虛此行，所以知道得多一點。」

古殘冷笑道：「書載前古勇士周處除三害，單身一人屠虎搏蛟，今天這麼多人還怕一條未成氣候的蟄龍不成？」

諸葛山眞道：「周處屠的是蛟不是龍。」

古殘道：「蛟與龍難道還是兩種東西不成？」

諸葛山眞笑道：「一龍九種尚且不同，蛟龍怎能混爲一談，蛟似龍而非龍，正如貓類虎而非虎，殺貓容易，屠虎難，搏蛟容易屠龍難，兩者之間相去千里。」

萬年青笑道：「諸葛先生果然博學廣聞，我想昔年周處不過是一個天生蠻力的匹夫而已，他有屠蛟之力，而我們有這麼多學過武功的高手，對一條蟄龍反而要如此謹愼，現在聽先生一解釋，才明白其中道理。」

古殘因爲剛才獵首之賽輸給萬家堡，心中已經很不痛快，被諸葛山眞從空中拉了回來，更使他感到大失顏面。

因爲他出道江湖，比八奇還早，雖然八奇中的南山子與諸葛山眞年歲與他相去不多，但在江湖的履歷上，他還是這些人的前輩，怎能忍受這種奚落，現在一聽銀劍萬年青居然出來爲諸葛山眞幫腔，怒火中燒，也顧不得觸犯衆怒，大聲道：「你說的這麼厲害，老夫偏要試一試。」

諸葛山眞冷冷地道：「我希望古老不要意氣用事，你激怒了蟄龍，對別人屠龍之舉將會增加困難。」

古殘三角眼一翻道：「假如老夫非試不可呢？」

諸葛山眞笑道：「那山人只好像剛才一樣請古老回來。」

古殘哼了一聲道：「諸葛山眞，因爲屠龍之行是你邀我來的，老夫才對你稍稍客氣一點，但不會有第二次。」

諸葛山眞泰然地道：「山人知道屠龍非一二人之力可竟，才廣邀好手，冀仗群策群力而有所成，非對古老一人特別借重。」

假如古老爲了意氣之爭，不但是幫不了忙，反而要增加大家的困難時，山人必須加以制止。」

古殘臉色一沉道：「你不妨也試試，老夫是翻臉不認人的，到時候可別怪老夫不講交情了。」

諸葛山眞哈哈一笑道：「古老！我們也算是多年相知了，你也明白山人處事的態度，是對事不論情面的，你若要增加我們屠龍的困擾，山人只得拋開多年交情了。」

古殘陰沉地看了他一眼，再度拔身飛起。

諸葛山眞亦步亦趨，跟在他後面縱起。

古殘這次有了準備，空中一搖身，雙拐直揮過來，出手十分凌厲。

但諸葛山眞的身法巧妙之至，空中一個翻身，居然又拔高幾尺，剛好躲過他這一擊，跟着雙手下落，搭在古殘的肩頭上一拋一摔，將古殘又拋回了岸上，他自己却利用這反拋之力飄然由另一邊落地，恰好落在南山子與萬氏夫婦中間。

這三人行動都是一致的，看見古殘有撲過來拚命的意向，立刻三劍齊出，橫在胸前待敵，古殘估計了一下，他剛才也曾試探過萬氏夫婦交了幾招，雖然沒吃虧，但也沒佔到便宜，加上個南山子，自然更沒便宜了。

何況他要找的對象是諸葛山眞，而自己兩次被聖手醫隱從空中拋了回來，第二次還是有備之下，仍着了道兒。

光是諸葛山眞一個人，就相當扎手，如果變成了以一敵四，那是吃虧定了，儘管他心高氣傲，在利害關頭上，他還是不肯硬拚的。

因此，古殘忍了一口氣道：「諸葛山眞，老夫很佩服你剛才的一手，想不到你還會暗藏

不露。」

諸葛山眞微微一笑道：「世傳八奇中山人雖然以醫道揚名，但光靠醫術，亦不能身登八奇的，當然要會兩手。」

古殘沉聲道：「你有本事把老夫抓回來，老夫就認輸，拍拍屁股走路，放棄一切的權利。」

諸葛山眞笑道：「屠龍未竟之前誰也沒好處，古老又有什麼權利可言呢？古老的權利要等到屠龍之後才談得上。」

古殘怒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諸葛山眞道：「山人說藏珍在龍身上，未曾屠龍前古老就走了，就沒有權利，總不成我們辛辛苦苦，冒險拚命屠龍取珍，還要白送古老一份，這不是廢話嗎？」

古殘爲之語塞，頓了一頓才道：「如果你再能把老夫由空中摔回來，老夫就作你的支持者，拚命幫你屠龍，將得手之後的權利全部放棄，這該行了吧？」

諸葛山眞道：「此話當眞？」

古殘道：「自然當眞，老夫生平不說一句虛假的話。」

諸葛山眞笑笑道：「這一點山人倒是信得過的，那我們就此說定了，不過條件改一改，山人也不要古老太吃虧，你要的是龍血來治療天生的殘疾，這一點山人決不食言，祇要屠龍得逞，山人一定保證古老雙腿能行，祇是古老却必須聽山人的言語行事。」

古殘一怔道：「這又是什麼意思？」

諸葛山眞笑道：「沒什麼意思，古老是絕世高手，就是受了先天缺陷的影響，有點美中不足。

山人如果能得到古老這樣一位好幫手，做很多事都方便多了，自然要爲古老盡點心，使古老的武功更進一層。

古殘沉聲道：「可是，要老夫居爲下人，聽你的指使……」

諸葛山眞一笑道：「古老言重了，以古老的身份，山人怎敢如此冒瀆，山人只想以後對古老有所要求時，古老不要拒絕而已，我們能成爲朋友已是高攀了。」

古殘想想道：「你祇是要求而已？」

諸葛山眞道：「不錯，而且每一個要求都是對我們雙方有好處，更不會損壞古老的尊嚴的，否則古老可以不理。」

古殘道：「好，這樣子還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須把老夫再從空中給拋回來，才能談得上成交。」

諸葛山眞笑笑道：「這是當然了，否則要向古老這樣身份的人提出要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古殘又道：「話要說明白，這一次空中交手，老夫是爲了保持盛名，將不顧一切要施展殺手了。」

諸葛山眞笑道：「沒問題，這次山人就站在原地不動，招招手就把古老給請回來。」

古殘不信道：「諸葛山眞你不是開玩笑吧？」

諸葛山眞道：「這種事怎能開玩笑呢？山人如果辦不到這一點，也按照所約，把屠龍後一應所得全部轉讓古老。」

古殘道：「好！老夫接受，看你要什麼花樣？」

口中說着話，雙拐互移，來到岸邊，諸葛山眞果然袖手不動。

古殘見那條蟄龍在潭中繞行幾圈後，昇起頭，對着初昇的滿月正在張嘴吐氣，噴出一團團的青霧。

他已運足了氣，飛身向上拔起，朝着龍頭處飄去。

但他的心神還是放在諸葛山眞身上，空中一個轉折，面對諸葛山眞，提防他的出手，那知諸葛山眞依然端立不動。

他控住氣，使身形緩緩下落，口中大叫道：「諸葛山眞，你究竟在搗什麼鬼，老夫在等着你呢？」

諸葛山眞笑笑道：「古老，你別忙着跟我爭勝，還是注意下面吧！再落下幾尺，你就要餵龍了。」

古殘聞聲驚顧，才看見身子離龍口不到五尺，那條龍正張開大口等着，以他那瘦小的身軀，還不夠牠一口呑的！

這一驚非同小可，還算他武功精湛，經驗老到，而且由於先天殘疾之故，他的輕身功夫着重在運氣與身軀的翻騰變化。

所以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他的身子猛一打橫，往上升高尺許，也幸虧有這一升，因爲那條龍也等得不耐煩，巨頭又抬高幾尺，對他咬了上去，假如不升高的話，也恰好被牠咬個正着。

可是躲過了這一咬，危機並沒有解除，巨龍一口咬空，動作也快，七八尺長的觸鬚突然又延伸三尺多，捲住了他的身子，跟着由水中探出一條披鱗逆甲的巨爪，逕直朝他的頭上抓去。

古殘身子被觸鬚扯得往下一沉，却正好有了借力的憑藉，一拐奮力擊出，敲在巨爪中，居然發出錚聲激鳴。

緊跟着，還爆出了一溜火光，竟是絲毫無損，但古殘的另一支鋼拐，却利用拐頭的利刄，撩向捲身的觸鬚上。

龍身的鱗甲堅逾金石，這觸鬚却因可以伸縮自如，是柔韌的，當不起利刄的一削，頓時冒出一縷暗紅色的鮮血，同時巨龍也在負痛之下，發出一聲震耳的嘯鳴，巨頭一搖一摔，觸鬚放鬆，將古殘抛了起來。

諸葛山眞適時將手一招道：「古老，回來吧！」

古殘驚魂乍定，好容易脫出龍口，眼睛看到陸地，連忙飄身落下，正好落在諸葛山眞身

旁，雙拐柱地穩住身形後，才吐了一口氣道：「好厲害的畜生！」

忽又看見諸葛山眞站在身邊，怒從心起，挺拐逕擊道：「混帳東西，你竟敢陰謀來陷害老夫！」

諸葛山眞一臂疾出，握住了他的鋼拐道：「古老，山人完全按照所約行事，怎麼說是陰謀陷害呢？」

古殘氣極無語，奮力想奪拐再擊。

他另一支拐必須用以支持住身體，所以僅只一拐能用，搖了一搖，那支拐在諸葛山眞的掌握中，竟如鋼鑄一般，動都不動，他更爲憤急了，滿頭白髮都逆豎而起，臉色通紅，想是用上了全部勁力。

可是諸葛山眞竚如磐石，依然紋風不動。

倒是古殘柱地的那支鋼拐，原本撐在一塊石上的，首先是拐尖沉入石內，慢慢地拐身也陷進一半，這證明在互較內力上，他比諸葛山眞遜色多了。

古殘到底是識貨的，眼睛瞪着諸葛山眞看了一陣，忽而喟然一嘆道：「好！牛鼻子，老夫算是認栽了。」

諸葛山眞放手一笑道：「古老言重了，你是靠着一拐柱地，怎及我雙足平踏地面呢？在施力的支持上，山人就佔了幾十倍的便宜，這不能用來較勝負的，倒是古老的火氣太大了一點，還是平心靜氣來談談吧！」

他的話不爲無理，但兩人內力互較，必然有個數，那祇有他們自己清楚了。

古殘一嘆道：「牛鼻子，老夫以前低估了你，沒想到你功力精深至此，沒話說，老夫甘心認輸，可是你不該害人，說好了要在空中較勁，你怎麼讓老夫毫無防備地往龍口裡送。」

諸葛山眞笑道：「這一次山人可沒說要在空中較勁，祇說站在原地不動，招招手就把古老請回來。」

古殘道：「那是給蟄龍摔回來的。」

諸葛山眞一笑道：「不錯！山人又不會邪術，對古老這等高手，內家小天星接引掌力也不會有用，那能招招手就把古老請回來，自然要借重外力。」

古殘怔住了。

諸葛山眞笑着又道：「古老是出去鬥龍的，山人再三阻攔不住，古老自然是認爲有必勝的把握，但山人把賭注投在龍身上，認爲古老必將無功而歸，現在事實證明，山人的判斷是絕對正確的，古老應認輸了吧！」

古殘不禁又是一怔。

當他看到週圍對他充滿敵意的眼光，又想起剛才兩度交接，諸葛山眞雄厚的內勁，深知這個傢伙無論智、力都比自己高上一籌，跟他作對的話，自己是吃虧定了，倒不如藉此拉攏，找個有力的靠山。

因此，他一嘆道：「罷了，老夫一生縱橫武林，想不到最後會給你套上了，老夫向來說

一不二，只好從此聽你的擺佈了。」

諸葛山眞哈哈大笑道：「古老言重了，我們本來就是好朋友，今後更當患難相濟，苦樂與共。」

古殘道：「諸葛村夫，老夫有一句話說在前面，老夫今後跟着你行動倒沒什麼，可是老夫身上的痲煩很多。

聞千里固然與老夫不會甘休，萬家堡這兩口子與老夫也結上樑子了，以後恐怕連你也會牽進去，你能罩得下嗎？」

這老兒也滑得成了精，事先就把問題擺了出來。

諸葛山眞何嘗不明白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這個沒什麼，古老與他們祇是點小誤會，以山人的薄面，給你們大家化解一下，他們多少會給山人一個面子的。」

萬年紅夫婦冷笑一聲不作表示。

聞千里却道：「諸葛老兒，你的面子夠大嗎？萬一我們不買帳呢？」

諸葛山眞道：「不買帳也沒什麼，古老一向敢作敢爲，旣然敢殺你的手下，自然有把握擔當下來，山人用不着幫他的忙，只要暗下替他出幾個點子，也就夠你受的。」

聞千里冷哼一聲道：「那我們就走着瞧好了，洒家不妨明白告訴你，支使洒家跟凌老大到百花山去送死，水陸兩道百餘條弟兄的性命，有一半是記在你頭上，你自己更得多當心，有你的樂子呢！」

諸葛山眞哈哈一笑道：「全記在山人身上都不要緊，山人活到這麼大，怕過誰來，山人也有句話說在前面。

誰要是想找山人的痲煩，也得掂掂自己的份量，山人要殺起人來，連手都不必動，吹口氣就能叫你們倒下一大片。」

聞千里正要跟他衝突起來。

凌雲霄却道：「聞兄！諸葛山眞雖號聖手醫隱，可是他害人的手段比救人的手段更爲厲害，這句話倒不是誇大，他隨便弄點毒藥，咱們就防不勝防，跟這種人鬥狠，咱們非吃虧不可，因爲他只是一個人，咱們却有成千上萬的弟兄，你還是忍口氣吧！」

聞千里憤然道：「忍口氣？難道就此算了不成？」

凌雲霄一笑道：「那也不是算了，只是咱們犯不着跟他明鬥，你我都有的是人手，不管他走到那裡，咱們都踩得住他的腳跟，撈到一個機會就幹，也不顧忌什麼道義風度，任何手段都拿出來，一下子就整得他屍骨無存。」

諸葛山眞笑笑道：「山人豈會這麼容易叫你們整住了的？」

凌雲霄哈哈笑道：「一次不行兩次，不得手的話，十次二十次，咱們拚着人多跟你泡下去，整得你老小子坐立不安，一天的舒服日子都過不成，而且你有種就別睡覺，只要你合上眼睛，我們也不必費什麼腦筋，在你周圍安上幾十斤炸藥，祇要一個小小的火苗就可以解決掉你了。」

諸葛山眞臉上微微變色道：「這麼一來，山人倒是要當心一點了，尤其在睡覺的時候，必須作萬全的佈置，絕不讓你的人活着走近百丈之內。」

凌雲霄道：「那只是一個方法而已，從這兒回去，你要經過多少山，渡多少河？山上是聞兄的事，水裡是我的事，你時時刻刻都得留上心，說不定一個看來全不起眼的人挨到你身邊，就是你的拘魂使者。」

諸葛山眞冷笑道：「山人又不是泥灰做的，一碰就散了，就算你們兩個總瓢把子想什麼行刺暗算，山人也不在乎。」

凌雲霄冷笑道：「行刺暗算？你眞太看不起我們了，告訴你，咱們不做那種事，如果要派人的話，就一定派個準備送命的，身懷十斤炸藥，走到你身前一拉火線，跟你同歸於盡就行了，咱們綠林道有個好處，就是不怕死的人多，看你有幾條命夠拚的？」

諸葛山眞駭然變色。

古殘也不禁惶然道：「他們這一手倒眞夠絕的，我們只有見一個殺一個……」

諸葛山眞一嘆道：「古老，這樣子行不通的，我們不能永遠不跟別人接觸，而且也不知道那一個是他們的人。

如果一路殺回去，怕不有幾千幾萬個人會遭殃，還不一定能殺到他們的人，這樣一來，反而中了他們的計，用不着他們出手，我們就會被天下的人視為不可饒恕的公敵，容身無地了！」

古殘急了，道：「那怎麼辦？我們如果不加預防，就會眞着了他們的道兒，送掉這兩條老命了。」

諸葛山眞道：「送命倒是小事，就怕的是常年在威脅之下，見人就懷疑，非被逼瘋不可了，祇有一個辦法可以對付他們，擒賊擒王，一勞永逸。」

古殘道：「對！先宰了這兩個王八蛋！」

凌雲霄笑道：「那有個屁用，消息早已傳出去了，水陸兩道的弟兄都在恭候着你們的大駕。」

諸葛山眞笑道：「凌雲霄，山人不得不承認你這一手很厲害，但你只要敢試第一次，除非那一次成功，否則就沒有第二次了。

因為我們會採取主動，不等你的人找來，我們先找了去，逢山過水，先搗了你們的老窩，這是第一步手段。

接下去第二步就更絕了，山人調查得很清楚，水陸兩道，至少每邊都有十個夠身份的人想取你們的總瓢把子地位而代之，山人只要遞個消息過去，答應幫他們一手，促成你們窩裡反，自然會有人來對付你們！」

凌雲霄與聞千里的臉色微微一變，可見這一手擊中了他們的弱點，但聞千里還強顏道：「洒家不信會有這種人。」

諸葛山眞道：「綠林道中固然義氣感人，但也未必人人如此，敗類也最多，要不要山人

說幾個出來？」

聞千里大叫道：「你說好了，洒家先處置了他們。」

凌雲霄道：「聞兄，你別聽他的，他說出來的人名未必可信，就算是眞的，我們也沒有辦法。

綠林道有綠林道的規矩，難道就爲他這一面之詞，咱們就火拚了弟兄不成，我們的盟主地位是從拳頭刀劍打下來的，不服氣大有人在，但沒有抗命犯上的事實，我們不能隨便處置人的。」

聞千里道：「但他眞要來上這一手也很麻煩的。」

凌雲霄一笑道：「他有他的絕招，我們有我們的絕招，雖然這些絕招都足以制住對方，但也有個先後，咱們不妨跟他挺着，看誰先得手好了。」

一場唇槍舌劍總算平息了，不過雙方的臉色都不大好看，心裡也不太平靜。

諸葛山眞故作鎭定地一笑道：「聞頭領說得對，反正我們大家都劃下了道兒，曉得互相都有制住對方的能力與手段，以後就是各顯神通了，但目前還是以屠龍爲要，那條蟄龍被古老一拐傷及鬚根，兇性大發，對我們是利弊各半。壞處是牠有了警覺，知道我們不好對付，以後會小心得多，好處是牠發性之後，損耗體力不少，下手較易，現在牠正在發威，大家再設法逗逗牠，讓牠的體力多損耗一點，等牠疲時，就好出手對付了。

我們不妨各憑運氣，牠的威勢全在兩隻眼睛，最珍貴之物也是那一對眼珠，誰能刺瞎牠的雙目，誰就可以得到那一對龍珠，不知誰有興趣一試？」

大部份的人都躍躍欲動。

萬年紅挺劍欲出，萬年青將他拉住道：「你別傻，這種好事輪得到你嗎？」

萬年紅道：「這是他自己說的，不怕他不承認。」

萬年青一笑道：「他祇是一個人說，別人肯答應嗎？」

諸葛山眞一笑道：「別人沒有理由不答應，因爲他們也有機會可以得手，這並不限定誰動手的。」

萬年青冷冷地道：「有這種好事，你自己爲什麼不要？」

諸葛山眞笑道：「誰說我不要了，但條件是山人提出來的，山人如果搶先出了手，你們一定說山人別存私心，所以山人必須讓你們先試試運氣，如果你們的運氣不佳，都放棄了之後，山人再出手不遲。」

萬年青冷笑道：「誰相信你有這麼好的良心，你分明是支使別人前去冒險賣命，最後你再來搶現成的。」

諸葛山眞一笑道：「萬夫人，山人可不承認這句話，也沒有這個居心，山人如果出手的話，可以手到擒來。」

萬年青冷冷道：「有這麼容易嗎？」

諸葛山眞道：「當然不容易，龍珠爲龍身上最珍貴之物，那有這麼容易取得的，捨不得金彈子，打不到巧鴛鴦，像這類人間奇珍，總得付點代價。」

萬年青道：「要付什麼代價呢？」

諸葛山眞道：「生命，因爲龍的眼珠有一對，除非在一劍之下，同時刺瞎，否則就很危險了。

如果只刺瞎牠一隻眼睛，牠負痛發威，人在水中又沒有借力的地方，要逃過牠的反噬，是很難的事，所以這一舉是以性命相搏。」

萬年青這才朝萬年紅冷冷一笑道：「你聽見了嗎？如果一劍不得手，你就沒命了！你值得嗎？」

諸葛山眞笑道：「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總得要冒點險的，值不值得就在各人的看法了。」

萬年青道：「我們寧可別人去碰碰運氣。」

羅菩提忽然問道：「這龍珠有什麼用處？」

諸葛山眞道：「救命，此珠爲龍體精華所聚，無論是什麼嚴重的內外傷，疑難絕症，用一顆珠子研碎服下，立刻可以不藥而癒，此外這東西放在身邊，蛇虫遠避，百毒不侵，烈火燒不傷，乃人間至寶。」

薩玲娜忙問道：「治走火入魔有用嗎？」

諸葛山眞道：「什麼病都有用，祇是太可惜了，令堂走火入魔，祇須用龍血沖就行。」

薩玲娜聞言正在猶豫難決。

羅菩提忽然道：「讓我去。」

薩玲娜忙道：「羅大哥，我是爲了家母。」

羅菩提道：「我也是爲了令堂和何大姐，兩顆龍珠取得後，剛好每人一顆，我自己並不要。」

何妙容大爲感動道：「羅兄弟，我們並不一定要龍珠，有了龍心與龍血就行了，你又何必冒險呢？」

羅菩提低聲道：「強敵環伺，回頭不一定能得手，不如趁現在先下手，也免得夜長夢多，我們把所須的東西取到手之後，就算其他東西都沒份也不在乎了。」

何妙容道：「即令刺瞎了龍目，不一定就能得到龍珠。」

羅菩提道：「不！我一定要趁現在弄到手，如果等屠龍之後再取珠，其他人也不會承認承諾的。」

何妙容還想出口攔截。

羅菩提已衝到了岸邊。

這時，那條蟄龍已發了一陣威，昂首朝岸上諸人怒目而視，口中連連發出低吼，兩條觸鬚與一條腥紅的長舌不住地伸縮，形相十分猙獰。

羅菩提凜然不懼，深吸了一口氣，縱身飛躍而去，到達龍首上空，他毅然翻身下擊，疾如鷹隼，一劍直刺進龍的右目中，蟄龍痛極而吼，將頭一低，巨爪探出，一下子抓住了羅菩提的腰間，沉入了水中。

岸上諸人大驚失色，何妙容與薩玲娜都要仗劍過去撲救。

凌雲霄忙把她們攔住了道：「二位又不會水性，下去也救不了他，還是讓凌某下去看看吧！」

何妙容急得垂淚道：「凌頭領，無論如何也請你救救羅大俠！」

凌雲霄慨然道：「凌某對這位小老弟也是衷心欽佩，此去無不盡力，就是救不了他，也要把他的遺體搶出來。」

說着一頭栽進水裡。

諸葛山眞嘆道：「我沒想那小子有這股傻勁，爲了別人去賣命，希望他吉人天相，否則我對老和尚就難以交待了，咳！這是何苦呢？」

何妙容厲聲道：「諸葛山眞，你用毒藥迷住了佛印大師，又害死了羅菩提，你別想有好日子過。」

諸葛山眞道：「老和尚那兒我留了一本龍鬚草，只是怕他阻碍我行事，並不想害死他，至於羅菩提，却跟我毫無關係，我既沒有叫他下去，事前已說過刺目取珠的困難，他偏要逞强有什麼辦法呢？」

說着但見池中波濤洶湧，水浪直翻，而且有一縷縷的紅水冒上來。

諸葛山眞道：「龍入了水，威力增加十倍，恐怕連凌雲霄也難保了，萬老弟，這下子你們可去了一個心腹大患，水道的人不會再找你們麻煩了。」

萬年青冷冷笑道：「對諸葛先生難道沒有好處嗎？他那個報復的方法實施起來，你的威脅更大。」

諸葛山眞微笑道：「山人不在乎，水陸兩道的人雖然多，但山人行踪飄忽，化身千萬，當着面他們也找不到我，你們萬家堡却搬不走移不動，只有等着挨宰。」

說着水浪一翻，却是凌雲霄上來了。

何妙容忙湊上去問道：「怎麼樣了？找到羅兄弟沒有？」

凌雲霄搖頭道：「沒有，先前還在水底找上那條蟄龍，可是牠太厲害了，我會同楊家兄弟四個人，仍是近不了牠的身，反而被牠追得四下亂逃，刀劍砍上去一點都沒用，後來牠鑽到一個泉眼裡，我只好出來了。」

薩玲娜急道：「你沒看見羅大哥嗎？」

凌雲霄道：「沒有！我們找到牠拚鬥時，牠的爪子上沒有抓到人，不是被牠吞下去，就是掙脫在水裡，楊氏兄弟還在四處搜索，我的水性不如他們，只好先上來了。」說着還連連喘氣。

諸葛山眞哦了一聲道：「我們倒是走眼了，原來水裡還埋伏有人，楊家兄弟是誰？」

南山子道：「水性能强於凌雲霄的，一定是東海龍王楊世慶的三個兒子，楊開、楊泰、楊和，諸葛山眞，他們找來這三個精於水性的高手，屠龍之舉，我們就吃虧大了。」

諸葛山眞笑笑道：「沒關係，在水裡有幾百個高手也殺不了那條蟄龍的，楊家兄弟是海盜出身，水裡功夫卓絕，武功却平常，他們絕對得不了手。」

南山子道：「這可不見得，他們稱覇東海，連東夷的海盜都被他們擊敗了，扶桑劍法在東土另成一家，據說楊世慶在一次海戰中，曾經力殲十幾名扶桑劍士……」

諸葛山眞笑道：「扶桑劍士雖狠，却强不過中原的武林高手，何況淪爲海盜的更不是什麼好手，就算楊家三兄弟也能名列高手吧！但不會高過我們八奇。」

萬年青忍不住接口道：「如果他們在水裡把龍殺死了呢？」

諸葛山眞道：「那就更好，省了我們不少事，龍一死，一定會浮上來，我們正好揀個現成便宜。」

南山子道：「他們可以把龍屍藏在水裡呀！」

諸葛山眞笑道：「能藏多久？龍死之後，在一個時辰內不加取割，所有的東西都將變成廢物，他們拚了命，總不會做這種勞而無功的事吧！」

正說之間，池中波濤翻湧，那條蟄龍又翻了上來。

這次却不同了，上下翻騰，連頭帶尾，都隱約出現在水面上，足足有十丈左右，頭上鮮血直冒。

諸葛山眞驚道：「這頭畜生比我估計的還要大上一倍，要刺殺牠就更難了。」

薩玲娜却叫道：「師姐，妳看，龍的兩眼都瞎了！」

這一叫，使得每個人心中都爲之一動。

羅菩提只刺瞎了牠一隻右眼，可是此刻左眼處也是一個血窟窿，這隻左眼又是誰刺瞎的呢？

而且看情形連眼珠也被挖走了。

這個問題並沒有困擾大家很久，蟄龍再度翻騰時，由牠的腹下射出一條人影，一身水淋淋染滿了血污，赫然是羅菩提。

何妙容與薩玲娜都情不自禁，一左一右，將他夾抱起來，一個叫大哥，一個叫兄弟，緊緊地攬住他。

羅菩提有點愕然，掙開二人道：「大姐，妳們怎麼了？」

何妙容這才意識到自己的失態，但又眞情流露激動地道：「兄弟，可把我們急死了，我們還以爲你葬身龍腹了。」

凌雲霄也趕過來道：「是啊！羅老弟，我還下去找了你一趟，却沒找到你，你是怎麼脫身的？」

羅菩提笑道：「多謝凌兄援手，你們一過去圍攻，牠就把我放開了，我貼在牠的肚子下面，等牠潛進泉洞，我才摸上去，弄瞎牠另一隻眼睛，牠負痛往上一竄，我跟著就出來了，

否則我還眞沒辦法，那個泉眼深達百丈，水的壓力差點沒把我擠扁，要我自己爬出來我是沒本事的。」

凌雲霄一嘆道：「老弟眞是神人，居然在百丈水底而無所傷，我這水賊頭兒終日在水裡打滾，也只能潛到五十丈處，因爲那泉眼太深，我只好退了出來。」

羅菩提笑笑道：「小弟可不能跟凌兄比，你在五十丈處還能行動自如，小弟却是貼在龍身上靠牠行動，尤其到了泉眼深處，我差點連內臟都被壓出來。」

語畢又在腰間取出一個水淋淋的布包道：「何大姐！小弟幸告成功，這是一對龍目，妳收下吧！」

何妙容接了過來，感激涕零，說不出一句話。

正在失神之際，忽然一條人影掠過，像風一般地快，一把奪去了她手中布包，却是古殘，他得手後，就往山上飛去。

薩玲娜和何妙容連忙追上去。

連常醉客與閒千里也都飛身想要攔截。

諸葛山眞忽然橫身擋住大家，一揚手中的藥鋤道：「這一對龍珠就偏了你們吧！其餘我們都放棄了！」

何妙容怒罵道：「諸葛老兒，你怎麼言而無信。」

諸葛山眞得意的笑笑道：「這一對龍珠是羅菩提那小子取得的，如果他要自己據有，我自然不便奪取，可是，他要送給你們，倒不如送給我這個叔叔了。我跟他師父至少是老朋友了。」

薩玲娜道：「你還好意思說這句話！」

諸葛山眞道：「爲什麼不好意思？八奇中唯有他是對蟄龍藏珍不感興趣的，如果不是山人用妙計，這小子根本就不會來，蟄龍失去了雙目，兇性大減，以後屠龍之舉可方便多了，你們不該感謝山人嗎？」

這幾個人自然不肯，薩玲娜仗劍欲進。

諸葛山眞輕輕一鋤，就把她封了回來，道：「小姑娘，宇內八奇雖然沒有較量過，但山人多少有個底子，除了佛印老和尚之外，連羅菩提那小子都不足與山人一較，妳還差得遠了呢！」

常醉客與何妙容仗劍撲進。

閒千里虎吼一聲，已舞動鋼刀撲上去。

諸葛山眞一鋤在手，竟然力敵四人，毫不遜色。

古殘逃上山去，被阮青虛與四大天尊截住，可是他抬轎子的四個女孩子都舞劍上來敵住，古殘繼續要想衝出去，萬家堡新任總管萬永帶着一批手下却將他截住了，分成兩堆，殺得不可開交。

諸葛山眞一人力敵四大高手，薩玲娜還好，其餘三人都勇不可當，尤其是何妙容的一支

劍，舞得如狂風驟雨，精招迭出，凌厲萬分。

羅菩提却在下面叫道：「何大姐，別去管他們了，蟄龍出水了，還是下來幫忙屠龍要緊！」

那條龍因爲雙目已瞎，兇性大發，居然爬到岸上，怒吼連連，靠着兩條長鬚上靈敏的感覺，測風知影，逼着幾個人撲噬。

巨爪長尾，都成了牠的武器，兇猛異常。

羅菩提因爲憋在水中太久，體力未復，只能跳躍閃躲，凌雲霄、南山子與萬氏夫婦也被迫得團團轉。

因爲那條蟄龍身上鱗甲堅硬無比，刀砍劍劈都沒有用。

萬年青叫道：「萬永，放古老兒走好了，你們留在那兒，回頭好過來接接手，這畜生兇猛得很。」

諸葛山眞一笑道：「何山主，妳聽見了，沒有龍鬚草的人無法靠近龍身，蟄龍却因羅菩提有傷目之恨，專找他一個人晦氣，萬家夫婦與南山童都不太賣力，存心想逼死那小子，妳們在這兒找我拚命，可是間接害死那小子。」

何妙容往下一看，果然那條蟄龍專找羅菩提攻擊，對別的人最多用長尾一掃而已，撲向羅菩提時，却是爪牙齊上，好像非殺死他而後甘心，不禁訝然道：「牠的眼睛瞎了，怎麼會找羅兒弟的？」

「靠嗅覺，牠對別的氣味反應很遲，唯獨對腥氣的感應特別靈敏，因爲牠是以魚蝦爲糧的。

羅菩提身上沾着牠的血，找起來最方便了，何況龍爲四靈之首，先天的靈性也高，找仇敵是最靈的，你們在這兒找我拚命，白耗力氣有什麼意思，龍血龍心一樣可以解決妳們的困難，還是下去幫他的忙吧！」

何妙容與薩玲娜畢竟是關心羅菩提的，終於下去幫他了。

諸葛山眞又笑向聞千里道：「莽頭陀，萬家堡的人已經停手了，他們的目的待屠龍後得其他珍品，古老是受了我的吩咐，不下殺手，否則憑你手下四個人與一個阮青盧，恐怕抵敵不了吧？你可別太死心眼！」

聞千冷冷一笑道：「笑話，四大天尊的武功只比洒家稍差一點點，阮青盧與凌老大不相上下，這五個人聯手起來，實力强過我們龍吟虎嘯，難道古老兒能强過八奇中的二人聯手合攻嗎？」

諸葛山眞笑道：「那倒不敢說，可是古殘手下那四個女孩子也不是弱手，如以五個對五個，你們絕對佔不到便宜。

就算鬥個兩敗俱傷吧！你們又有什麼好處呢？萬家堡的劍手可都是以逸待勞，藏珍就沒有你們的份了！」

聞千里怔了一怔。

諸葛山眞道：「我的目的主要得這一對龍珠，已經到手了就不會再多生貪念，爲了酬勞羅菩提取珠之德，我一定盡力維持公平分配其餘的藏珍，但你纏得我筋疲力盡，回頭我是欲助無力。」

九

聞千里怒聲叫道：「你要龍珠爲什麼不自已去取？」

諸葛山眞道：「誰說我不要的，我謙讓一下，完全是爲了堵你們的口，在我意料中沒人敢冒險的，而且也沒有人可以得手的，誰知羅菩提那小子竟有這傻勁，還給他成功了，不得已，我只好厚着臉皮……」

聞千里道：「誰知道你心裡打的什麼主意，現在說得好聽，回頭又來上一手卑鄙的，你太不可靠了。」

諸葛山眞一笑道：「一顆龍珠就足夠我這輩子享用了，我要這麼多藏珍幹嗎？龍珍不過却病延年而已，却不是長生不死的仙丹，我又何必做損人不利己的事情來廣樹强敵呢？莽頭陀，你也下去幫幫忙吧！

羅菩提與人無爭，何妙容也不是小氣鬼，他們如果不被累垮，藏珍總有你們一份，叫萬家堡獨佔優勢就難說了，他們的人多着呢！」

聞千里想想才道：「好吧！酒家再信你一次。」

說着喝止了四大天尊，阮青虛自動的也退出了。

諸葛山眞向常醉客道：「常大俠，你是有酒萬事足，最多撈塊龍骨泡泡酒，誰都不會少

了你這一份，你又何必死纏呢？」

常醉客一笑道：「人家不找你的痲煩，我自然不會多事，我還要留下精力，阻止你再搗鬼呢！」

諸葛山眞一笑，回頭朝上面的古殘說道：「古老，你就帶了龍珠，坐在轎子裡歇歇吧！可別動貪念帶了先溜，因爲你那兩條腿光靠龍珠是不夠的，還得要我的回春妙手爲你療治才行！」

古殘道：「這是什麼話，老夫既然打賭輸了，就不會食言，今生跟你合作定了，只是你又忙個什麼勁兒？東西到手，咱們先走一步，也免得嚕嗦。」

諸葛山眞笑笑道：「屠龍壯舉，我不想白白放過，必要時，我還得指點他們一下刺龍的竅門，稍爲替她盡點心力，也好留個異日見面之情，這個蠻荒聖女可不好惹，她的後台可硬着呢！」

古殘一怔道：「她還有什麼後台？」

諸葛山眞道：「此刻不便多言，將來自知分曉，藏珍出世之後，未來的武林中可熱鬧着呢！」

說着也舉步下去，走到屠龍現場。

這時那條蟄龍由於久戰無功，略見疲乏，準備回到水中休息。

諸葛山眞見了，急急叫道：「不能讓牠入水，小羅，你過去逗牠一下，讓牠再向你攻擊

，留牠在岸上。」

羅菩提經過一陣調息，體力恢復了不少，聞言忙又衝到龍頭前面。

蟄龍最恨的就是他，巨頭一擺，又朝他衝去，羅菩提縱身飛躍躲開，龍進則人退，龍退則人進，一來一往糾纏着。

諸葛山眞道：「現在換個人上去，最好讓牠的觸鬚捲住兵刃，然後突發內力，拔劍跳出利用劍鋒把牠的兩根觸鬚割斷，牠就任人宰割了。」

萬氏夫婦聽見了，雙雙仗劍躍進，冒險用劍砍向龍鬚，留勁不發，龍鬚一捲，果然將兩支劍纏住了。

可是萬年紅的動作稍慢，被龍爪攔腰抓住，就往巨口中送去，這一口咬下來，萬年紅怕不腰斷兩截。

萬年青見狀大驚，憤力拔劍，雖然將龍鬚削斷了一支，但並沒有阻止巨龍的行動，她也是橫定心了，置斷鬚之痛於不顧，也要咬死一兩個人出出氣。

危險萬分之際，忽然一條人影急射而至，赫然又是羅菩提。

他一屈身，竟然自投龍口，首先一劍削斷了人腹粗細的龍舌，跟着長劍一送，刺向咽喉處，立刻雙手上舉，撐在了龍顎，雙腳則撐住下面的龍齒，奮起天生神力，不讓龍口閉下，萬年紅剛被送進龍口，已經嚇昏過去。

在龍口停了一停，巨龍負痛，巨頭連摔，才把他給拋了出來，但羅菩提可苦了，他雙手

拏天，兩腿柱地，就這樣被夾在龍口上，動彈不得，又無法脫出龍口。

何妙容急得大叫道：「羅兄弟，你快鬆手跳離龍口呀！」

諸葛山眞却叫道：「鬆不得，再支持一下，舌爲命根，龍舌既斷，沒有多久牠就會死了。」

何妙容哭罵道：「你就曉得要藏珍，不管人的死活。」

諸葛山眞沉聲道：「現在他們雙方正是互相搏命之際，只要手上鬆點勁，龍口一合，小伙子就沒命了。」

何妙容道：「那怎麼辦？」

諸葛山眞道：「要沉住氣……」

何妙容急道：「這麼大的一條龍，合口之力有多大，他能撐得多久呢？這個傻兄弟也眞是的，爲了救人就不顧自己了，也不看看那個人値不値得一救。」

萬年紅已經醒了過來，站直身子定一定神，正好聽見何妙容的話，看了她一眼道：「何山主，姓萬的雖然不如羅菩提，但也不像妳所想的那麼卑鄙，他要是死了，姓萬的一定陪上一命，我可不願欠這份人情。」

語畢一縱前去，也投龍口，與羅菩提兩人合力，頂住龍的上下顎，羅菩提正感到體力不支，經此一來，總算鬆了一口氣。

萬年紅道：「你出去休息吧！讓我來頂着。」

羅菩提居然笑道：「你這一進來，就變成救我的命了，你不願欠人情，我也不願欠人情，我們就這樣同撐下去吧！」

巨龍痛極上下滿地滾，長尾亂掃，打得滿地大小石塊飛揚，利爪把地下抓了無數的坑洞。

何妙容道：「這要撐到幾時呢？牠怎麼還不死？」

龍口中流出來的鮮血，注滿了地下的坑。

諸葛山眞道：「我也不知道了，百足之虫，死而不殭，這種遠古神物無法以常情來忖度的，我認爲牠早該死了，牠居然能撐到現在，我也說不出什麼時候牠會嚥氣了。」

巨龍掙扎了一陣後，滾倒在地上，慢慢平靜下來，忽然觸及靈性，探起一隻巨爪往口中伸去，準備把人抓住。

薩玲娜見狀大驚，情急智生，連忙揮起身邊的長索一下套在龍爪上，死命拉住，她的力量自然不夠，但聞千里與凌雲霄連忙出手幫忙，合三人之力，總算將龍爪拉住了。

萬年青見狀忙叫萬永拋下另股長索，纏住巨龍的另一隻前爪，與南山子合力拉住，巨龍兩隻前爪受制，又發了性子。

何妙容則靈機一動，取出預備好的長索道：「這樣子拚命是不行的，你們忍耐一下，我另想辦法。」

她使用繩索的方法極精，長索連拋連套，扣住龍爪，繞過顎下，跟另一隻龍爪相連，來回對繞幾道，就把兩隻龍爪牢牢繞緊，互相牽制，再也伸不到口中了。

衆人才吁了一口氣。

羅菩提也靈機一動叫道：「何大姐，砍兩截大樹椿來，跟我倆人差不多高。」

何妙容立刻知道他要做什麼用，與薩玲娜同時飛身上山，找株粗若人身的大樹，刀劍齊施，兩三下就斬了下來。

山上的萬永也及時砍下了另一株，師姐妹二人一人一株，衝到龍口前，直着塞進去，頂住巨龍上下顎，剛好代替兩個人，等她們弄好了，羅菩提與萬年紅才鬆手跳了下來，同時吁了口氣，疲累不堪。

何妙容道：「羅兄弟，還是你行，這是我們苗疆人捕鱷魚的方法，他們跳進怒江，身上就帶了一根木柱，等鱷魚張嘴咬人時，很快就塞進去，早想到這個辦法，你也不會累成這個樣子了，你還好吧！」

羅菩提笑了一下道：「還好，薩玲娜，龍血流出來很多，妳快用帶來的瓶子盛起來，再就擱就不行了。」

諸葛山眞也道：「不錯，龍血必須要趁活的時候，現流現接，才不減靈效。一沾地就功用大減了，妳快收集去。」

薩玲娜忙取出瓷瓶，諸葛山眞也取出一個革囊，走到龍口處，盛接斷舌處流出的鮮血，可是才接到一半，已經乾凝的淤血堵住，越滴越少，只有一小滴一小滴地慢慢流出，薩玲娜等得不耐煩，拔刀將傷處又割了一下。

巨龍再度負痛，猛地一躍數十丈，砰然墜入水中，立刻沉下水去不見了。

諸葛山眞跌足嘆道：「完了！完了！功虧一簣，想不到這時候還叫牠逃了。」

何妙容道：「牠受了這麼重的傷，還逃得了嗎？」

諸葛山眞道：「逃不了，可是也不會再出來，牠一定拚命潛進水底，鑽進通入怒江的泉眼，沉屍江中。」

萬年青道：「牠能潛這麼遠嗎？」

諸葛山眞道：「能潛這麼遠倒好，牠是一定活不成了，如果能到怒江才死，屍體一定浮上來，我們還可以趕到怒江去撈取，就是怕牠死在半中間，夾在泉眼裡就完了。」

大部份的人都面現失望之色。

萬年青道：「那我們快到怒江去，說不定還可等到牠出來。」

招呼萬年紅正要走。

羅菩提忙道：「二位不必心急，潭底通往怒江的泉眼已被堵塞，他走不了的，還是在這兒等吧！」

萬年青道：「你怎麼知道？」

羅菩提道：「凌兄帶來楊氏三傑先行入水，就是做這個工作，阻其歸路，否則牠第一次負傷入水，早就往那條水路逸去，不再出水了。」

萬年青想想道：「泉眼在百丈潭底，誰能下得去？就是下得去，那麼大的泉眼，又用什

麼來堵呢？」

凌雲霄道：「你們不相信，就儘往怒江邊上去等好了，龍屍由那邊出來，完全是你們的，假如由這邊出來，你們就別沾一點邊，你們幹不幹？」

萬年青道：「爲什麼？我們拚命參予屠龍，外子差一點還丟掉了性命，怎麼白白便宜了你們？」

凌雲霄冷笑道：「你們出了屁力，要不是羅老弟拚命救了妳那個寶貝丈夫，他早就餵龍了。」

萬年青怒道：「放屁，我丈夫後來還不是照樣救了他！」

凌雲霄哈哈笑道：「不爲救妳丈夫，羅老弟不會陷身龍口，萬年紅再進去是他應盡的本份，却抵不了救命之恩。」

萬年青還要爭執。

萬年紅却道：「娘子，別說了！他們的話不錯，我再度投身龍口，只爲盡本份而已，確是抵不了羅大俠的救命之恩，這份人情，我們還是欠着的。」

萬年青道：「那我們就放棄蟄龍藏珍了？」

萬年紅道：「如果羅大俠說不准我們分潤，我們拍拍屁股就走，娘子，妳總不願叫我做個忘恩負義的人吧？」

萬年青看了丈夫一眼，目中昇起一縷柔情道：「當然不會，紅哥，我很高興你是恩怨分明的大丈夫，尤其是你再度投身龍口時，我眞爲你感到驕傲，此番屠龍之舉，能激起你的豪情，我認爲要比得到藏珍更爲寶貴，我們就不要藏珍了，早點回去也好，我們所得到的已經不少了。」

羅菩提却道：「二位不妨等一下，屠龍之舉，每個人都盡到力，自然有應得的一份，何況龍身藏珍爲數極多，在場全體的人都分一份也綽綽有餘。」

萬氏夫婦這才留了下來。

凌雲霄道：「羅老弟，水道朋友還有出過力的，可不能少了他們。」

羅菩提笑笑道：「凌兄，以出力的多寡而言，羅某該佔一份較大的呢！」

凌雲霄道：「這當然，你老弟出力最多，這是你要佔一半，我敢擔保在場的人，沒有一個會反對的。」

這句話說出來，何妙容與薩玲娜自然不反對。

萬氏夫婦因爲羅菩提對萬年紅有救命之恩，也不加反對。

南山子心中不樂意，但孤掌難鳴，也不敢表示意見。

羅菩提笑笑道：「兄弟只想平分一份，而且這一份兄弟自已不取，作爲楊氏三傑的那一份好了。」

凌雲霄一怔道：「這是幹什麼，他們應該也有一份的。」

羅菩提道：「如果以參予此事的人數來均分，勢必又將起爭端，所以兄弟的意見乃以字

內八奇爲分配標準，均分爲八，各取其一，何山主與薩玲娜也祇算一份，兄弟的這一份，算作楊氏三傑的，這樣就再沒有爭執了。」

經如此一分，南山子首先高興了，大聲笑道：「羅大俠的分配極爲公允，老朽衷心表示贊成。」

凌雲霄道：「諸葛山眞已經搶去了龍珠。」

羅菩提笑道：「那是古殘搶去的，他不在八奇之列，剛好把他剔出，有一對龍目在他手中，他也不會再起爭端，可以省了許多痲煩，聖手醫隱出的力不少，理應有一份。」

諸葛山眞笑得十分開心。

羅菩提一嘆道：「爲了這次屠龍，已經死了不少人，也發生了許多仇怨，我只希望大家取得所需後，能夠平心靜氣，不要再生爭端了。」

凌雲霄看了萬氏夫婦一眼道：「水道幾十條性命呢？」

羅菩提道：「貴下阮青虛也殺了他們三個人，兩者雖然不能相抵，但人命原是無法相抵的，一命抵一命，祇是最笨的算法，縱使能取得十倍百倍的代價，難道又能使死者復生嗎？凌兄是否能看在兄弟面上，把這事揭過算了。」

凌雲霄想了一下道：「好，今天就賣你老弟一個面子，突襲萬家堡的事，我還可以立即發令中止，祇是南山童家裡的那一撥人却來不及了，他們都守伺在君山，聞令立刻動手，再快的通信方法也來不及撤回了。」

南山子臉色大變道：「這對老夫太不公平了。」

凌雲霄冷笑道：「南山童，當你設謀唆動萬家堡殺我手下時，爲什麼不想一下自己的報應呢？」

南山子的臉色如土，還要說話。

水中忽然咕嚕嚕冒起一陣大水泡，跟着一條龍屍，慢慢地浮上來，而楊氏三兄弟也在水中現身了。

楊開大聲招呼道：「凌大哥，這條畜生終於死了，幸虧我們預截了牠的歸路，否則就叫牠跑掉了，牠負傷之後，拚命想歸洞，差點就被牠衝過了堵塞。」

一條巨龍終於死了。

池邊從脣槍舌戰，勾心鬥角，演變到刀光劍影，血肉之戰的群豪，也暫時停止了爭奪，一起圍過去。

楊泰却接着向凌雲霄說道：「這位羅大俠眞是神人，在百丈水底，惡鬥巨龍，我們眼看他被吞了下去，可是萬沒想到他又會從龍腹穿了出來，要不是羅大俠天生勇武，還眞沒人殺得了這條蟄龍呢！」

龍屍的頭沉下水去，肚子翻上朝天，果然有一個大窟窿。

何妙容訝然道：「兄弟，原來你竟鑽到龍腹中去了。」

羅菩提笑笑道：「這是沒辦法的事，水底下的壓力太大，我實在受不了，祇好閉住氣，

讓牠吞下去。

那知到了裡面，壓力居然減輕了，就是悶得難過，我回過氣來，用劍一陣亂戳，巧不巧就刺穿了肚子出來了。」

虎嘯行者聞千里忍不住豎起一個大拇指道：「羅大俠，洒家是眞的服了你了，宇內八奇之首，你確可當之無愧。」

羅善提淡淡地道：「那不算什麼，當時我沒想到能生還的，祇想到我這一死，至少要取四點代價……」

何妙容不由問道：「什麼代價？」

羅善提道：「何大姐必須得龍心以全命，薩玲娜的母親要仗龍血來恢復行動，屠龍之舉只准成功不許失敗，因此才捨命拚牠一下了。」

何妙容熱淚盈眶地道：「羅兄弟，你爲別人想得太多，就完全不顧自己了，要是你活不成了……」

羅善提道：「我不鑽進去也絕對活不成，因爲水底的壓力擠得我身子都快要扁了，連眼睛都差點突出來。」

諸葛山眞笑道：「屠龍最簡捷的辦法，就是以極快的速度，不讓牠咬着而鑽入牠的腹中去，閉住氣破腹而出。」

何妙容恨透了他的無恥，冷哼一聲道：「你爲什麼不早說呢？就等着看別人去拚命，你最後揀便宜。」

諸葛山眞淡然一笑道：「早說了有什麼用？悶住一口氣，破腹而出，我們人人都辦得到的。

難就難在開始的一剎那，祇要稍微慢一點，被牠那利齒一咬，立刻粉身碎骨，我就是說了出來，有誰敢冒這個險呢？」

何妙容道：「我敢，如果不得龍心，我反正也活不成了，一定會拚一下，也免得羅兄弟去冒險了。」

諸葛山眞笑笑道：「何山主的話，山人絕對相信，可是沒想到這傻小子會不爲什麼就前去拚命了！」

常醉客冷冷地諷刺道：「而且拚了命之後，還白叫你撿了便宜，龍身上最珍貴的龍珠，已被你和古殘奪走了。」

諸葛山眞道：「那玩意兒到了你們手裡，也是白白糟塌掉，因爲你們不會利用，至少要減去一半靈效，這兩顆龍珠到了我手裡，可以合成一百顆丸藥，每顆都能起死回生，但人壽有限，眞到了要死的時候，也是救不了的。」

南山子道：「諸葛先生，你這話不是前後矛盾了嗎？既能起死回生，怎麼眞到要死的時候救不了呢？」

諸葛山眞笑道：「所謂起死回生，乃是指人病了沉疴不癒，或是受了重傷垂斃，一顆藥

就夠救活過來。

如果人到了軀體衰頹老化，生機枯竭之時，什麼藥也沒有用了，所以世上祇有起死回生之方，而絕無長生不死之藥。」

諸葛山眞道：「很難說，但如果沒有任何的傷害，而攝生有術的話，大概可以活到兩百歲左右。」

常醉客道：「一個人的壽限，最長有多少呢？」

常醉客冷笑道：「難怪你亟亟需要奪取龍珠了，因爲你還有一百年好活呢！」

諸葛山眞道：「山人深諳岐黃之術，即使不得龍珠，相信也能維持到那個年歲，無須仗龍珠以延年！」

常醉客道：「你會要的，因爲以你的心性行爲，恨你的人、想殺你的人絕不在少數，一百顆救命靈丹，也不見得夠讓你支持到那時呢！」

諸葛山眞哈哈大笑道：「常兄之言，前一半山人絕不否認，在場的人，差不多全想置山人於死命，可是眞正能殺得了山人的並不多，更別說一百次了，以年歲而論，山人恐怕要比在場各位都大，但山人可以誇句口，山人一定會死在各位的後面，還來得及替每一位送終的。」

羅菩提道：「屠龍之舉已告完成，我們還是照前議分配吧！我的這一份就讓給楊氏三兄弟。」

何妙容道：「我只要一塊龍心，其餘全放棄。」

薩玲娜道：「我的龍血已取到了，足矣，什麼也不要了。」

常醉客道：「敝人什麼力都沒出，無功不受祿，一點都不想分潤，你們別算我一份。」

這四個人先後表示了對藏珍的態度。

除了何妙容之外，其餘的人居然放棄了應得的權利，倒是使其餘的人感到意外。

沉思片刻後，聞千里道：「洒家祇要一塊龍肝。」

諸葛山眞道：「龍肝主治氣血虧損，聞頭領，你是個出家人，雖然不忌葷腥，却守身極爲方正，要龍肝幹什麼？」

聞千里道：「洒家終於想通了，蟄龍藏珍也祇是助長功力，多活幾年而已，但既然遲早不免一死，又活了又有什麼用？

洒家聽說龍肝鳳心爲人間珍肴，弄一塊來，就地架口爐灶，嚐嚐異味也就不虛此生了，自古以來，能得到龍肝的人究竟沒幾個，那比什麼都有意思。」

常醉客道：「妙極！妙極！聞兄快人快語，不失豪傑本色，希望到時能讓兄弟分潤一塊嚐嚐。」

聞千里道：「那自然少不了常兄的，因爲洒家還想請常兄把葫蘆裡的美酒，拿出來潤潤喉嚨呢！」

羅菩提笑道：「二位這麼一說，在下也食指大動了，我們不如趁着新鮮，馬上就開始動

說着朝衆人道：「我去割一塊龍肝，順便替何大姐取一塊龍心，除了這兩樣東西，我絕不多帶半點，各位可放心讓我先拿了就走。」

萬年青此時對羅菩提印象極佳，連忙道：「羅大俠儘管拿好了，屠龍是你一個人的功勞，你要拿多少都不會有人反對的。」

羅菩提飛身跳上龍屍，由心臟處破了進去，果然只割取了五六斤重的一塊龍肝與一小團龍心，跳上岸來道：「我們走吧！大家嚐嚐新去。」

於是何妙容與薩玲娜跟着他走了。

聞千里招呼了常醉客，帶了四大天尊，也緊跟着前來。

到了莎莎藏身的地方，喚莎莎取出帶來的用具，掬出山泉，洗淨了龍肝，由莎莎與薩玲娜二人負責烹調，半羹半炒。

何妙容則着手將龍心在一旁以帶來的佐配藥品，開始合藥。

沒有多久，各事舒備，大家圍坐在地下，飲用着常醉客隨身携帶的美酒，邊飲邊開懷暢談着。

聞千里挾了一塊龍肝，放在口裡嚼了一下道：「也不過如此，又粗又腥，還沒有豬肝好吃呢！」

常醉客道：「物以稀爲貴，其實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我除了鳳心沒嚐過，不知其味外，其餘七大珍饈，全都嚐過了，也不過爾爾！」

何妙容道：「那七大珍饈是什麼，常先生能指教一下否？」

常醉客道：「這龍肝是其中之一，今天也嚐到了，其餘六樣並不難求，就是猩唇、猴腦、駝峯、鼈裙、熊掌、羊尾，合稱八大奇珍，不過是新鮮稀罕而已，說起來還不如尋常幾味菜肴來得可口！」

聞千里笑道：「媽的，八大奇珍就是這些玩意兒啊！洒家除了猩唇沒吃過，其餘的也都吃過，尤其是猴腦、熊掌，根本沒當回事兒，家常用來當下酒菜的！」

常醉客道：「聞兄是怎麼吃的？」

聞千里道：「還有怎麼吃法，一鍋羹，抓起來啃，洒家是强盜頭兒，向來大碗喝酒，大塊吃肉。」

常醉客道：「那是方法不對，此二味既然名列八珍，當然還有一點可取之處，聞兄那樣一鍋羹，則一無可取了。」

聞千里道：「那該怎麼吃呢？」

常醉客道：「先說熊掌吧！應該要炙來吃，而且必須趕上時令，以初冬之時爲佳。」

羅菩提笑道：「小弟孤陋寡聞，所列八珍，只嚐過一次鼈裙，倒是要聽先生詳述一下，以長見聞。」

常醉客說得高興，乾了一口酒道：「熊性喜暖，入冬即入休眠狀態，餓時就舐舐掌以解饞，所以吃熊掌以前掌爲珍，至於要在初冬，這也有個說法，初冬時熊才入眠，精華聚於掌

上。

如果到了春天解凍，則精華都被牠舐盡了，索然無味矣！吃熊掌不但要趕節令，而且要講求捕殺的方法、種類。

最好是居於樹穴中的野熊，那多半是中空的老樹，能躲在裡面，倚壁而坐，捕熊時要算準牠所坐的方向位置，先在樹上開兩個小洞，僅容一掌探出，然後堵住牠的入口，在底下以煙火燻烤。

熊受燻後，忍不住把前掌由洞中伸出，立以快刀砍下，用濕土包封，以免洩去元氣，食用時連土在火中燻乾，剝去外面的浮土，連毛也拔掉了，僅剩一塊嫩肉，切成碎片，拌以佐料……」

聞千里叫道：「媽的，這該多麻煩呀！味道又如何呢？」

常醉客道：「鮮嫩脆美，與鵝掌差不多。」

羅菩提道：「那乾脆吃鵝掌就行了！」

常醉客笑道：「老弟這麼一說，世上就沒有可珍之物了，美玉與頑石本質相近，都因爲世人珍視美玉，才覺得其寶貴，熊掌與鵝掌之分，也是同樣道理。」

薩玲娜道：「可是這種吃法太殘忍了！」

常醉客道：「世人爲飽口腹之慾，常做殘忍之事，這還是好的，要說吃到猴腦，還更爲殘忍呢！」

聞千里忙問道：「猴腦又是怎麼個吃法？」

常醉客道：「用一個特製的木架，形如站籠，把活猴枷住，只留頭在外面，用溫水濕潤頂毛，加以剃光，再用鐵錘敲破頭蓋，以小銀匙舀出腦漿來生喝。」

聞千里道：「那味道又怎樣？」

常醉客道：「比嫩豆腐多點腥味，如此而已。」

聞千里頗感失望道：「費了這麼大的事，也不過如此。」

常醉客大笑道：「世事本就如此，聞兄棄龍身藏珍而不取，要了這麼一塊龍肝，嚐嚐也不過如豬肝而已。

可是古代的帝王爲了要吃這味龍肝，探聽得有蛟龍出沒之處，着令臣民以取，往往要送掉百條人命呢！」

聞千里忽然一嘆道：「這一味龍肝也是百多條人命換來的，我們水陸兩道的弟兄，就死了一百多。」

飛天尊者忙道：「大哥，我們的那些弟兄，身犯淫戒，被何山主囚禁在百花山，原就是該死的，就是不死於古殘之手，大哥也不會放過他們的，用不着爲他們難過！」

聞千里這才點點頭道：「是的，所以我也不準備向古老兒追究了，但我心裡總覺得對不起他們，該殺是一回事，死在別人手裡是另一回事，我放棄了藏珍也是爲此故，只是連累你們四人白忙一場！」

入地尊者笑道：「大哥說什麼話來着，兄弟們對大哥這種胸懷感到無上驕傲，龍身珍藏又算得了什麼？

就是把一條龍全給了我們，也不能使我們全部陸道弟兄個個成佛作主，分配不勻，反而會使兄弟們離心，倒是放棄的好。」

常醉客撫掌大笑道：「對！聞兄！你這四個弟兄的胸懷跟你一樣豁達，不愧為性情中人，我覺得此行你的收獲比凌老大豐富得多，祇可惜他還是執迷不悟，在那兒等着分取藏珍。諸葛山貞野心勃勃，會讓他們順利得手嗎？我敢擔保往後的麻煩還多呢？倒是你們擺脫了的好。」

羅菩提一笑道：「諸葛山貞得到了一對龍珠，可能不會有異心了，而且也會很公平地將藏珍分配的，而且我相信各位，雖然放棄了藏珍，絕不會吃虧的，該有的一份，遲早會送到各位手上的。」

常醉客惑然道：「老弟！這話是怎麼說呢？」

羅菩提笑道：「諸葛山貞說了半天，只說錯了一件事。」

常醉客忙問道：「什麼事？」

羅菩提道：「龍目藏珠不是一對，而是六對，兩隻眼睛內，共有十二顆小珠，所以牠的視覺才特別敏銳。」

常醉客愕然道：「老弟怎麼知道的？」

羅菩提道：「因為我已經把龍珠先取了來。」

衆人俱是一怔。

羅菩提道：「我在水底挖出龍目之後，發現其中有十二粒小珠，也聽得他說龍珠的靈效，知道他一定會出手爭奪的，所以把龍珠取出了十粒，每隻眼睛中祇留下一粒，所以他費盡心力，奪去了龍目，也祇得兩顆龍珠而已。」

何妙容道：「兄弟！你可真會藏私？」

羅菩提肅容道：「兄弟此舉絕非為了藏私，祇是不知道如何分配，再者也為了怕在當場引起爭端，才藏起了十粒，現在這兒連莎莎在內，剛好是十個人，每人一粒，這大概是天意使然，上天早就替我們分好了。」

說着在身邊取出一把晶瑩奪目的小珠，都是圓錐形的，好像是一個圓球均切六塊，他每人分了一顆，聞千里與四大天尊、常醉客、何妙容、薩玲娜、莎莎，加上他自己，也恰好是十個人。

羅菩提自己留了一顆道：「這東西究竟有何靈效我也不知道，大家帶在身上吧！」

聞千里道：「這……這怎麼好意思？我們整整得了一半。」

羅菩提道：「我是按人數分配的，誰也不多佔一份，當時我心中就有個打算，祇要是放棄藏珍的人，我就給他一顆，十顆珠子十個人，冥冥之中，似乎天意早就預定了。」

常醉客一嘆道：「老弟這麼說，我就愧領了，不求所得而有所得，天心深妙，確是人不

可測。」

聞千里道：「老弟，你爲什麼還要留兩顆呢？」

何妙容道：「是啊！你算準了諸葛老兒一定會出手搶奪，就不該留兩顆便宜他的，一起拿出來多好。」

羅菩提道：「如果不留下兩顆，他發現目中無珠，一定會想到是我先取走了，我還能安穩嗎？」

聞千里道：「可是他仍然會發現的，剩下兩顆湊不成圓形，他難道會想不到是老弟先藏起來了嗎？」

羅菩提道：「這倒不太可能，在此以前，誰也沒見過龍珠，他怎會知道龍珠一定是圓形的呢？」

聞千里道：「對，在此以前，如果有人告訴我說龍目六珠是十二顆拚起來的，洒家也不會相信，誰會想到兩隻龍眼中有十二顆珠子呢？」

話才說完，忽然有人接口道：「我知道。」

衆人聞聲驚顧。

却見諸葛山眞與古殘併肩站在一塊岩石上，居高臨下，滿臉怒色。

古殘較爲心急，雙拐一撐，飛身而下，怒叫道：「好小子，你居然敢在老夫面前要滑頭，趁早把另外十顆龍珠交出來，否則，老夫就要你的命。」

諸葛山眞也飄身而落，臉含陰笑道：「羅菩提，原來你是裝傻，我發現龍珠的形狀有異時，還只道是天生如此，却沒想到是你藏了私，幸虧我腦筋動得快，覺得你冒險屠龍，絲毫不取，實在有點怪，才約了古老跟來看看，也幸虧聞兄的嗓門大，我們老遠就聽見了，否則你一定不會承認的，這下子你賴不掉了吧？」

羅菩提從容起立道：「我如果打算賴的話，就不會告訴他們了，屠龍取珠是我一身任之，我留兩顆給你們已算客氣了，難道你們還不滿足？」

諸葛山眞道：「跟你們一比，我們怎能滿足呢？小子，我們究竟有多年情誼，我也不想抹煞你屠龍的功勞，把龍珠再交出四顆來，我們一家一半。」

常醉客笑道：「諸葛老兒，你來的雖是時候，却可惜稍遲一步，如果你早來一下，就知道羅老弟是怎麼個人！」

諸葛山眞道：「龍身藏珍，就是龍珠最珍貴，他一個人獨取其十，可見這小子是外裝忠厚，內藏狡詐，常兄，你別被他的忠厚蒙了眼。」

常醉客笑道：「羅老弟已經把十顆龍珠，每人分了一顆，如果這是僞裝忠厚，我姓常的也認了。」

聞千里接道：「是啊！僞裝到這個程度，假的跟眞的已經沒有分別了，諸葛老兒，你這話說得太不聰明了。」

諸葛山眞微感愕然道：「他肯把龍珠分給你們？」

常醉客道：「當然是眞的，不信我可以拿給你看一下。」

他首先攤開手掌，其餘各人也都把龍珠亮出，一時珠光燦爛，古殘看得眼紅，正想衝過來搶奪。

諸葛山眞却把他拉住，目視羅菩提冷冷一笑道：「小子，你比我想像中還要聰明，居然懂得先發制人。」

羅菩提淡然道：「你這話什麼意思？」

諸葛山眞冷冷道：「因爲你知道自己無法保有十顆珠子，才假意分給他們，利用他們來替你賣命。」

羅菩提道：「這是你的想法。」

諸葛山眞轉向聞千里道：「聞老大，你跟四位貴屬一共分得五顆龍珠，是不是感覺到太多了？」

聞千里道：「不錯，洒家是感到受惠太厚，但羅老弟堅持如此，洒家祇好受之有愧。」

諸葛山眞笑道：「祇有你這死腦筋才會上這個當，何妙容跟常醉客他們是一伙的，現在分給了你們，我們找了來，你們就一定死命地爲他出力維護了。」

聞千里道：「不錯！誰要跟羅老弟過不去，我們陸道綠林弟兄一定全力支持。」

諸葛山眞道：「可是事完之後，他們再想個方法制住你們，取回了龍珠，你們死了還是個糊塗鬼。」

聞千里道：「羅老弟不會是這種人。」

諸葛山眞笑道：「現在你自然不會相信，可是你往深處一想，就會知道我的話絕非無的放矢，龍珠乃是人間至寶，如果只給你一顆，也許是出於誠意，而他一下子分給你們五顆，說什麼也不會令人相信吧！」

聞千里道：「的確是使人難以相信，但羅老弟不是個平凡人，他分配龍珠時說過，他是按照人數而分，並不是分給我們綠林同道，而是分給他們個人的。」

諸葛山眞大笑道：「祇有你才相信他的鬼話。」

聞千里也大笑道：「老狐狸，你這套挑撥離間的手法，用在洒家的頭上可是白費了，羅老弟的爲人如何，洒家十分清楚，他就是不給我們龍珠，我們也一樣替他賣命。」

諸葛山眞嘆道：「你愚昧如此，山人只有爲你可憐了。」

聞千里大笑道：「老狐狸，你能在卽時想出這番鬼話來的確有點心計，祇可惜你弄錯了一件事。」

龍目藏珠有十二顆，除了羅老弟外，根本無人得知，他如果有心要獨吞，根本就不必說出來，又何必多此一舉，分給我們呢？」

諸葛山眞被這番話堵住了嘴。

聞千里又笑道：「屠龍之會，你狐狸的嘴臉，已經被大家看得淸淸楚楚了，羅老弟的俠心仁懷也是有目共睹，他放的屁也比你說的話香，你居然想誣蔑他的人格，還有臉說我愚昧

，你自己才是眞正的愚昧，比一頭豬還不如。」

諸葛山眞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沉聲道：「姓聞的，羅菩提給你們一顆龍珠也許是好心但未嘗不是一道催命符，你該懂得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的道理？」

聞千里道：「我懂，只怕你自己還不懂，因爲你身上有兩顆龍珠，是每個人都看見你跟古老怪合手奪去的，別人如果要打龍珠的主意，第一個就是找你們。」

諸葛山眞道：「我們自然有保珠之力，而你們各懷一顆龍珠的事傳了出去，你有能力保得了嗎？」

聞千里道：「江湖上夠資格找我們麻煩的人不多，實在招架不了，就乾脆送給他算了，祇要不送給你這老狐狸，洒家心裡就好過多了。」

諸葛山眞沉聲道：「偏偏就是山人看中你們的珠子了，聞老大，叫你的手下把龍珠獻出，山人准你自留一顆。」

聞千里哈哈大笑道：「見你的大頭鬼，洒家是幹强盜的祖宗，祇有往裡收，從不往外拿的，洒家不打你那兩顆珠子的主意，已經算你走運了，你還想在洒家頭上刮油水？」

諸葛山眞微微一笑道：「聞老大，你要掂掂自己的份量，山人既然敢開口，就不怕你不答應。」

羅菩提道：「諸葛山眞，我給你跟古老邪各留一顆，已經很客氣，你再貪多無厭，可別怪我不客氣了。」

諸葛山眞斜睨一眼道：「小子，我是看在你那老和尚師父的份上，不找你的晦氣，珠子你已經送出手了，我又不搶你的，你可別多事，山人既然來了，就有十成把握。」

羅菩提莊容道：「珠子是我送出的不錯，正因爲是我送的，才不容許別人在我面前巧取豪奪。」

常醉客跟着道：「老狐狸，廢話少說了，有本事你就把那十顆珠子都搶去，否則就挾着你的尾巴快滾，我們可不像你那麼貪心，有了一份還想强佔人家的，可是你只要敢出手强取我們這十個人就不會閒着的。」

諸葛山眞哈哈一笑道：「好！山人平時不屑計較，才讓你們也登列八奇之榜，認眞較量的話，你們還差得遠呢！」

說着飄身急進，攻向聞千里。

虎行嘯者早把大戒刀拔出準備，見狀一刀封出，但諸葛山眞不僅功力深湛，招式更見怪異，藥鋤一砸一架，蕩開刀鋒，橫過鋤柄，竟是當作點穴撅使用，指向聞千里的胸前將台穴處。

聞千里神色大變，連忙滾身躲開。

諸葛山眞的藥鋤又飛擊而下，凌厲無匹，聞千里的戒刀還來不及抽回，眼看着卽將喪身鋤下。

羅菩提劍光急發，直刺諸葛山眞的後腰，逼得他撤鋤自救，總算解除聞千里的危境。

古殘大吼一聲，雙拐飛進，却是攻向四大天尊。

何妙容知道他拐出卽是殺手，四大天尊的武功雖然不弱，萬難是這個煞星的敵手，清叱一聲，運劍上前敵住。

另一邊聞千里與羅菩提雙戰諸葛山眞，正在不可開交之際，古殘喝道：「丫頭們，別再躱着了，出來找軟的宰了再說。」

岩後飛掠出幾條身影，正是他抬轎的青紅黃綠四個少女，每人一支短劍，圍住四大天尊殺將起來。

這是一個小小的山谷，空地本來就不來。

三堆人力拚，可以活動的地方就窄了。

四大天尊中除了飛天天尊輕功卓絕，尚堪應付外，其餘三人都是身強力猛的勇武大漢，在這種凹凸不平的山地上作戰，行動大受約束，個個被迫得險象環生，常醉客見狀一擺手中的摺扇，正待加入搶救。

那知石後又閃出一人道：「常兄，你以八奇的身份，怎麼好意思欺負女孩子呢？兄弟跟你試試招吧！」

赫然正是不老神仙童叟南山子，搖着一柄軟劍，攔住了常醉客不讓他上去。

薩玲娜與莎莎一見四大天尊在四個女孩子的圍攻下，已傷了呼風喚雨二人，迫不得已之下，只有擺劍上去助戰，一共是十七個人。

呼風腹上被刺了一劍，血流如注，無力再戰，爬到一邊。

喚雨天尊則是腰上被劃破了一道長口子，兩個人相互裹傷急救，眼睛仍看着十五個人在厮殺。

常醉客怒叫道：「南山子，你不去分藏珍，跑過來湊什麼熱鬧。而且，幫到老狐狸那一邊去。」

南山子苦笑道：「萬家兩口子跟我劃地絕交了，他們把殺死水道門下的責任歸到我頭上來。

凌雲霄更是放不過我，若非諸葛兄仗義援手，他們幾乎在當場做掉我，沒有辦法，我只好爲自己打算一下。」

常醉客道：「諸葛山眞能保護得了你嗎？」

南山子道：「他提過保證，絕對不讓凌雲霄找我的麻煩，我相信他確有誠意。」

常醉客一嘆道：「你跟着這個老狐狸會有你好日子過？」

南山子道：「我別無選擇，何況他已經向凌雲霄公開提出了警告，大概有點把握吧！因爲獵頭之賽，也確是諸葛兄授意，要引起他們兩方火拚的。」

常醉客道：「奇怪了，萬年紅跟你是知交兄弟，怎麼會不管你了呢？我們走的時候，你們還是好好的。」

南山子道：「一剎那間可以有千萬種變化，反正萬家堡跟水道聯合起來要對付我，那有

什麼辦法呢？」

常醉客忽地一笑道：「我明白了，必然是他們識破了你的狡計，你的目的不在藏珍而在萬家堡的那一片基業，所以才動腦筋煽動他們跟水道火拚，結果雙方懇談之下，又揭穿了你的陰謀，才整得你無處投奔了。」

十

諸葛山眞在另一邊笑道：「醉鬼，你的心眼倒不迷糊，我們南兄在萬家堡買動了幾個人準備利用這次屠龍之會，把那兩口子坑在此地，他好回去接掌萬家堡，那個飛天蜈蚣阮青虛果眞有兩下子，居然把這件事摸清了。

凌雲霄跟萬氏夫婦交惡時，他自己隱忍不說，可是在分取藏珍時，他們互相一謙讓，居然攀上了交情，盡釋前嫌，阮青虛就把這件事抖了出來，萬年紅不過是劃地絕交，萬年青則要跟他拚命，不是我擋一下，南山童就會從八奇榜上除名了，所以南兄只有跟着山人同進同出了。」

常醉客沉聲道：「南山童，萬年紅那樣對待你，你居然還私下算計他，你還算是個人嗎？」

南山子被罵得老臉通紅，只得硬起頭皮道：「我是爲萬年紅出口氣，他們夫婦貌合神離，已有多年，萬年紅在萬家堡受夠了窩囊氣，我就是奪下了萬家堡的基業，他也不會怎麼樣的，那知道他們在藏龍池邊，居然感情融洽了起來，我這個閒事就管得不受歡迎了！」

常醉客哼了一聲道：「你這是管閒事嗎？」

南山子道：「當初我的本意是爲萬老弟擺脫那個婆娘的管束，萬老弟對萬家堡是一無可

戀。」

常醉客道：「所以，你就動了人家的腦筋了。」

南山子老着臉皮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我爲自己打算並不爲錯，如果他們兩口子還是像從前一樣，我這種做法，萬老弟一定會支持的……」

常醉客一嘆道：「不錯！你的看法也許是對的，只是你對萬年青不夠了解，她對萬年紅用情很深。

以前種種約束刺激，爲的是提拔激勵她的丈夫，今天她一連制裁兩個手下，恢復了萬年紅的地位與尊嚴，就可以看出來了。」

南山子道：「萬老弟跟她還是多年夫婦，到今天才眞正認清她的爲人，我這個外人又怎麼能了解呢？」

常醉客道：「你一心算計人，自己嚐到惡果了，還不知悔改，依然跟着老狐狸這種人在一起。」

諸葛山眞笑道：「醉鬼，你別罵他，今天除了我山人之外，誰敢保證他的安全，我相信南山兄並不是眞心想跟我在一起，只是沒有別的路走而已，只要你們肯說一句今後能負責他的安全，他馬上可以掉過頭來幫你們。」

南山子道：「不錯！諸葛兄保護我是有條件的，今後我是永遠跟着他，不過他的條件並不苛刻，我隨時可以離開他，祇要你們開句口，以後萬家堡與水道找我麻煩時，你們可以幫我化解一下，我馬上幫你們。」

常醉客厲聲道：「沒有人會幫你，如果有機會，我還會殺了你呢？因爲你這個人喪盡天良，唯利是圖，已經到了人皆曰可殺的程度，你還是跟諸葛山眞後面當走狗吧！」

南山子被罵得惱羞成怒，鞭發如雨，纏緊常醉客急拚，兩個人打得更形激烈，雙方都是八奇中人，功力悉敵，不分上下。

何妙容與古殘也堪堪戰個平手。

薩玲娜那一邊可就苦了，因爲這四個女孩子俱得古殘七分傳授，身軀輕靈，莎莎也不是敵手，被小青一指點到。

而入地天尊也被小紅一劍削斷了手指，痛叫着滾退一邊。

空出來兩個人，立刻去幫助諸葛山眞，把聞千里給接了下來，十三個人分成了四下混戰場面。

有着聞千里幫忙，羅菩提堪堪可以跟諸葛山眞戰成平手，這一下變成單獨應戰，他就漸落下風了。

諸葛山眞笑道：「小子，宇內八奇你名列其冠，山人是不屑於爭，今天可讓你知道厲害了，除了你那個老和尚師父外，我不作第三人想。」

羅菩提祇有咬着牙苦拚，施展師門絕學菩提劍法，招式雖精，但苦在內力不足，諸葛山眞的火候至少比他深上四十年。

再加上諸葛山眞深諳醫理，經年採食各種靈藥以助長元氣，將人體的潛力發揮到極點，平時深藏不露，誰也不知道他的眞實功力如何，今天總算抖了出來，羅菩提才知道他不是虛誇。

宇內八奇以武功而言，聖手醫隱確是冠於衆人之上。

聞千里見羅菩提將有不支之狀，想過來援手，却又被小紅小青二女纏住，脫不得身，只得空着急了。

這兩個女孩子不過才十五六歲，却學得古殘一身奇妙的輕身提縱功夫，滑溜異常，聞千里的戒刀雖猛，却沾不到她們一點邊，何況又是兩打一，急得虎嘯行者口中連連發出怒吼，震得四壁皆動。

諸葛山眞笑笑道：「聞老大，你別鬼叫喊幫手了，凌雲霄跟萬家堡的人都已經走了，不會再來的。」

聞千里道：「洒家不信，你們都放棄了，那麼大的一條龍，他們搬不走的。」

諸葛山眞道：「可是我幫了他們的忙，叫他們把重要的部份都拿走了，剩下一堆龍骨算是我的，還教了他們泡製龍皮與煞煉龍肉的方法，他們自然急急地去製煉了。」

羅菩提道：「你眞是這麼好嗎？」

諸葛山眞笑道：「當然，我祇對龍珠有興趣。」

說着羅菩提的手已慢了下來。

而諸葛山眞居然也住手不攻，含笑道：「大家都歇一下吧！借這個機會談一談，總之你們已經沒有幫手，今天再也逃不過山人的手掌心了。」

他說完之後，決鬥中的人果然都停了下來。

羅菩提道：「有什麼可談的？」

諸葛山眞道：「關於龍珠……」

羅菩提冷然道：「你來此之前，根本不知道我們還有龍珠，因此我根本不相信你會放棄那些藏珍，讓他們拿走。」

諸葛山眞道：「事實的確如此。」

何妙容忽然道：「我相信你說的是眞話。」

諸葛山眞笑道：「還是何山主了解我。」

何妙容哼了一聲道：「但是我不相信你會把藏珍讓給他們，因爲你根本打算一個人獨吞全部的藏珍，絕不讓人分走一點的。」

諸葛山眞笑道：「那妳說我爲什麼讓他們帶走呢？」

何妙容道：「因爲你自己搬不動，借他們的人手替你運出去，然後再設法取回來，我不知道你安排了什麼方法，但我敢保證你的用心定然如此。」

諸葛山眞忽然大笑道：「何山主對山人的了解很深，祇是對山人的智慧估計過低，山人不但要借他們的人力運走藏珍，而且還要借重他們替山人煉製好，然後再去收回，這樣豈不

更爲省力嗎？」

何妙容道：「可是他們出山之後就分散了，你想追上他們可不容易，尤其是凌雲霄那一批，一出山就到了他水道的勢力範圍內，你想取奪恐怕也難了。」

諸葛山眞笑道：「他們走不遠的，一定會在最近的龍陵縣等候。」

何妙容道：「你這麼有把握？」

諸葛山眞道：「是的，因爲山人告訴他們，這天氣太熱，龍肉、龍鱗、龍鬚、龍筋都不能久藏，遲則腐而失效，必須盡快製煉。山人還給了他們一點防腐的藥粉，大概也祇能維持個一兩天時間，這兩天中，他們恰好到達龍陵……」

何妙容道：「不一定要在龍陵呀！到騰衝更近。」

諸葛山眞道：「不，他們必須到龍陵。」

何妙容一怔道：「爲什麼？」

諸葛山眞道：「因爲煉製那些藏珍，還得要許多藥物配合，而龍陵是滇邊藥材的集滙之所，祇有在那兒才能配齊所須藥物。」

何妙容冷笑道：「就算你控制了他們的行踪，但要奪取他們的藏珍還很費事，萬家堡此次傾巢而出，水道人手也有接應，你們這點人手不夠一拚。」

諸葛山眞笑道：「何必要力拚呢！山人有兩個採藥童子等在龍陵，祇要他們把東西製煉好，前去接收就好了。」

羅菩提叫道：「你又搗了什麼鬼？」

諸葛山眞笑笑道：「沒什麼，山人不過在防腐的藥散中，滲了一點百日追魂與金龍草合製的迷香……」

羅菩提怒叫道：「想必就是你用來陷害我恩師的那一種？」

諸葛山眞一笑道：「不錯！他們在製煉藏珍的時候，也會吸入那種迷香，不過藥性發作較緩，要等他們完工的時候，才會昏倒，那時我的兩名採藥童子，輕而易舉地，就可以把藏珍帶走了。」

羅菩提怒叫道：「你這手法太狠毒了，這種迷香必須要龍鬚草才能救治，你此時還有龍鬚草嗎？」

諸葛山眞道：「沒有了，但沒關係，用眞正的龍鬚效驗更著，到時候山人一定會救治他們的，你們如果不居心再與山人爲敵，山人也不會要你們的命。」

羅菩提一怔道：「你說什麼？」

諸葛山眞笑笑道：「你該想想，打得好好的，山人爲什麼要停下手來，就是爲了要等你們所中的迷香發作。」

羅菩提聞言又待怒撲上去。

可是才一提氣，就發現渾身乏力，只跳出兩三尺遠。

而常醉客、聞千里與何妙容等人也都是一樣。

莎莎與飛天天尊則已是不支昏倒下去了。

諸葛山眞笑道：「山人的藥鋤柄中是空的，鑿有許多小孔，將迷魂藥粉藏在裡面，作用更大。

因爲你們已服用過龍鬚草，一時不易中毒，山人才找你們先拚鬥一番，使你們動用眞力後，揮發藥性，一直到差不多的時候，迷魂散的藥力才發生作用，這是山人的袖裡乾坤，也是諸葛之所以亮也，你們這下子該認了吧！」

羅善提勉力舉步，挺劍朝他刺去。

諸葛山眞揮鋤只輕輕一撥，就把他擊倒在地，從他身上取出龍珠，然後又走到常醉客等人處去。

常醉客怒聲道：「你好卑鄙！」

諸葛山眞笑道：「你們不必山人費事，把龍珠拿出來吧！」

常醉客心中雖極不願，但也無奈，只好掏出龍珠丟在腳下。

何妙容等人也都一一掏出了龍珠。

諸葛山眞含笑一一將龍珠拾起。

何妙容道：「老狐狸，我不得不佩服你，祇是有一個問題想問問你。」

諸葛山眞笑道：「好，妳問吧！」

何妙容道：「你來此之前，也不知道我們還有龍珠，可是你蓄意對付我們，顯然是早經計劃好了，你對這又作何解釋？」

諸葛山眞笑道：「問得好，山人此來只是爲了取走妳拿走的一塊龍心，蟄龍藏珍，我絕不讓任何人分享的，誰知探驪得珠，更有許多意外收獲。」

才說完這句話，古殘的四個侍女忽然也一個個倒了下去。

古殘大驚道：「諸葛山眞，這是怎麼回事？」

諸葛山眞道：「服過龍鬚草的人，僅是功力散失，她們沒服過龍鬚草，就會不支倒地，不過她們能支持到現在，可見內力深厚，你調敎得不錯呀！」

古殘道：「她們不是服過解藥嗎？」

諸葛山眞笑道：「沒有解藥。」

古殘道：「那你給她們服的是假的了。」

諸葛山眞道：「是的，眞正的解藥是龍鬚草的根，我祇留下一份自己用。」

古殘一怔道：「那我們的解藥也是假的了？」

諸葛山眞道：「不錯！你的情況跟他們一樣，已經不能再動武了，古殘，這對你來說是件好事。

因爲你生性喜歡殺人，傷的人太多了，必無善終，失去了武功，你就無法再殺人，還可以安享餘年。」

古殘怒叫着要撲起拚命，可是他的功力已失，身子才動就摔倒下來，連想爬動的力量都沒有了。

他啞着嗓子叫道：「諸葛老鬼，你連自己的人都坑了，你眞狠！」

諸葛山眞哈哈大笑道：「古殘，你可別怨我，山人絕對公平，因爲萬家堡跟凌雲霄都跟你結了仇，他們的武功散失，你的武功若在，對他們就太吃虧了，南山兄，你也是一樣，這一來誰都無力再對付誰了。

山人生平最不喜歡殺人，也沒有親手殺過任何一個人，甚至該死的人，自然也不希望你們殺來殺去了。」

說完又走到何妙容身前道：「龍心呢？」

何妙容淡淡道：「已經調成藥丸，服下去了。」

諸葛山眞道：「那會這麼快？」

何妙容道：「這是我救命的東西，當然要快點呀！」

諸葛山眞道：「我不信！」

何妙容道：「不信我也沒辦法。」

諸葛山眞走到何妙容製煉藥丸的地方看了一下，才道：「不錯，妳把東西都帶齊全了，難怪如此迅速，這也是天意，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事，只好讓妳佔點便宜了。」

常醉客大笑道：「我們還把龍肝，炒了吃下肚去了，你想獨佔一條全龍的心思，已經落空了。」

諸葛山眞道：「沒關係，凡事留點殘缺也好。」

說着走向薩玲娜身邊，取出她胸前貯龍血的玉瓶。

薩玲娜叫道：「那是救我母親風癱痼疾的，你也不放過嗎？」

諸葛山眞笑笑道：「小姑娘，妳錯了。」

薩玲娜道：「那你要龍血幹什麼？」

諸葛山眞道：「我不想要妳這一瓶龍血，而是替妳送去，因爲妳功力已失，行動太慢，恐怕會誤事，我拿了去讓令堂大人快點恢復行動。」

薩玲娜不信的道：「是眞的嗎？」

諸葛山眞淡淡的一笑道：「山人在一生之中很少說過眞話，祇有這一句話却是千眞萬確的，妳太可放心。」

何妙容忽道：「諸葛山眞，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吧，梅姨決不會領受你這份好意的，你如果自己送去，她連面都不會見你，而且不讓你進百獸谷。」

諸葛山眞道：「我不信，難道她願意一輩子不出谷嗎？」

何妙容道：「不錯，她恨死你了！」

諸葛山眞笑笑道：「比恨老和尚，更恨我嗎？」

何妙容道：「她對柳老伯早已沒有恨意了！」

諸葛山眞笑道：「是眞的？」

何妙容哼了一聲道：「因爲她知道一切都是你在搗鬼，若不是爲了看在你們昔日的那一點師門舊誼，她早就出來找你拚命了！」

諸葛山眞頓了一頓才道：「我不信，我非得去試試看，孫淩波可以不認我這個師兄，但她總擺脫不了那個名份。」

何妙容冷笑道：「什麼名份？那祇是你們糊塗師父的一句話，別忘了她最後嫁的人是薩哈拉，是我族中的一個苗子，而且還是個白痴，她的女兒叫薩玲娜。」

諸葛山眞哈哈一笑道：「薩玲娜是誰的女兒，妳我都清楚，我不揭穿這件事已經給她很多面子了。現在限期已滿，她見不見我都沒有關係了，蟄龍藏珍我已經全部弄到手，她的那部天龍心笈就必須交給我。」

何妙容道：「你不妨試試看，就算你能進入百獸谷，見到她老人家的面，也逃不過她的天龍爪一擊，你知道她爲什麼會走火入魔嗎？因爲她要練天龍神爪，將全部功力集中在上盤，硬將心火逼入雙腿，爲的就是對付你。」

諸葛山眞冷笑道：「二十年來我也沒閒着，我整天陪着柳長青，不惜卑顏屈膝，就是爲了要琢磨他的金剛坐禪菩提心功。我自信有能力抗受此一擊，她眞想對付我，必須要雙腿能動，必須要我手中的龍血，要龍血就得交出天龍心笈的下半部。」

何妙容道：「她不會上你的當，她交出天龍心笈下半部之後，你還有讓她雙腿恢復行動嗎？」

諸葛山眞笑道：「這一點妳不必操心，我那糊塗師父的安排倒不糊塗，如果我不能通過那最後一關，得到了下半部心笈也沒有用。因爲天龍心笈還有十三個字眞解，那是啟開心笈之鑰，不得這十三字眞解，整篇心笈形同廢物。這十三字眞解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我必須抗受天龍神爪一擊後，才能取得眞解，所以我不會傷她性命的，而且一定要等她恢復行動之後，到那個秘密的地方去動手一搏。」

何妙容道：「那是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諸葛山眞道：「孫淩波知道，她不敢不帶我去。」

何妙容道：「不見得吧！她已經心如止水，把一切都看開了，你已經沒有任何方法能威脅她了。」

諸葛山眞笑笑道：「妳知道的不少，但還不夠多，這些事我不必告訴妳，更不必對妳說得那麼詳細。」

何妙容冷冷地道：「我知道的比你想像中更多，你想想看，梅姨是我的長輩，還是授我武功的人，爲什麼她要對我如此恭順？爲什麼她要把天龍一門的秘密告訴我這麼多？爲什麼

她要在我族中落腳？爲什麼她要聽我母親的指命，嫁給一個白痴，凡此種種，都是你該仔細考慮的。」

諸葛山眞猛然一怔道：「是啊！我倒從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孫凌波不是苗疆人，她爲什麼要在苗疆落腳呢？」

何妙容道：「因爲我父親是天龍子的知交，也是受託保管十三字眞解的人，而我母親則是天龍子的救命恩人，我父母的婚姻是天龍子一手促成的，他們倆則是天龍門的監視人，你知道嗎？」

諸葛山眞呵呵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那麼現在妳父母呢？」

何妙容道：「死了！二十年前就死了。」

諸葛山眞神色一變。

何妙容道：「可是天龍門監視人的職務由我繼承下來了，十三字眞解也在我這兒。」

諸葛山眞道：「好極了，那我更不必費事，立刻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走！我們一起見孫凌波去。」

何妙容冷冷道：「沒有用的。」

諸葛山眞道：「什麼沒有用？」

何妙容道：「我既然是天龍門的監視人，自然有權審核天龍心笈的得主，我認爲你不能得到它。」

諸葛山眞臉色轉厲道：「妳敢。」

何妙容哈哈笑道：「我沒有什麼不敢的，十三字眞解的藏處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不拿出來，誰也奈何不了我。」

諸葛山眞怒道：「我從不親手殺人，妳不要逼我開例。」

何妙容大笑道：「歡迎之至，正因爲我有監管十三字眞解的職責，不得輕生，所以在天龍心笈未能妥善交出之前，我必須想盡方法活下去，否則我根本就不想參加這一次的屠龍之舉。

但我若被人殺死了，則是我無法控制的事，我也對得起泉下的父母，更對得起天龍子，我不想自殺，却巴不得有人能殺我，因爲這是我唯一能制止你取得天龍心笈的方法，尤其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諸葛山眞怒聲叫道：「何妙容，老夫除了殺人之外，還有更多制人的方法，妳要不要試試看？」

何妙容道：「可以，你不妨使出來，看是否能威脅住我。」

諸葛山眞目光一轉，臉上泛出邪惡的笑容。

何妙容見了，不由心中一凜。

諸葛山眞邪笑道：「何妙容，妳的百花山專門以色相來考驗男人，今天我就運用這個方法來考驗妳一下。」

說着用手虛空運指，把所有人的穴道都閉住了。

接着，在每個男人口中都塞了一顆藥丸，然後笑道：「何妙容，妳知道我給那些人服下的是什麼嗎？」

何妙容淡然道：「是春藥。」

諸葛山眞道：「不錯。」

何妙容冷笑道：「這也唬不倒我。」

諸葛山眞笑道：「我倒不信，這些春藥很快就可以發作了，我只要解開他們的穴道後，他們就會有所動作，我先拿妳的侍女來作示範。」

他獰笑上前，三把兩把就脫掉了莎莎的衣服。

然後回頭注視一下幾個人。

此時，常醉客的目中已流露出獸性的慾火。

諸葛山眞一笑道：「南山童垂垂老矣，聞千里身在空門，他們兩人定力較深不足爲奇，我以爲羅菩提那小子會最先沉不住氣，想不到竟是這醉鬼的定力最差，大概他平時酒喝得多了，容易亂性之故。」

頓了一下，他又道：「也好，讓他來先演開鑼戲吧！」

說着又拂空一指，震開了常醉客的穴道。

常醉客能行動之後，目光灼灼，在這些女孩子身上溜來溜去，最後目光停留在莎莎的身上。

喉中發出一聲低吼，衝上去撲在莎莎身上，立刻作出一些不堪入目的舉動，讓人不敢想像。

聞千里一面拚命控制自己，一面低吼道：「諸葛山眞，你不是人，你是畜生，會遭天殺的！」

諸葛山眞淡淡的一笑道：「聞老大，你先別駡，我這助情藥不僅是上火，而且還能夠忘性，你們誰的耐性差，就可以跟何妙容何山主一效于飛之樂了，那可是從未享受過的樂趣呢！」

說着走向羅菩提道：「小子，你先和何大姐親熱一下吧？」

羅菩提被他拍開了穴道後，一頭撞向最近處的岩石。

「諸葛山眞藥鋤輕輕的一勾，將他帶了回來道：「小子，你別找死，這可解決不了問題，去吧！」

他把羅菩提推向何妙容，又伸手拍開何妙容的穴道。

羅菩提盡力咬住自己的舌頭，以痛楚來克制自己的慾焰。

何妙容却一嘆道：「兄弟，別這麼自苦，那助情藥是用助情火煉製的，如果不以純陰之氣沖和，會把人活活煎熬死的。」

一面說，一面動手自己脫去衣服。

羅菩提痛苦地大叫道：「不，何大姐，我不能，妳身邊有劍，請殺了我吧！」

何妙容發出一個悽然的苦笑道：「傻兄弟，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大姐不在乎他這種手段，但絕對不會向他低頭，更不會把眞解的藏處告訴他。」

說完，竟採取主動，平息了羅菩提的慾焰。

然後勇敢地面向諸葛山眞道：「我守了三十多年的身子，能將初貞交給一個我心愛的小弟弟，我對你很感激，下面一個是誰，你放過來吧！你可以用任何卑鄙的手段來汚辱我，只是不要想我低頭。」

諸葛山眞冷冷一笑道：「古老兒與聞老大之間隨妳挑。」

何妙容淡淡地道：「何必要挑呢！遲早都是要來的，我已經豁出去了，還在乎誰先誰後呢？」

諸葛山眞不禁怔住了。

他看出何妙容的堅決，似乎不會在這個方法下低頭。

沉思片刻，忽又奸笑道：「山人改變心意了，另外想個新花樣。」

說着一指點倒了何妙容，走向薩玲娜道：「我讓古老兒來跟這小姑娘配對，湊成一付白髮紅顏行樂圖。」

何妙容厲聲道：「諸葛山眞，你當眞不怕天誅？」

諸葛山眞笑道：「我只怕妳不交出十三字眞解。」

當他準備爲薩玲娜解衣時。

何妙容一嘆道：「老殺才，我服你了，我帶你去！」

薩玲娜忙道：「不！師姐！妳別向他低頭。」

何妙容却惻然淚下道：「諸葛山眞，我陪你回百獸谷去，但仍然要照規矩行事，你必須通過梅姨天龍爪一擊，我才能把眞解給你。」

諸葛山眞道：「妳先要把眞解拿出來？」

何妙容道：「不行，你如果存這個心，我就顧不得什麼約束了。我先自盡給你看看，叫你的心願落空。」

諸葛山眞笑道：「妳死得成嗎？」

何妙容道：「你別忘了我是苗疆的族長，從小就練成了本命神蠱，我只要咬破一點舌尖，引發蠱母，立刻就可以摧動體內的神蠱，噛心而死，而且這不算違誓，因爲是你逼的，你逼我這麼做的。」

諸葛山眞怔了怔，看見何妙容一臉肅色，倒是不敢再用强了，只得道：「好吧！我們一起找孫凌波去。」

何妙容道：「你解開我的穴道，讓我穿好衣服。」

諸葛山眞又用拂穴法震開她的穴道。

何妙容穿好衣服，徐徐往歸路走去。

諸葛山眞含着得意的笑容跟在後面，走出十幾丈後，忽然空中飄落一條人影，罩向諸葛山眞的頭上。

諸葛山眞一驚，連忙一閃身避開，那人却跟着上前，砰然雙掌齊發，擊向他的後背，勁力無儔。

諸葛山眞欲避不及，背心受掌，被打出一丈多遠，好容易拿樁站穩，回頭一看，失聲叫道：「老和尚，是你？」

來人正是天下第一佛門奇俠佛印上人。

他一臉怒色，怒聲道：「諸葛山眞，爲了天龍心笈，我眞沒想到你會喪心病狂到這個程度，把龍珠留下，我不難爲你。」

諸葛山眞氣血翻騰，忍不住哇地噴出一口鮮血，看了佛印上人一眼，一言不發，掏出懷中的龍珠丟了過去。

佛印上人接到手，諸葛山眞已一飄而逝。

何妙容望着那鬚眉皆白的老僧，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道：「您就是柳長青柳師伯嗎？」

佛印上人輕輕一嘆道：「老衲佛印，柳長青已死了！」

何妙容忙接口道：「柳師伯，您別這麼說，梅姨早已了解當年的因果，並沒有怪您的意思，她一直還等着您。」

佛印上人苦笑了一聲道：「何山主，老衲已四大皆空，對往事都忘記了，妳還是以釋名稱呼老衲吧！」

何妙容怔了一怔才道：「師伯，您雖身入空門可也躲避不了的，梅姨那兒，您必須去交待一下。」

佛印上人默思片刻道：「好！老衲並不是逃避，既然來了，總會去看她一次的，眞沒想到諸葛山眞這麼一把歲數了，昔日的習氣一點都沒改，算起來，他才是妳眞正的師伯，居然對一個晚輩用這種手段。」

何妙容道：「師伯！您對本門的事知道得很清楚，根本沒有什麼尊上卑下的分別，連梅姨都不能算是我師父，我那裡又會有師伯呢？」

佛印上人一笑道：「好利害的小嘴，連妳本門的師伯都不肯認了，何必還認我這個門外師伯呢？」

何妙容笑笑道：「那可得由我高興了！」

佛印上人哈哈一笑。

緊接着，何妙容肅容又道：「梅姨把十三字眞解交給了我，我就是天龍門中的第三代掌門人，叫您一聲師伯，一則是梅姨的關係，二則是我對您的敬意。」

佛印上人悽苦的一笑道：「老衲負己累人，有何可敬之處？」

何妙容道：「一個人的可敬之處並不在善行的表現，而在他的人格高尚與否，像諸葛山

眞，雖有聖手醫隱之稱，也救過不少人的性命，我仍然鄙棄他。」

佛印上人輕輕一嘆道：「他這個人祇是私心重一點，却還不是十惡不赦的惡徒，妳應該原諒他一點。」

何妙容臉色一沉道：「不行！他手中還掌握着天龍心笈的上半部，我爲了要清理門戶，必須要從他手中取回來。」

佛印上人道：「妳對付得了他嗎？」

何妙容道：「我受了先天痼疾的影響，天龍神功上高深的武功無法進修，現在得龍心之助，化去宿疾，要不了多久的時間，我就可以參修心笈下篇中的武功招式，制他是足足有餘了。」

佛印上人忙道：「山主，這可不行，天龍心笈下篇中武學雖深，但沒有上篇的練功法門爲輔，極易走火入魔，梅影就是一個例子，妳別蹈她的覆轍。」

何妙容道：「沒關係，我得龍心活血通經，可以克制那些障碍了，何況羅兄弟又送我一顆龍珠，應該不會有影響的，收回天龍心笈上册是我的責任。」

佛印上人道：「這是妳門中的事，老衲不便置喙，但望山主念及同門之誼，得饒人處且饒人。」

何妙容道：「至少要廢去他的武功。」

佛印上人合什道：「老衲爲故友謝謝山主，諸葛山眞或有可誅之處，姑念他一身醫道修

爲極深，山主在廢他武功後，可交小徒携來老衲處，慢慢度化他。」

何妙容道：「幾十年了，你何嘗度化了他？」

佛印上人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何妙容想想又道：「師伯，其實您的武功比他高得多，您要廢他的武功，不過是舉手之勞，爲什麼早不下手呢？」

佛印苦笑道：「老衲不能這麼做。」

何妙容道：「爲什麼？」

佛印道：「因爲老衲欠他的情，妳知道，梅影該嫁給他的。」

何妙容道：「那是天龍子的糊塗安排，梅姨根本就不想嫁給他，天龍門中，上一代對下一代並無約束的權利，否則梅姨也不會移情於您，你自己也知道。」

佛印道：「妳們可以這麼說，但老衲却不能如此想，老衲之所以能結識梅影，完全是他引見的。」

何妙容道：「他是知道自己無望，才把您帶了去，根本他就沒安好心，您大可不必爲此負疚。」

佛印苦笑道：「但老衲的想法可不同，老衲結識梅影之後，一直把梅影當作是他的未婚妻室，心中從未存有他念，誰想這一着之失，乃使老衲愧對故人，懷疚終生。」

何妙容道：「您入空門就是這個原因嗎？」

佛印上人搖搖頭，沉吟着道：「也不完全是爲了此，老衲自悔當年殺孽過重，藉此懺悔罪孽而已。」

何妙容笑了一笑道：「您別設詞推托了，您的玄功已臻化境，設非相思摧人，何至於龍鍾若此！」

佛印上人一笑道：「人豈有不老的，老衲已六十多了。」

何妙容笑道：「六十多就算老了嗎？二十五年前您還是個翩翩少年，一個內功精純的人若無心靈的刺激，終不會老得這麼快的。

梅姨比您只小兩歲，她却依然玉貌朱顏，看起來跟我差不多，但是她的內功修爲還不如您呢！」

佛印上人道：「天龍武學別有一格，以諸葛山眞而言，他比老衲還大上幾歲呢！可是他看起來，比老衲年輕得多。」

何妙容一撇嘴道：「他是個沒心肝的人。」

佛印上人苦笑一聲，不作回答。

何妙容又問道：「您受了他百日追魂草的毒，怎麼好得這麼快，是不是我那個老家人老劉趕上了，不過我想他長了翅膀也不會這麼快。」

佛印上人一笑道：「百日追魂草跟金龍草滲合起來毒性雖烈，但還難不倒我，老衲坐修七日，就逼淸餘毒，諸葛山眞是怕我阻撓他取得蟄龍藏珍，才對我下毒手。」

何妙容道：「不，他主要的目的是讓羅兄弟來索取我的龍鬚草，阻止我去參加屠龍之舉，如果我僅有一本龍鬚草，他的目的就達到了，看在您跟梅姨的交情上，我說什麼也會給羅兄弟的，祇是他沒想到我會有十二本龍鬚草。」

佛印上人道：「有那麼多嗎？當年他挖走那龍鬚草時，我再三苦求，他才留了一本，沒想到會留下這麼多。」

何妙容笑道：「天算不如人算，他沒想到留下的那一本，正値百年結子之期，結果滋生了十二本幼草。

當年他雖然應您之請，留下了一本，却是最老的一本，不出一年就會枯死的，誰知這一本母草在枯死前竟然結下了十二顆種子，也幸虧靠着這十二本幼草，維持了我十餘年的殘命。」

佛印上人嘆道：「一飲一啄，莫非上天註定，多行不善者，必無善果，天心雖渺，却無所不在。」

何妙容道：「您別跟我談佛理，有一件事您可能還不知道，您與梅姨一度繾綣，留下了一個女兒。」

佛印上人一怔道：「有這回事嗎？」

何妙容道：「不會錯的，您走了之後，梅姨不好意思來找您，可是過了幾個月，居然發現自己有了身孕，無可奈何，才找到了家母，結果由家母作主，指定了一個族中的僕人侍候

她，生下了一個女兒，就是薩玲娜師妹，名義上是那個僕人所出，但那是個白痴，根本上是您的骨肉。」

佛印上人的神色不再那麼平靜了，連忙道：「梅影爲什麼不告訴我呢？她應該讓我知道的呀！」

何妙容道：「她聽說您出了家，覺得您連她都不要，大概也不會要這個女兒，所以才選了個白痴做她名義上的丈夫，長隱百獸谷，再不出山了！」

佛印上人道：「她一定很恨我的薄情了！」

何妙容笑道：「前一陣是恨您的，後來她想開了，那一天的事，根本是諸葛山眞搗的鬼，您是個很正道的君子，梅姨雖然喜歡您，也不是淫蕩的女子，何以會不克自持而及於亂呢？她後來在諸葛山眞房中，找到了一瓶助情花泡的藥酒，才知道是她搗的鬼。」

佛印上人道：「這一點我早就知道了，諸葛山眞對我坦承過，他說是想成全我們，但他也提出一個交換條件，他要我向梅影要求，把天龍心笈下册交給他以爲報酬，我實在無法向梅影開口，祇有偸偸溜了。」

何妙容笑道：「您幸虧沒提，否則梅姨不當時殺了他才怪，梅姨生下了薩玲娜師妹後，已知諸葛山眞搗的鬼。

不待滿月就練天龍心功，終因體力不支而致走火入魔，瘋癱了兩腿，要不然怎會容他活到今天。」

佛印上人苦笑道：「現在提這些太遲了，我帶了龍血去看梅影去，妳最好別跟着去。」

何妙容道：「我不去，去了您們不好說話，不過您該把薩玲娜師妹帶去，您們一家人好好團聚一下。」

佛印上人沉思片刻才道：「山主，這事最好緩一下，等我見過梅影再說，我不知她心裡作何想法，假如她對我的舊恨未清，可能也不會願意讓女兒認我這個薄情的父親。」

何妙容沉思有頃，對這件事確實沒有多大把握。

因爲她對那位外號叫凌波仙子的孫梅影，也有點捉摸不定，尤其是多年來，始終不把薩玲娜的身世告訴自己的女兒，也不知道心裡究竟是怎麼個想法。

因此她道：「也好，諸葛山眞跟古殘、南山子結成一伙，另外作了安排，在龍陵縣又用了害人的迷香，把凌雲霄和萬家夫婦迷住了，準備奪取他們的藏珍，我跟羅兄弟他們去一趟，設法阻止他們。」

佛印上人道：「好！我找梅影去，如果事情很順利，我們到龍陵來找你們，否則就很難說了。」

何妙容道：「這是怎麼說呢？」

佛印上人一嘆道：「梅影如果對我還不諒解，我就在菩提禪院終老此生，薩玲娜的身世也不必說了。」

說完飄身逕去。

何妙容呆了一呆後，才回到先前搏鬥的地方，但見羅菩提已經醒了，正用冷水澆灌其餘幾個人。

羅菩提看見她來，十分驚奇地道：「大姐，是怎麼回事？諸葛山眞又跑回來了，而且是受了傷的樣子。」

何妙容道：「不錯！幸而你師父來了，一掌震傷了他。」

羅菩提驚喜萬分地道：「怎麼？恩師他老人家來了，他人……」

何妙容道：「他內功通神，諸葛山眞的迷藥根本就制不了他，他在七天內就逼退餘毒趕了來，雖是慢了一點，却總算及時，把諸葛山眞的龍珠又截了下來，現在他拿着龍血，到百獸谷去爲梅姨治病去了。」

羅菩提道：「恩師與孫前輩究竟是怎麼回事？」

何妙容道：「你的穴道被制還聽得見？」

羅菩提道：「我學過運氣衝穴之法，那時已經衝開一部份穴道，約略聽見了一些，等諸葛山眞又回來時，我的穴道整個解開了，也幸虧如此，他才沒敢傷害我們，祇把古老兒和南山童帶走了，否則他一定會殺了我們的。」

何妙容一驚道：「是啊！我們都忘記了危險，兄弟，幸虧你內力精純，否則倒眞是不堪設想了。」

羅菩提苦笑道：「諸葛山眞跟我又對了一掌，大家功力悉敵，我見他嘴角還在流血，知道他一定在別處吃了虧，否則我還不是他的敵手。」

何妙容道：「你放心好了，他的武功比你師父還差了一籌，再過一段時間，我也可以比他强了，遲早我會宰了他的，這些人怎麼樣了？」

羅菩提道：「他們中的迷性藥毒還沒有消，我不敢解開他們的穴道，只好先用冷水灌淋他們，消了他們毒性。」

何妙容也幫忙，把聞千里和四大天尊一一浸到冷水去，等他們臉上紅色退了，才爲他們解穴。

——請看下册——

司馬紫煙專輯

① 劍在江湖
② 英雄
③ 劍情深
④ 燕歌行
⑤ 燕趙風雲
⑥ 千樹梅花一劍寒
⑦ 螭龍大鼎
⑧ 一劍寒山河
⑨ 孤劍行
⑩ 遊子引
⑪ 金僕姑
⑫ 修羅刀
⑬ 浪子燕青
⑭ 鐵馬雲裳
⑮ 荒野遊龍
⑯ 環劍爭輝
⑰ 大英雄
⑱ 妙英雄
⑲ 菩提劍 新稿
⑳ 刀下不留人

雲中岳專輯

① 劍海情濤
② 血劍蘭心
③ 劍嘯荒原
④ 大地龍騰
⑤ 劍海騰龍
⑥ 幻劍情花
⑦ 情鎖巫山
⑧ 劍影寒
⑨ 霸海風雲
⑩ 古劍殲情記
⑪ 鋒鏑情潮
⑫ 匣劍凝霜
⑬ 秘箭飛虹
⑭ 鐵膽蘭心
⑮ 比翼情鴛
⑯ 亡命之歌
⑰ 血漢妖狐
⑱ 八荒龍蛇
⑲ 四海遊騎
⑳ 絕代梟雄
㉑ 古瑟哀絃
㉒ 玉翎鵰
㉓ 瀛海恩仇
㉔ 莫愁兒女
㉕ 鹿苑書劍
㉖ 珠簾銀燭
㉗ 劍膽詩魂
㉘ 劍壘情關
㉙ 故劍情深
㉚ 火鳳凰（新稿）
㉛ 邪神傳（新稿）
㉜ 江漢屠龍（新稿）
㉝ 龍爭虎鬥

雪雁專輯

①雙煞令
②月落大江寒（排印中）
③三陵劍
④朝陽鳴鳳
⑤龍劍青萍
⑥鈴馬刼
⑦玉劍霜容
⑧湖海游龍
⑨冷劍冰心九洲寒
⑩帝劍雄風
⑪血獄寒星

書名：菩提劍　司馬紫煙著
出版者：皇鼎文化出版社
發行人：趙震中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〇五三號
社址：台北市景美區景福街二六五巷十一號（一樓）
電話：九三四五四九六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五八一三〇號　趙震中帳戶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定價：新台幣一五〇元
港幣二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元月出版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